

陳懷孟冲著

清
史
要
略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標商冊註



陳懷孟冲著

清
史
要
略

中華書局出版

1931

民國二十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年二月發行



清史要略 (全一册)

◎ 定價銀一元

(外埠另加郵匯費)

陳懷孟冲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棋盤街

分發行所

遼寧 吉林 長春 哈爾濱 香港 新加坡
福州 廈門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溫州
成都 重慶 沙市 常德 衡州 漢口 南昌
濟南 青島 煙台 濰縣 鄭州 西安 蘭州
石家莊 邢台 保定



著者陳懷教授

清史要略

目錄

第一編	崛起時期	一
第二編	隆盛時期	三一
第三編	衰弱時期	一〇七
第四編	滅亡時期	一九九

清史要略

清史要略

瑞安陳懷孟沖著

第一編 崛起時期

第一章

清之興，自滿洲始。滿洲建國，自古唐虞時，有肅慎氏者，來獻弓矢，成周之初，數入朝貢；後漢時，亦稱挹婁；北魏之世，析爲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車骨部，曰拂涅部，曰號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總謂之勿吉。而隋唐以來，稱爲靺鞨，則南北方言譯轉之異也。七部之中，粟末、黑水爲強。唐睿宗時，有大祚榮者，爲粟末部長，國勢大張，羈縻黑水以下諸靺鞨部，受中國封爲渤海郡王，後遂改國號爲渤海。至後唐明宗時，爲契丹所滅。渤海之衰，靺鞨黑水部次第恢復其舊土，曰女真氏，金之始祖也。清之先卽爲女真之別部。當遼金末造，有布庫里雍順者，始建國於滿洲長白山東南鄂謨輝之野，姓曰愛新覺羅氏。愛新、滿洲語爲金，覺羅謂族，言出金族也。居鄂多理城，衆頗歸之。

奉爲貝勒。是爲清之始祖。其後數世，不善撫其衆，國人叛之，戕其宗。有范察者，遁荒野，以免。數傳至孟特穆，受明封爲建州左衛都督。孟特穆生有智略，慨然有恢復之志，以計誘其先世讎人之後四十餘人，至呼蘭哈達山下，誅其半，以雪祖仇。釋其半以爲用，遂定居赫圖阿拉，卽建州左衛地也。後稱興京孟特穆死，後追諡曰肇祖。孟特穆之孫福滿，後追諡曰興祖。福滿之第四子覺昌安，後追諡曰景祖。覺昌安之第四子塔克世，後追諡曰顯祖。覺昌安與塔克世，皆雄才有大略。是時有尼堪外蘭者，故覺昌安部人也。居圖倫城，陰結明寧遠伯李成梁，合軍攻古埒城。城主阿太章京之妻，爲覺昌安長子禮敦、巴圖魯之女。覺昌安聞警，恐女孫被陷，偕塔克世往救之。尼堪外蘭給城中人，使殺其主出降，并害覺昌安父子。塔克世長子努爾哈赤，有武略，善騎射，國人稱曰聰睿貝勒。聞父祖遇害，大慟，怒詰明邊吏，明許歸。覺昌安父子喪，封努爾哈赤爲龍虎將軍，襲職建州左衛都督，而迄不允執送尼堪外蘭。或曰，覺昌安父子實爲明李成梁所殺，嫁其禍於尼堪外蘭，故不允執送尼堪外蘭。努爾哈赤日夜飲憾，以復讎爲念。至明萬曆十一年，大發兵攻圖倫城，卒殺尼堪外蘭以歸。明自是約歲輸銀八百兩，蟒緞十

五匹，并許開撫順、清河、寬甸、靉陽四關通互市。十五年，復征哲陳部，克之。十六年，又克完顏部，於是滿洲環境五部皆服。十七年，又收鴨綠江部，疆域日廓。二十一年，又收珠舍哩訥殷二部，繼又連滅輝發、烏拉、哈達三部。哈達爲明之南關，至是被併，滿洲之國勢益盛。明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遂稱帝於滿洲，建元天命。時滿洲諸鄰部多漸併滅，惟有葉赫部爲明之北關，恃明援不下。努爾哈赤大怒，定計先挫明兵，次攻葉赫。乃書七大憾以誓天，其略曰：明邊吏輕用尼堪外蘭之謀，無故啟釁，害我祖父，憾一；明不守盟約，逞兵越界，以助葉赫，憾二；明邊民每歲踰境行竊，依約當殺，而明以擅殺詞，脅取十人，抵罪邊境，憾三；明越境以兵衛葉赫，將我次子代善已聘之葉赫女，改適蒙古，憾四；我國人民於柴河、三岔、撫安等路，累世在此，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憾五；葉赫渝盟召釁，而明乃偏信其言，遣使詬詈，肆行陵侮，憾六；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既被征服，明又脅復其國，憾七。遂大舉伐明，毀撫順城，明遊擊李永芳出降。明分中路二軍，南北路各一軍，合兵二十四萬來攻。努爾哈赤與戰於薩爾濟城。明中路二軍先敗，努爾哈赤乘勝連破明南路北路軍，而進破葉赫。明北關又失。時天命四年，爲明萬

曆四十七年也。於是遼河以東七十餘城俱下，遂遷都瀋陽。是時清威力所及，南至朝鮮，東北盡瀕海諸境，內修文治，外興武功，制文字，定八旗之制，每有征戰，與諸貝勒適野而謀，畫地而議，上馬而傳令，以五大臣議政，十大臣理事，無留獄，無壅情，令簡而速，事無不舉。於是白山黑水之鄉，王業日盛，比於豐鎬京焉。後至天命十一年，爲明天啟六年，努爾哈赤又大舉伐明入寧遠，爲寧遠道袁崇煥等所敗，傷崩於瀋陽，戮雞堡行次，年六十八，後追諡曰武皇帝，尋改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第八子皇太極立，改元天聰。是時明以奸閹用事，誅戮賢士無遺類。先後經略大臣如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等皆善知兵，爲滿人所深忌，而皆以讒言獲罪，使廷弼傳首九邊，崇煥罹於極刑，承宗亦無辜罷黜。良將旣盡，羣盜並起，明之內亂如此，不待清之入，識者早知明之必亡矣！皇太極承努爾哈赤之遺業，而益修武備，屢舉兵伐明。天聰六年，明參將孔有德、耿仲明以舟師來降。明年，廣鹿島副將尙可喜亦降。有德、仲明、可喜皆明總兵，毛文龍養孫，時毛文龍爲袁崇煥所殺，故皆叛降。有德、仲明爲滿洲天祐兵，可喜爲天助兵。八年，貝勒多爾兗，太祖第十四子也，征察哈爾，獲傳國璽，文曰：制誥之寶。蓋元順帝逃沙漠時所

遺也。諸貝勒大喜，以爲天賜，乃號瀋陽爲盛京。用大學士希福、范文程等議，更定部院官制。十年，改元崇德，國號大清。是時，蒙古、朝鮮皆內附，益大舉兵伐明。崇德二年，多爾袞與明督師盧象昇戰於保定，盧象昇死之。六年，敗明薊遼總督洪承疇，遼東巡撫邱民仰等兵十三萬於松山，承疇以下皆被擒，民仰不屈死，承疇降。時北京傳承疇陣歿，明帝大慟，賜御祭，尋聞生降，大憤。明國大震，而又有李自成、張獻忠等流寇之亂，明由是益不能從事關東矣。八年，皇太極崩，年五十八，諡曰文皇帝，廟號太宗。第九子福臨立，改明年爲順治元年。時明崇禎十六年也。福臨卽位，年方六齡，幼主在上，國有大喪，無餘力以謀人國，使明之君臣稍能善撫其民，致力於內亂，明之天下，尙可以久存也。而明當是時，征稅繁重，民不堪命，而朝廷復厲行殺戮，以威羣下，搢紳之獄，背項相望，甚於萬曆，民怨於下，而君不知，天變於上，而人不問，天下大亂。於是李自成以崇禎十七年三月犯闕，廷議復盡撤關外城守，而召寧遠總兵吳三關統邊兵入衛，三桂行至豐潤，而京師已陷，天子自經，李自成僭卽帝位，國號大順，改元永昌，三桂猶預不敢進，自成脅其父襄使招之降，三桂已許之，俄聞自成部將劉宗敏奪其愛妾陳圓圓，三桂

大怒，決計棄父降清！遣使奉書於清睿親王大將軍多爾兗，乞師討自成。清召大學士范文程等決策進取，文程曰：「自闖賊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戕戮君后，此必討之賊也！雖擁衆百萬，橫行無忌，然揆其敗道有三：逼隕其主，天怒矣；刑僇搢紳，士憤矣；掠民貲產，淫人妻女，火人廬舍，民憾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討之，兵以義動，何功不成？」遂大發兵從三桂攻自成，薄山海關，傳檄遠近，所向效順，羣寇潰散。自成敗，盡屠吳襄家，輦輜重西去。多爾兗入京師，以禮改葬明崇禎皇帝初，崇禎帝崩，李自成命載其屍於宮扉，殮之以柳棺，置於東華門外篷廠。翌年，始有昌平布衣趙一桂等，釀錢三百四十千文，穿故妃之壙而葬焉。故多爾兗爲之改葬之，諡曰懷宗端皇帝，令臣民服喪三日。迎順治帝於奉天，遷都北京，而明遂亡。時爲順治元年五月也。是時，明之銳師，尙布滿天下，而江南數萬里之地，河山如故，生聚未衰，勤王百萬，數日可集，取自成如反手，而三桂乃拱手以畀之。清、宋氏三百年之祚，隕於一旦。三桂之罪，上通於天矣！嗚呼，國之興亡，皆天也！不然，清太祖努爾哈赤之起，不過遺甲十三領，兵百人，遂得滅尼堪外蘭，克完顏，破明軍，扼奉天以

爲根據地，太宗皇太極更征服朝鮮，經略蒙古，至是，遂統一華夏，何興之暴也？李自成既敗走，由山西入陝西，清命英親王阿濟格率吳三桂、尚可喜等，豫親王多鐸率孔有德等，分兩路進攻自成。自成前後受敵，出走湖廣，阿濟格與吳三桂等又連追之，自成連敗，走延寧、蒲圻，至通城，餘二十餘騎，掠食九宮山中，爲村民所困，自縊死；或言自成陷泥淖中，村民聚集，鋤碎其首，至糜爛不可辨云。時順治二年九月也。其妻高氏及其殘衆三十萬，悉降於明湖廣總督何騰蛟。自成既伏誅，張獻忠尙據四川，以成都爲根據地，初李自成陷京師，僭帝號，獻忠亦僭號於成都，國號大西，改元大順，名成都曰西京，遣諸將分屠諸郡邑，慘無人道，全蜀數千里無人跡。至是，李自成走死，清命肅親王豪格帥師進征張獻忠於四川，獻忠部將劉進忠以保寧降，爲清嚮導，清師連追至西充、鹽亭間之鳳凰坡，與獻忠遇，發矢射殺之，磔其屍，遺黨俱潰走滇南。其妻陳氏又招集餘衆，走貴州，入遵義，駐桃花洞，爲其黨所焚死。明之流寇，悉爲清所平。時順治三年十二月也。

第二章

明既定鼎燕京，入主中原，而明北京亡，明太子慈烺又棄市，而黃河以南，猶擁立諸藩，奉明正朔。當明崇禎帝殉國，耗至南京，時明神宗孫福王由崧，穆宗孫潞王常潞，皆避難至江淮。明諸臣議所立，潞王賢而疏，福王昏而親，兵部侍郎呂大器等主立賢，鳳陽總督馬士英等主立親，互相爭，取決於兵部尙書史可法。可法心善立賢議，以馬士英方握兵柄，不得已定議迎立福王，始稱監國，尋卽帝位，改元弘光，諡崇禎帝曰烈皇帝，廟號思宗。命兵部侍郎左懋第往清，請祭告諸陵及崇禎帝，不許！乃陳太牢鴻臚寺廳，哭奠三日，盡哀。清招之降，不屈死。南京既建國，馬士英以擁戴功入閣爲相，出史可法督師江淮。南京士民譁曰：「何乃奪我史公？」太學生陳方策上疏，有秦檜在內，李綱在外等語。朝野以爲名言。時江南之地數萬里，皆尙爲明有，畫江自主，未嘗不可爲晉、中宗、宋、高宗，而督師史可法又慷慨誓必死。清攝政王多爾袞充移書可法，取銷帝號。可法報書，歷引史事以折之，忠肝義膽，照映日月。可法爲人廉信，與下均勞苦，其督師也，行不張蓋，食不兼味，寢不解衣，日夜涕泣，以復仇雪恥爲己任；又得高傑、黃得功、左良玉等相與輔助之，皆健將也，而乃爲相臣馬士英所制，不得志。士英故仇東林黨。

人，執政之初，卽首翻黨議，起用閹黨阮大鍼，相與搏擊正人，以洩其宿忿。於是賄賂公行，秕政交作，一時善類，如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劉宗周等，皆先後引去，加以福王荒淫日事聲色，小朝廷復因以大亂，故雖以史可法之忠，盡激發力圖恢復，而迄不能爲明社效一朝夕之力。清兵南下，萬衆土崩，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清豫親王多鐸師入揚州，高傑、左良玉皆已陣亡，史可法力戰死，遠近聞之，莫不痛惜，至比之宋之文天祥云。一時吏民死節者無算，多鐸軍留屠十日而南，福王走蕪湖，士英、大鍼出走杭州，清師與明叛將劉良佐追福王至蕪湖，黃得功中流矢歿，總兵田雄執福王以降，明南京又亡，時順治二年五月也。是時，潞王常滂在杭州亦降。是年六月，明兵部尙書張國維、大學士朱大典、刑部員外郎錢肅樂，舉人張煌言，諸生王翊等，又擁立明太祖十世孫魯王以海稱監國於紹興，定海總兵王之仁、石浦遊擊張名振等以海軍應，割錢塘江東岸以自守。魯王令譽宿著，浙東義士輸誠者不少，黃宗羲兄弟與朱永佑、吳鍾巒等皆從之。閏六月，明禮部尙書黃道周、福建巡撫都御史張肯堂等，又擁立明太祖九世孫唐王聿鍵卽帝位於福州，改元隆武，尊弘光帝曰聖安皇帝。唐王在明季諸藩中，最

好學，有氣節。當崇禎帝時，憤明將亡，願蠲金築城，率勤王師，爲天下倡義。是其心昭天地，盟鬼神矣。崇禎帝降詔切責，廢唐王爲庶人而錮之。嗚呼！崇禎帝亦可謂謀之不臧者矣！崇禎帝鑒於成祖宸濠之變，而抑唐王殆甚，不亦惑乎？至是，唐王立爲帝，歸附者頗衆。何騰蛟總督湖廣，楊廷麟守贛，各擁衆數十萬，亦皆翼戴唐王，受爵命，且各疏請王鎮其地。是時，唐藩領土，自福建兩廣雲貴以外，兼有湖南及江西湖北之一部。時有靖江王亨嘉者，亦明太祖十一世孫，世封桂林。聞南京破，亦起兵，自稱監國。唐王執殺之。唐王遣人頒詔於浙東，欲與魯王通好。時馬士英阮大鍼自杭州至紹興，魯王部將方國安聽其鼓噪，縱兵劫閩使，盡奪其糧餉，且檄數唐王罪。於是閩浙衝突，而唇齒之勢離矣。明年，福王潞王同遇害於北京。是時，江浙之間，民兵四起。嘉定則侯峒曾、黃淳耀等，江陰則閻應元、陳明遇等，松江則陳子龍、夏允彞等，吳江則吳易、孫兆奎等，績溪則金聲、江天一等，常熟則嚴斌、項志寧等，徽州則溫璜、吳應箕等，太湖則陸世鏞、任源邃等，太倉則王湛、蔡仲昭等，崑山則王佐才、顧炎武等，崇明則田仰、荆本徹等，寧國則邱祖德、錢龍文等，餘姚則孫嘉績、熊汝霖等，會稽則鄭遵謙、于穎等，嘉興則屠象美、錢

秉卮等，泰和則劉士楨、劉稭升父子，新城則李翔、徐伯昌等，而又有朱盛瀝、盧象觀等奉瑞昌王於宜興，金有鑑、王期昇等奉通成王於長興，夏萬亨、艾南英等奉益王於建昌。其餘尙不知凡幾，各集衆自保，效死弗去。或通表唐王，受其封拜，或近受監國魯王節制。魯唐二藩，亦藉以阻清軍之南下。然大率起於倉猝，未經訓練，餉械又皆苦於不足，率旬月卽敗。諸主謀者亦皆先後死。惜哉！然而不恤屠戮之慘，矢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故主謀恢復，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事雖不成，其義實有足多者。唐王之立也，鄭芝龍兄弟與有力焉！福州建國，芝龍兄弟爲侯伯，最擅權，使王不能大有所爲。芝龍又陰通款於清，王知不足恃，欲棄閩而入湘，次延平。清貝勒博洛師入自衢州，南下至仙霞關，二百里間，空無一人，亦芝龍受清意撤之也。王急走汀洲，載書十餘篋以自隨。清兵追及之，王被執，至福州，不食而歿。黃道周先是被執於婺源，不屈死。芝龍降清，時順治三年八月也。是時，魯王紹興已失守，部將方國安謀執王以獻清，魯王遁入海，督師張國維等死之。江、浙、閩、贛諸省遂悉歸清，而湖廣之間尙有崎嶇危難之中，收拾灰燼之餘，折而不撓，窮而益奮者，湖則何騰蛟，廣則瞿式耜，唐王敗，明兵部侍郎瞿式

紹與兩廣總督丁魁楚共迎立神宗之孫桂王由榔於肇慶，由榔崇禎中封永明王，故或亦稱曰永明王。桂王其父常瀛封國也。由榔在肇慶，亦初稱監國，繼上尊號，改元永曆，尊隆武帝曰思文皇帝，尙未知凶計也。桂王卽帝位，湖廣總督何騰蛟聞之，亦上表勸進。時唐王聿鍵弟聿鏞，率遺臣自福建至廣州，明大學士蘇觀生等又擁立之，改元紹武，與肇慶對峙，日治兵相攻殺，不暇外禦。清遂得以乘機南下，未一月而清師入廣州。唐王聿鏞與大學士蘇觀生等皆自殺。周益、遼等二十四王皆遇害，而廣東又歸清。時是年十二月也。嗚呼，魯唐桂唐，皆以明裔受遺臣之擁戴，謀恢復，宜相與同心協力，共圖進取，而其臣各懷挾私心，自分畛域，彼此猜嫌，乃成水火，以敗逃窮蹙之餘，蠻觸紛爭，儉安旦夕，不旋踵而滅亡，不亦宜乎？廣東敗，肇慶大震。桂王逃奔梧州，桂林、全州、武岡、柳州、象州，復還奔桂林、南寧等處，勢窘甚。幸而江西總兵金聲桓，廣東提督李成棟來通表，勢又漸張。金聲桓、李成棟，本明福王時左良玉高傑部將，福王敗，金聲桓以九江衆降清，李成棟以徐州總兵降清，在清俱屢建勳績，自恃其平江西廣東功，憤爲滿臣所壓制，於是各擁衆數十萬，復歸於明。桂王授聲桓爲昌國公，成棟爲惠國公，聲

桓成棟兵往來於江西各州縣間。何騰蛟由是得以乘機規復湖南諸府。是時大同總兵姜瓖，本亦明將降清，至是亦據兵於山陝間以應明。未幾，何騰蛟敗死於湘潭，金聲桓、李成棟敗死於南昌。信豐姜瓖亦爲其部衆所殺而死。由是湖南、江西、山西皆歸清。清命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軍合攻桂林，瞿式耜力戰死之。時順治七年十一月也。桂王復迭奔至雲南，依孫可望。孫可望與李定國皆明流寇，張獻忠遺黨也。獻忠伏誅，孫可望、李定國等率兵入雲南。至是，桂王來奔，孫可望受之，邀求爵命。桂王封孫可望爲秦王，李定國與孫可望交惡，各挾王以自重。孫可望漸跋扈，不可制。桂王懼，封李定國爲晉王，召入衛。孫可望納款於清，引清師下雲南。桂王在雲南，上聖安皇帝諡曰安宗簡皇帝，思文皇帝諡曰紹宗襄皇帝，大赦。清師至，桂王走緬甸。清以緬甸僻遠，欲置之弗復追。尋從平西王吳三桂請，乃命吳三桂爲大將軍，帥師征緬甸。緬人懼，盡殺明從宮宗室。李定國在景線，欲合古刺暹羅諸國以援桂王，不成。憤懣病死。吳三桂兵至緬甸，緬人執桂王以獻。海內悉爲清有，而明盡亡。時順治十八年十二月也。初，明北都之亡也，亡於吳三桂之乞援於清，今桂王之敗，又敗於吳三桂之

帥清師征緬甸。明之亡，皆三桂爲之也！讀史者於此，其孰不齒擊心傷於吳三桂之不臣哉？明年爲康熙元年四月，桂王自緬甸還雲南，有滿洲將士等二千餘人望見桂王呼萬歲，密謀奉之，圖中興，事將成而洩。三桂大驚，悉誅之，並以弓弦絞殺桂王及太子於市中，焚其屍，揚灰，傳賜諸將前。是時，魯王 臣張名振，張煌言等，尙奉魯王赴廈門，依鄭成功，尋魯王又從鄭成功渡臺灣。初，魯王之入海也，建行朝於舟山島，與王翊據四明山，寨互相連絡，清兵先攻破四明山，寨，王翊死焉，後入舟山島，張名振等奉王出走海外，行朝之內，被難而死者，不計其數，其悲壯與宋之崖山相等。在順治八年秋。至是，張名振病死於廈門，未幾，魯王亦病死於臺灣。張煌言退居落迦山，被執，不屈，見殺。明宗室走海外者亦亡。或曰，魯王之死也，爲鄭成功所弑。成功自以爲唐王遺臣，始終不欲奉魯監國，魯王赴廈門，成功以交歡二張故，初尙禮待之，至張名振卒，成功事魯王日益懈，魯王積不能平，欲往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鄭成功亦於是年死臺灣。鄭成功者，鄭芝龍子也。母日本 田川氏女，產日本，初名森福。王時，從父回國，入南都太學，受業於錢謙益。謙益字之曰大木。唐王時，父引之入見，王與之語，大奇之，撫其背曰：「憾

朕無女妻卿！賜國姓，改名成功，俾統衛兵，優以駙馬禮。自是中外人多稱之爲國姓爺。俄封忠孝伯，掛招討大將軍印，及唐王亡，芝龍降清，成功大憤，慨然去儒冠儒服，赴孔廟哭焚之，航巨艦走海上，稱罪臣國姓成功，招義士，起義師，仍稱隆武年號，出沒於閩海間。時成功母遇害於安平，成功聞之，慟，大舉師陷安平、海澄、同安等縣，橫行海上，與魯王臣張名振、張煌言等舟山之師相犄角。明桂王卽位，成功改奉永歷年號。初受威遠侯封，尋封廣平公，尋晉封延平王，拜招討大將軍。據廈門、金門兩島，軍威大盛，移檄沿海崇明、太平、寧國、徽州，無爲和州、瓜州、鎮江、平陽、瑞安等州縣，皆望風納款。入南京，謁孝陵，東南大震。清屢遣使與之和，許以海澄公。成功不受。旋成功部將黃梧、施琅等皆出降，甘輝、潘庚、鍾等皆戰死。明桂王又亡，成功留子經守廈門，而自率師入臺灣。據之臺灣，東南海中一荒島地也。初崇禎間，成功父芝龍徙饑民數萬至其地，而開墾之。芝龍去，爲荷蘭人所據，築城闢土，全島悉歸其掌握。成功至，逐荷蘭人，改臺灣島爲安平鎮，築館舍以居。明宗室遺臣之渡海者，魯王君臣寓焉。外置兵於廈門、金門兩島，以爲門戶。又遙結斐律賓羣島及西班牙諸國，以爲外援。清聞之，知成功終不可致，乃

誅其父芝龍及鄭氏子弟之在京者，時順治十八年也。越明年爲康熙元年，成功病卒於臺灣，成功自隆武二年起兵，誓死爲明復讎，經營海外十餘載，而卒不能達其志於萬一，及退據臺灣，庶亦海外之扶餘也！不一年而又竟歿，年僅三十有九，嗚呼！天之所廢，人莫能興！不信然歟？成功卒，傳其子經孫克塽，皆仍稱明永曆年號。越二十一年，至康熙二十二年七月，而臺灣始平，明朝始盡亡。

第二章

順治帝初卽位，睿親王多爾袞與鄭親王濟爾哈朗同輔政，二王皆帝叔父也。既入關，多爾袞功多，加封爲皇叔父攝政王，尋又晉爲皇父攝政王，獨攝政當國。攝政王恐民不忘明，乃施收拾人心之術，約舉之有數端：一、爲明崇禎帝后發喪成禮，自孝陵以下十四陵，皆設官典守；一、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級，仍令視事，朱姓諸王亦仍其封爵；一、明之職官紳士曾殉國難者，皆給予諡號及優卹諸典；一、被斥官吏非犯賊者，及士爲清望所歸，並隱居山林而才德可稱者，皆徵辟錄用；一、蹂躪之後，有鰥寡孤獨及乞丐街市者，皆給糧養之；一、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練餉、勦餉諸名目，盡行蠲免。

而明季廠衛諸弊政，亦一律革除之；一官制衣服，暫用明制。一時明之遺民，亦頗受其牢籠。至順治二年六月，民心頗定，乃漸用威力，以壓服漢民，首厲下薙髮之令。攝政王初入關，已令漢民一律薙髮，旋以抵抗者衆，且福王方稱帝於南都，乃下令曰：「朕前因分別順降之民，故以薙髮分順逆，今聞甚拂民願，是反朕以文教定民之初心。自茲以後，天下臣民，薙髮與否，悉聽其便。」至是乃嚴行之。復下令曰：「向來薙髮之制，未卽畫一，而姑聽其自便者，因欲待天下大定，而始行之也。今中外一家，君猶父，民猶子，天下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異心，不幾爲異國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所到之日，亦限旬日，盡使薙髮。遵依者爲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典！若巧辭爭辨者，不輕貸！着地方文武各官嚴行察驗，如再有爲此事瀆進章奏，致使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舊，不隨本朝之制度者，殺毋赦！」是時，檄下各縣，並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諭，令薙匠負擔遊行於市，見蓄髮者執而薙之，如有抵抗者，輒殺而懸其頭於擔之竿以示衆。令至江南，士民大憤，羣起而反抗之，無力者，或憤而死，或逃隱山林，或建髮塚而痛哭致祭者；有力者，則聚衆與

師流血百萬。前者既仆，後者復繼，如江陰之死守，嘉定之受屠，亦大率因是而起。吁！慘矣！時有孔子之裔孔文諱者，爲其家之宗子，衍聖公孔文植執行孔廟典禮，以新制不便，奏請蓄髮用先王之衣冠，嚴旨譴責，姑念聖裔免死，著革職永不叙用。於是漢民除僧道婦女外，盡爲辮髮胡服矣。是年九月，又籍明公侯伯駙馬皇親田地給旗人耕種。明年五月，又嚴隱匿滿洲逃人之禁，犯者多死。滿漢之民，至是又顯分軒輊矣。攝政王當國七年，大小政務，悉歸攝政王一人之掌握。至順治七年十二月，出獵於邊外之喀喇城死焉。年三十九，祔主太廟，追尊爲義皇帝，廟號成宗。明年爲順治八年，帝始親政，年方十四，近侍蘇克薩哈等告攝政王生前曾私製帝服，匿藏御用珠寶，指爲潛圖不軌，鄭親王濟爾哈朗惡攝政王初奪其權，乃合詞證之，其獄遂成。帝大怒，撤去其廟諡，其母妻之封典惡行追奪，籍沒家產，停其嗣子多爾博襲爵，同母弟預親王多鐸已死，追降爲郡王；大學士剛林祁充格等，俱以其黨置重罪，餘黨亦悉治罪有差。嗚呼，當太宗初崩，帝方冲齡，內憂外患，一時並集，使無攝政王當國，則太祖太宗所手創之王業，將烟消而雲滅矣。攝政王之功，不亦偉哉！奈何身死未幾，乃以疑似之獄，而遽奪其諡。

封，盡誅其黨與，帝得毋寡恩歟？使攝政王果欲圖謀不軌，何不謀之於太宗初崩帝位未定之日，而乃潛圖於帝位既成名分久定之時，其爲誣陷也無疑矣！矧攝政王爲太祖所最寵愛子，太祖崩遺命太宗傳位於九王，卽攝政王也。太宗崩，諸王亦多欲立攝政王者，以成太祖之志也。攝政王獨立，順治帝既立，郡王阿達禮貝子碩託密謀擁戴攝政王，又皆爲攝政王所誅。攝政王之無逆心可知矣。後至乾隆卽位，奉特旨昭雪，還其襲爵，從祀太廟。攝政王之功，固自弗可沒也已。雖然，攝政王自當國以來，生殺任情，高下在手，上下內外，咸祇知有攝政王，而不知有皇帝，而又以疑忌逼死帝兄肅親王豪格，而奪其妃，擅降同輔政之鄭親王濟爾哈朗，而爲多羅郡王，且幾陷於大辟，炙手可熱，宅心不純，宜其死不旋踵而禍暴發也！或曰：攝政王之禍，伏於帝幼沖時，攝政王逼帝太后博爾濟吉特氏下嫁，及帝年長，深以爲辱，而不能明言其罪，又畏攝政王之勢，恐激成巨變，隱忍而不敢發，及至身死，借他罪以誅之，並遷怒於攝政王所定之皇后博爾濟錦氏而廢之。帝之心亦良苦矣！或曰：此出於當時南人之傳說，恐未足爲據也。我聞攝政王當國，其所設施，范文程而外，多出於洪承疇金之俊之徒。洪

承疇金之俊，皆明大臣而降清，爲大學士，屈事二姓，臣節不終，爲世所詬厲深矣。然當滿漢一家之日，洪承疇造請密室，建以漢人養旗人，不令旗人營生計之策，從此滿漢分居，漢人得安其農工商賈之業，二百七十年來，免受其擾累，雖出租稅以養之，而猶有利焉。金之俊初降攝政王，先使人謂攝政王曰：「我有十事，當與爾要，爾能悉從則我降，否則有死而已！」攝政王召問之，俊曰：「茲事於滿洲則無損，於漢人則甚願，爾如許之，將以不從者而餌其從，某度江南不難下矣！」攝政王問其詳，俊乃提十不從之綱曰：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隸不從；老從少不從；儒從而釋道不從；娼從而優伶不從；仕宦從而婚姻不從；國號從而官號不從；役稅從而語言文字不從。攝政王皆允之。於是之俊降，旋得參機密，聞當時定制，如王公不得私離京城，內奄出宮者斬之類，皆之俊輩爲之謀也。嗚呼！二子亦皆有功於漢族者，殆亦自悔其非，而以是補過歟？帝既親政，銳意圖治，經營建置，不遺餘力。官制如設宗人府，定京察，考練軍政，設日講官，置內閣學士，翰林院滿漢學院學士，侍讀侍講學士，並侍讀侍講等官，典禮如御經筵，詔直省學臣求遺書，予明末殉難諸臣諡，詔禮部議定宮闈女

官名數品級；賦稅，如改折各直省本色錢糧歸於一條，鞭撤各省守催錢糧滿官，詔各直省立限報災；刑獄，如命刑部通察刑獄，無干牽連者省釋之，諭內外法司清理庶獄，詔貪吏得贓十兩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籍其家。一時規制，燦然足觀焉。惟宦官之制，太祖太宗以來，痛懲往失，不設奄人；帝以宮中使令乏人，偶用此輩，乃立十三衙門，置鐵牌以制之；奄人不過四品，不得干預政事。而鬪茸之徒，積習過深，其弊終不盡。至將崩，乃遺詔罷十三衙門，仍隸內務府。是時，朝多良臣，若魏裔介、魏象樞、楊雍建輩，皆侃侃直言敢諫臣也。帝在位十八年，年二十四，順治十八年正月崩，諡曰章皇帝，廟號世祖。第三子玄曄即帝位，改明年爲康熙元年。或曰：世祖爲僧於五臺山，非崩於帝位也。先是順治十七年八月，貴妃董鄂氏薨，世祖哀悼過甚，既追封爲皇后，又加贈以諡號，數月以來，均鬱鬱不自樂，迺遜位出宮，披緇雲遊，至五臺山清涼寺，遂卓錫焉。家人百方勸之不肯回，不得已諱言病崩，以大喪告天下。後康熙帝五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幸五臺山，虔禮諸寺，即謁世祖也。及至世祖殂乃止，不再幸。其說不知然否？

第四章

康熙帝卽位，年甫八齡，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人爲輔政大臣。初時尙多善政，除奉遺詔罷十三衙門外，如蠲逋賦、禁非刑、豁免山東臨街房屋稅，及各省出賦增加餉練等，中外頗稱頌之。至如江蘇哭廟之獄，緣吳縣知縣任維初濫用非刑，貪賄浮征，道路側目；諸生金人瑞、倪用賓等十八人率衆千餘，於世祖哀詔到蘇，巡撫等官舉行哭臨大典之日，聚哭於文廟，並至府堂進揭帖，巡撫朱國治袒庇知縣，指人瑞等爲震驚先帝之靈，大逆不道。朝廷命侍郎葉尼等往勘，不分首從，一律凌遲處死。輒大爲士民所竊怨。四大臣之中，以鰲拜爲最專橫，藐帝幼沖，獨攬朝政，遏必隆附之，索尼不能制，獨蘇克薩哈與之爭，鰲拜銜而殺之。鰲拜輔政久，驕恣益甚，帝深惡之。帝旣親政，鰲拜仍復結黨擅權；帝乃與侍郎索額圖謀，因其入見，令武士執之，宣布鰲拜罪三十款。羣臣皆請置重典，帝以其願命大臣，且於先帝之朝，屢立戰功，從寬革職，籍沒其家產，子弟黨與皆得罪。時康熙八年五月，帝親政已二年矣。鰲拜旣伏辜，帝銳意圖平治，是時明宗室諸王偏安割據者，皆已蕩滅無遺。其遺臣之子孫奉明正朔於海外者，亦獨臺灣鄭氏而已。海內郡縣悉已統一，雖有陝西民楊起隆、福建民蔡寅及江南金

和尙，先後皆詐稱明朱三太子，雲南民王枝葉詐稱明桂王孫，河南民袁進詐稱明周王孫，先後謀起兵，率皆烏合小醜，擾掠鄉村，不旬日卽滅。所慮者惟勝國降將，猶分鎮封土，握兵馬財賦之大權，隱如敵國焉。先是，太宗建國，錄明降將功，封孔有德爲恭順王，耿仲明爲懷順王，尙可喜爲智順王；世祖入關，又以明降將吳三桂功最大，封爲平西王，并改封孔有德爲定南王，耿仲明爲靖南王，尙可喜爲平南王。尋以東南騷亂，命定南王孔有德徇廣西，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徇廣東，平西王吳三桂徇四川及雲貴。耿仲明以順治六年道死於江西，孔有德亦以九年李定國之亂自裁於桂林，有德無子爵除，而仲明子繼茂襲封，及南方既定，吳三桂晉封平西親王，王雲南，尙可喜耿繼茂王廣東，尋移繼茂王福建。繼茂卒，子精忠嗣，所謂三藩是也。三藩之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強，方其入滇之始，軍書旁午，朝廷假以便宜，雲貴督撫咸受節制，用人不受吏兵二部之掣肘，用財不受戶部之稽核。其所除授號曰西選，西選之官徧天下；據五華山明桂王舊宮爲藩府莊田七百餘頃，廣市西番蒙古名馬；通使達賴喇嘛，重斂土司金幣，開礦權鹽，厚自封殖；諸將子弟，教以戰術，水陸衝要，徧置私人；子應熊，尙公

主居京師，朝政巨細，無所不悉，以是根蒂益固，異志益堅，而尚可喜老病，以兵事屬其子之信。之信以酌虐橫於粵，精忠以暴斂肆於閩，皆挾邊防爲名，歲耗巨帑，統計三藩運餉年需二千餘萬兩，會有查如龍者，明福王遺臣也，上血書於吳三桂，勸其舉兵，恢復中原，書未達，事敗，被逮，帝遂大疑三桂等，以藩鎮強大，難保巨患，日夜陰爲之備，而諸藩亦內不自安。康熙十二年三月，尚可喜首疏請撤藩，歸老遼東。三桂精忠聞之，亦於是年七月疏請安插，以相嘗試。三桂客有劉玄初者，奇士也，力勸三桂永鎮雲南，弗效。閩粵二王之所爲，三桂不聽。疏上，帝從尙書米思翰、明珠、莫洛等議，果下徙藩之令。三桂自以功多，朝廷必優詔慰留之，及詔下，大失望。遂於十一月殺巡撫朱國治等舉兵反，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王元年，蓄髮易衣冠，貴州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皆起應之。變報達京師，舉朝震駭，大學士索額圖請誅議撤藩者以謝之，帝不許。惟詔止閩粵二藩勿徙，公布三桂罪狀，削其官爵，下其子應熊及家屬於獄，命順承郡王勒爾錦及都統赫萊等征之。皆十二年十二月及十三年正月事也。三桂既據有雲南貴州，遣兵進犯四川湖南，四川巡撫羅森、襄陽總兵楊

來嘉各叛應。耿精忠聞之，亦以三月反，陷全閩，自稱總統天下兵馬大將軍。裕民元年，孔有德之壻廣西將軍孫延齡亦舉兵附三桂，自稱安遠大將軍。數月之間，六省盡失，中原動搖，當官者無守志。而三桂以子孫並質京師，冀免其誅，又年老持重，不欲輕去雲貴根據地，又覬覦朝廷裂土議和，畫江爲國。用是徘徊湖湘間，兵未遽北上。三桂客劉玄初，又謂三桂曰：「此時宜直擣黃龍而痛飲，胡乃阻兵不進，逍遙河上，坐失機宜歟？」三桂弗從。玄初遂去。帝窺知三桂之隱，乃以四月賜其子應熊、孫世霖並死獄中。命貝勒尙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助勒爾錦等進攻三桂。三桂大懼，分兵二路：一由長沙出江西，與精忠之軍合；一由四川而進窺陝西。陝西提督王輔臣舉兵寧羌以應，寇氛益盛。未幾，甘肅亦陷。是時，諸藩中惟尙可喜鎮廣東，尙按守臣節。三桂屢致書誘之反，可喜執其使者以奏，朝廷深倚賴之。晉封爲平南親王，而精忠分遣部將馬九玉、曾養性、白顯忠等，據浙之溫、台、金、衢、贛之廣信、建昌、饒州；又約臺灣鄭成功之子鄭經，與潮州總兵劉進忠，夾攻廣東。三桂亦遣故廣西提督馬雄進兵肇慶，夾攻可喜。可喜東西受敵，又內制於其子之信，乃乞病請援。而其子之信已陰受三桂招討大將軍輔德。

親王封拜，遂改幟易服，嚴兵守可喜府，移檄州郡，並降三桂。可喜以憂憤卒。時廣西將軍孫延齡雖受三桂封爲臨江王，與廣西提督馬雄故有隙，積相忌，而延齡妻孔四貞，當其父有德死時，入養宮中爲太后養女，延齡爲和碩額駙內輔政大臣。至是，孔四貞又日夜以朝廷恩德勸延齡反正，延齡意爲動。馬雄偵知之，密白三桂，遣其從孫世琮引兵赴廣西入桂林，擒殺延齡，爲康熙十五年十二月也。當陝甘之應三桂也，三桂欲取道川陝，入犯京師。會朝廷以大學士圖海爲定遠大將軍，任西征事。圖海至陝西，一戰而王輔臣降，餘兵多遁。陝甘略定。三桂由是不能得志於西北。維時耿精忠與鄭經有隙，朝廷乘其內亂，遣師連破精忠部將馬九玉白顯忠兵，閩地幾得其半。精忠恐懼，不知所爲，乃遣其子顯詐詣大軍獻總統印，自請勤海寇，立功贖罪。部將曾養性聞之，亦以溫州降。朝廷復精忠爵及官屬，令之從征。是時，尙之信以三桂誅求繁急，苦之，亦陰通款於江西官軍，率兵迎降，詔復爵。時康熙十六年也。三桂既連失陝西、福建、廣東三大援，江西又爲大軍所定，於是三桂之領地自雲貴外，獨有四川、湖南及廣西之一部而已。又自軍興以來，東西調發，財用漸竭，川湖賦稅，不足以供軍需，情現勢絀，恐諸

將解體，欲示威重，維人心，乃以康熙十七年三月，僭卽帝位，改元紹武，尋改利用，以衡州爲定天府，都焉。國號大周，置百官，封諸將，頒曆朔，舉考試。三桂時年七十六，是時安親王岳樂，簡親王喇布，將軍穆占諸道官軍，專力湖南，東南邊境諸州縣，皆次第爲官軍所得。八月，三桂暴病死，諸將迎三桂孫世璠於雲南而立之，改元洪化。初，十四年，陝甘之變，四方騷亂，帝欲親征，廷臣以京師根本重地，車駕遠出，恐有譎言，姦宄竊發，固請毋行。及三桂僭號，帝復下親征之令，廷臣又以賊勢日蹙，無勞遠出爲請。帝未決，會三桂死乃止。世璠旣立，不敢留衡州，退居貴陽，恃川湖廣西爲屏蔽。自三桂死，部下失措，莫能定戰守之策，官軍勢益振。明年，官軍連下常德、長沙、衡州、漢中，克桂林，走世琮。十九年，官軍又克成都、湖南、廣西、四川三省，又略定。是時，尙之信以其弟之孝，謀襲藩位，令藩下人張士選赴京告之。信心懷怨望，放言訕上。都統王國棟，故之信私人也，至是，亦助之孝發其罪狀。之信聞之，抗疏駁辨，詔令之信至京對簿。藩下有李天植者，怒國棟讒構，誘殺之。事聞，天植坐謀反伏誅，同死者百有八人。之信遂以是年八月賜死。之孝并坐褫平南將軍職。時耿精忠亦以藩下參領徐鴻弼等遣人赴都首精忠蓄逆。

謀，列罪五款。精忠弟昭忠亦具疏入告。帝密諭康親王傑書令精忠自請入覲。是月，精忠入朝，席下法司勘問，部議黜爵磔死。帝以精忠部將馬九玉尙握兵柄，命繫精忠獄，待鴻弼等至京對簿。是年十月，官軍貝子彰泰大將軍賴塔提督趙良棟等分三道合征貴陽，世璠走雲南。明年二月，官軍又進逼雲南，世璠抵死守不下，十月克之。世璠自殺，雲貴亦平。時精忠部將馬九玉亦解都統任回旗。於是朝議三桂宜戮屍，精忠及其黨與應按律議磔。詔乃析三桂骸骨，頒示海內，梟世璠首，並磔死精忠於市。三藩悉平。時康熙二十年也。統計三藩之亂，綿歷將十年，蔓延殆十省，人民塗炭，貨財耗竭，其禍皆自吳三桂始。我聞吳三桂初舉兵反，傳檄天下，藉口爲明復仇，自名爲興明討虜大將軍。試問緬甸之役，捕殺桂王而絕明裔者誰歟？而彼猶復以興明爲辭，欲以收拾天下之人心，何其顏之厚而不自愧也？又聞當時貝勒尙善答之曰：「蓋聞殿下以勝國爲口實，果爾則亦人臣之所當然，不能忘忠於舊君者；惟果欲納忠於勝國舊君，則殿下不宜受我清朝之爵土，不宜倒永曆之十戈，旣已使舊君無噍類，而自求利達，臣僕於我朝，疊承恩寵，今復回心轉慮，納忠舊君，果何心哉？」未知三桂聞之，其亦有所自

解焉否耶？毀宗滅族，析骸骨以頒示天下也宜矣！矧我又聞吳三桂之初追桂王也，洪承疇曾說三桂曰：「吾儕今雖同隸滿洲，實一時隱忍而已！公追桂王，務宜從寬！我輩皆尙欲曠日彌久，以待天下之變！」嗚呼！洪承疇其亦有恢復明室之思耶？異哉？而三桂不能用，迨至天下大定，而始以興明爲口實，即使實心爲明，不亦晚乎？三藩既平，朝廷盡籍藩產，入官充餉，撤藩兵，歸京師，別設將軍都統旗兵，駐防廣州、福州、荊州等處，不復以兵柄土地世予臣下，凡宗室自親王以下爵分九等，功臣自一等公以下爵分二十六等，率優以虛榮，而無實權，由是前代封建之弊絕。其任全國之防守者，自旗營外，各省有提督總兵等官，統綠營兵事；然皆但掌兵符，不擅財賦，且以文臣督率牽掣其間，由是前代藩鎮之弊亦絕。而清統一之業乃大告成。

第二編 隆盛時期

第一章

三藩既定，中國又安，朝廷以臺灣鄭氏，尙在海外，議與媾和，約令保境罷兵，與民休息，許如箕子之在朝鮮，徐福之在日本，不登岸，不薙髮，不易衣冠，而閩督姚啟聖故仇鄭氏，必欲滅之，執不可議，乃止。會鄭經死，長子克臧頗有才，羣小憚其明察，詆爲乳婢子，襲殺之，立其弟克塽，年方十二，幼弱不任事。朝廷聞其內亂，從內閣學士李光地及閩督姚啟聖，請乃命鄭氏降將水師提督施琅率兵艦往攻臺灣，破之。克塽出降，封爲海澄公，統計鄭氏傳世，三歷年三十八，亡。而臺灣亦平，時距三藩之滅二年也。由是朝廷得專意經略邊境，以絕外患。是時中國境外大敵有二：一則，俄羅斯之於黑龍江沿岸；一則，準噶爾之於天山南北路是也。

初，當明季時，清方遣兵定索倫薩呼爾等部，而俄之遠征軍亦越外興安嶺以達黑龍江之下流，周覽山川部落，以徐試其侵略。會清有事中國，不遑注意東北，俄遂以順治八年，築城雅克薩河口，清將海色率兵逐俄將喀羅巴於黑龍江岸而返。十一年

五月，俄將斯特巴諾引兵下黑龍江，清都統明安達禮破其軍松花江口。十五年，俄將巴西古赴尼布楚部署軍事，令斯特巴諾以所部可薩克兵五百人當前敵，清寧古塔都統沙爾呼達率艦隊四十七艘，載火器與戰，斬殺過半，斯特巴諾死焉。殘兵退入尼布楚者，僅十七人而已。是時，俄人雖以侵略黑龍江之故，數與中國相戰爭，然未知中國國力之若何。順治十一二年，嘗兩遣使賈方物以請互市爲名，至北京覘虛實，而中國亦方倜然自大，不識俄羅斯之爲何物，視與朝貢諸國等。順治十一年，清廷與俄皇書有云：「爾國遠處西北，從未一達中華，今爾誠心向化，遣使貢獻方物，朕實嘉之！特賜禮物，卽令爾使人賈去，以明朕柔遠之至意，爾其欽承，永效忠順，以世恩寵。」俄人不解漢文，無由知其所云也。康熙六年，什爾喀河土酋罕特穆爾逃入俄境。九年，清遣使至俄京莫斯科，令交罕特穆爾，且約束邊人，禁抄掠。俄亦遣使與中使偕赴北京。以康熙十四年，欲與中國訂界約，開貿易，交換俘虜。清廷宣言非先交罕特穆爾，則他所請皆毋庸置議。議迄不成。俄人益經營雅克薩，築塞奇里上流，以相策應，將席捲黑龍江東北數千里地，而中國以其逼近陪京，不可滋蔓，思有以創之。兩國之決裂，遂近。

在日暮間矣。二十一年，帝命副都統郎坦以行獵爲名，渡黑龍江，偵察雅克薩城形勢。郎坦歸，言俄兵寡，不足慮。帝乃定征俄之策，先遣人赴寧古塔，造巨舟，築墨爾根、齊齊哈爾二城，置十驛，通餉運，又絕俄人之貿易。至是，康熙二十二年，清兵擊俄將模里尼，克兵於愛琿附近，俘其全軍，致諸齊齊哈爾。二十四年，清都統彭春大率水陸兩軍北征，陸軍凡萬人，携巨礮二百門，自齊齊哈爾陸行；水軍凡五千人，艦百艘，自松花江出黑龍江。兩軍齊集雅克薩城下，俄驍將圖爾布青以四百五十人拒守，不肯屈。卒以兵械窳敗，衆寡懸殊，勢不能支，退至尼布楚。是役也，俄軍戰死及生擒者殆百人，官兵毀其城而還，獻俘京師，圖爾布青之還尼布楚也。俄陸軍大佐伯伊頓復率薩克兵百人來援，合軍而東，至雅克薩城故址，築土壘，爲防禦計。官軍聞之，乃以二十五年七月，復引兵八千，載大礮四百門，進攻，欲一舉平其壘。俄軍抵死抗拒，壘堅不可拔。圖爾布青中砲斃，伯伊頓代之守，逾年不下。時俄兵皆穴居，病濕死者甚衆。官軍以長圍困之，俄軍不死於戰，則死於病，存者僅六十餘人。城旦夕且下，而兩國之和議乃得告成。官軍乃以二十七年八月，解圍歸。愛琿及墨爾根，自出師至此，前後逾二年。時俄皇彼得

第一新立，受制於其姊索布亞，未有實權；又以戰地絕遠，不便援應，亟欲與中國媾和，朝廷亦以師老厭兵，先以二十五年，因荷蘭人之介紹，彼此書問往還。二十六年，俄全權公使費要多羅進次色楞格斯克，遣人至北京，告俄使已至，約以是地爲兩國使臣會議所。二十七年，清命內大臣索額圖、佟圖、馬喇等爲公使，令天主教徒張誠、徐日昇從，扈以精騎萬餘，軍容甚盛。會土謝圖與準噶爾搆兵，道梗不得前，改以尼布楚爲會場。帝復命都統郎坦發兵一萬，自愛琿水陸並進，爲使臣後援。二十八年八月，開議。俄使初欲割黑龍江爲兩國界，索額圖不可，謂東自雅克薩，西至尼布楚，色楞格斯克，凡俄領黑龍江及貝加爾湖殖民地，當盡以予我。以是議不諧，張誠輩調停其間，往復數四，改議北以格爾必齊河及外興安嶺，南以額爾古納河爲界，俄使復不允，議中輟。索額圖遂拔營向尼布楚城，旦夕且宣戰，俄使不肯決裂，乃允以額爾古納及格爾必齊兩河爲中俄界綫。國界之議以成，尋及逃人事，會罕特穆爾已在莫斯科受希臘教洗禮，更名波威爾，索額圖聞之，知終不可致，遂不復言。爰於是年九月九日，兩國公使各以國文約書相交換，而副之以拉丁譯文，恐約書文義彼此有相違者，以拉丁文爲

準，所謂尼布楚條約是也。約凡六條，大意如下：一、自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沿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諸川注入黑龍江者屬中國，嶺北屬俄；二、西以額爾古納河爲界，河南屬中國，河北屬俄；三、毀雅克薩城，居民及雜物聽遷往俄境；四、兩國獵戶人等毋許擅越國界，違者送所司懲罰；五、兩國彼此不得容留逃人；六、行旅有官許文票者，得貿易不禁。約既就，乃書以滿漢蒙古拉丁及俄羅斯五體文字，勒碑格爾必齊河東，及額爾古納河南爲界標，中俄接壤自此始。帝以俄人東略之志終不能絕，爰於精奇里河口，設屯田兵爲守備焉。自是俄人遣子弟入中國國子監，習中國語言文字，十年更代爲例。

第二章

準噶爾者，漠西厄魯特蒙古部也。自元之亡也，蒙古分爲三大部：在漠南者曰內蒙古；在漠北者曰外蒙古，卽喀爾喀蒙古；在漠西者曰厄魯特蒙古。內蒙古舊與滿洲通好和親，而喀爾喀蒙古與厄魯特蒙古尙兩相雄長於西北。厄魯特蒙古卽故元之牧場，分駝馬牛羊四部，稱爲四衛拉特，譯言四大部也。元亡明興，元之遺臣猛可帖木

兒據有其地，其後謂之瓦剌，卽衛拉特之轉音也。明正統時，部衆甚盛，其汗也先數入寇邊，土木之役，虜明英宗以去，尋送還。自景泰中也先死，而瓦剌不振，其地復分爲四部：曰和碩特部，居烏魯木齊附近；曰準噶爾部，居伊犁；曰杜爾伯特部，居額爾齊斯河附近；曰土爾扈特部，居塔爾巴哈台附近。總謂之厄魯特蒙古。當明季時，西藏有宗教之爭，黃教喇嘛欲藉厄魯特之力，以拒紅教喇嘛。於是和碩特部長固始汗與三部聯合，自青海入西藏，以青海爲根據地，並據有西藏地之東部，而遙握西藏之兵權。同時，準噶爾部長巴圖爾渾台吉亦自伊犁蠶食近部，勢力漸張。渾台吉死，其子兄弟爭立。少子噶爾丹方爲喇嘛在西藏，歸戮逐其諸兄，自立爲準噶爾部汗。會西藏第巴桑結欲絕和碩特部之干涉，乃納交於噶爾丹。噶爾丹相與侵和碩特部，敗固始汗之子達顏汗，而併有其領地。於是厄魯特四部盡屬於噶爾丹。尋又統一天山南北路，而兼有科布多青海等地。厄魯特之東，與漠北準噶爾蒙古相接。喀爾喀蒙古者，故元韃靼大汗達延季子札賚爾之後也。其地分爲三部：曰土謝圖部，據土拉河流域；曰札薩克部，占杭愛山西麓地；曰車臣部，占克魯倫河流域。喀爾喀蒙古與厄魯特蒙古世不相能。

而土謝圖汗又執殺噶爾丹使者。於是噶爾丹遂東擊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札薩克、車臣三部汗皆南入降於清。噶爾丹於是復併有漠北地，遂南向欲與中國爭衡矣。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噶爾丹引兵二萬餘，越呼倫池而南，進次索岳爾濟山附近，而掠烏珠穆沁部人畜。清命尙書阿爾尼督蒙古兵襲擊之於烏爾會河，戰不利而退。噶爾丹益深入烏珠穆沁境。七月，帝分兩道出師，命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皇長子胤禩副之。出古北口，恭親王、常寧爲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等副之。出喜峯口，而使阿爾尼率所部會福全軍，又別調盛京、吉林及科爾沁兵助戰。車駕幸邊外以節制之。常寧軍遇敵於烏珠穆沁境，戰復不利。噶爾丹乘勝渡西喇木倫河，愈深入，至烏蘭布通，去京師僅七百里。詔常寧、福全兩軍會擊之。八月朔，大敗噶爾丹於烏蘭布通，敵乘夜遁，遣喇嘛詣軍前乞和，以緩追騎，而自引敗卒由克什克騰部渡西喇木倫河北去。越六日，官軍始悟，發輕騎追之，不及而返。事聞，詔切責諸軍坐失事機。而噶爾丹中途奉書謝過，誓自此不復犯邊。會帝有疾引還，乃詔諸王班師。三十年，帝以準部連年寇邊，職由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啟釁召侮，當有以懲之。而喀爾喀、蒙古三部新附，衆數十萬，亦

不可無以撫綏訓練之也。乃議出塞大閱，示以威嚴。以多倫諾爾爲會場，命理藩院檄調新附諸部及科爾沁等四十九旗，豫屯會場百里外，待命。五月，車駕出張家口，幸多倫諾爾，盛設兵衛，先傳諭土謝圖汗等令具疏請罪，然後設帳受其朝。帝躬擐甲胄，大閱，嚴申約束，乃宣恩德赦土謝圖汗罪，仍留其汗號，其所屬授王貝勒以下爵有差，令與內蒙古四十九旗同列，仍聽遊牧近邊。於是喀爾喀蒙古遂爲中國外藩焉。噶爾丹之遁也，以科布多爲根據地，居伊克阿拉克湖畔，使部衆從事漁業，休養數年，復思東出，奉書索土謝圖汗益急，且遣使誘內蒙諸部叛歸己，科爾沁親王以聞。三十四年，帝密諭科爾沁等部，令傳語噶爾丹，僞許內應，誘令深入，當以一戰覆之。是年九月，噶爾丹率騎三萬據克魯倫河上流，自秋徂冬，不去，亦不犯漠南；但揚言借俄羅斯烏槍兵六萬，將大舉入寇。帝以此賊不滅，則中外無寧歲，當以全力制之。議令將軍薩布素引滿洲軍會科爾沁所部出其東，撫遠大將軍費揚古馳赴歸化城，調陝甘兵出寧夏，自翁金河出其西，而車駕自將禁旅出獨石口爲中路，尅期夾攻。三十五年三月，帝率中路軍出邊，逾月而渡瀚海，近逼敵境，而東西兩軍以道阻不至；途次復聞風說，俄人

將助寇。大學士伊桑阿等力請回鑾，帝怒不許！遂進兵至克魯倫河，噶爾丹望見御營，大驚，宵遁。比大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帝初以噶爾丹必扼克魯倫河以拒戰，故分兵三路，以東西軍攻其腹背，中軍扼其吭，及至克魯倫河，則噶爾丹已遁走。帝曰：「我聞噶爾丹練習戎行，所向無敵，今不扼克魯倫河，知其無能爲也！」時西安將軍博濟、甘肅提督孫思克等督陝西、甘肅諸軍，與費揚古軍會，以五月十三日，抵土拉河上流東岸之昭莫多，一名東庫倫，要噶爾丹於中路，始陽敗以致之。繼出奇兵繞陣後，襲輜重以潰之，噶爾丹大敗，以數十騎遁，其可敦阿弩死焉。可敦者，準噶爾部稱其汗之妃也。厄魯特降者三千人。帝還京師。是時伊犁已爲噶爾丹兄僧格子策妄阿拉布坦所據。方噶爾丹之長準噶爾也，欲殲其兄僧格遺族，以絕後患，策妄阿拉布坦遁。至是，聞噶爾丹與中國構釁，乘閒歸，襲伊犁，通好中國，則自阿爾泰山以西，皆非噶爾丹所有。又連年與中國戰，精銳牲畜，亡失略盡，回部青海，皆乘機叛去，噶爾丹窮蹙無聊，竄居搭米爾河畔，欲取道翁金河至哈密，謀進止，又爲清軍之留屯翁金河者所敗，勢益窘。帝復幸歸化城，欲因以降之。噶爾丹卒倔強不奉命，帝以噶爾丹迄無伏罪意，三十六

年二月，帝復渡黃河，幸寧夏，命內大臣馬思哈及將軍薩布素會費揚古兵，大舉深入。噶爾丹欲西歸伊犁，則根據地已失，策妄阿拉布坦方將伏兵於途擒而獻之；欲南投西藏，則交通之路，又已爲官軍所絕，不得出。乃以是年閏三月十三日，飲藥自殺。策妄阿拉布坦以其骸骨及一女來獻，所部盡降。土謝圖等三汗復歸舊牧，朔漠悉定。四月，帝還京師，帝於噶爾丹，凡三駕親征：一出東路，再出中路，三出西路，而始告成功。乃御午門受賀，親撰碑銘，勒石太學。自秦漢以來，歷朝武功，或命將，或親征，惟以告於廟社，未有告先師者。在泮獻馘復古制，自清康熙始。

第二章

噶爾丹雖伏誅，凡噶爾丹之蹂躪塞外諸部，及擾攘中國邊境，皆出於西藏第巴桑結之鼓噪。帝敗噶爾丹，俘厄魯特部衆，具知其詳，帝大怒！於是有西藏之役。西藏古三危地，在喜馬拉雅山之北，崑崙山脈之南，爲世界第一大高原也。隋唐時始通中國，所謂吐蕃是也。吐蕃故無文字，無宗教，唐貞觀中，吐蕃國王有曰噶木布者，尙唐宗室女文成公主，公主篤信佛教，其後印度泥泊爾國王又以女拜木薩妻噶木布，亦篤信

佛教噶木布受二后之感化，於國中大建寺院，令臣民悉歸依佛教。又自印度迎僧侶入國都拉薩傳教，並用印度文字。由是全藏悉化爲佛教國焉。其僧侶謂之喇嘛。喇嘛者西藏語無上之義也。自後喇嘛勢力漸大。至元時，有僧八思巴者，受元封爲大寶法王，爲元國師，遂握有全藏政教兩界之大權。至明時，西藏喇嘛有紅教黃教之分，紅教喇嘛，卽元以來僧八思巴之舊教也。其教不禁娶婦，服飾本印度袈裟舊式，衣冠皆赤色，教徒或恃密咒，炫幻術，漸失佛教本旨。於是有宗喀巴者出，以宗教改革自任，因別立一宗，排幻術，禁娶婦，服黃衣冠以示別，謂之黃教喇嘛。其徒多通大乘，尙苦修，學行卓然出紅教喇嘛上；其實同一經典，同出一源，所異者，一則衣冠異色；二則咒語稍別；三則傳子與呼畢勒罕之不同而已。呼畢勒罕者，譯言轉生化身也。自明成化十五年，宗喀巴圓寂，其大弟子有二：一曰達賴喇嘛；一曰班禪喇嘛。嗣宗喀巴爲黃教喇嘛宗主，相傳達賴爲觀音分體，班禪爲金剛化身，在印度已轉生數十世，常在輪回，本性不昧。自是以後，皆惟達賴班禪兩大喇嘛互相轉生而已。其勢漸盛，亦兼有西藏政治權，與紅教喇嘛相埒，紅教盛行於後藏，黃教盛行於前藏。至是，達賴五世羅卜藏堅錯用

其近親桑結爲第巴。第巴者，位亞於達賴，攝理一國之政事者也。桑結尤惡紅教喇嘛，乃以達賴五世命，招致厄魯特蒙古以逐之，於是和碩特部長固始汗相與襲殺護法紅教喇嘛之拉達克酋長藏巴汗，奉班禪喇嘛統治其地，由是黃教達賴班禪兩喇嘛，分主前後兩藏，而紅教悉南遁不丹及泥泊爾境，全藏實權均歸於和碩特部。桑結又惡和碩特部之干涉藏事，陰結準噶爾部長（噶爾丹征服和碩特部，事具見前篇。）於是藏事悉決於桑結。康熙二十一年，達賴五世卒，桑結秘不發喪，一切矯命行之，威震全藏，屢陰嗾噶爾丹南侵中國。噶爾丹敗，帝知其秘，詔書切責之。時爲康熙三十五年。桑結遣人來朝，密奏輸誠，謂達賴五世歿已十六年矣，今轉生又十五年，當以今年十月，宣告內外，乞暫秘之。帝以達賴喇嘛自崇德以來，卽已與清通使，六十餘年未嘗有隙，又累朝頗利用其力，以綏服蒙古；而第巴者，又達賴喇嘛所任理事之人，若窮治其罪，慮有他變，不如因其陳情而宥之。會策妄阿拉布坦已奉詔出師協擒噶爾丹，桑結又遣使要諸途，戒弗妄動。又使人諭青海諸首領各繕修其器械，赴察罕陀羅海地方會盟，意甚叵測。帝益大怒，適噶爾丹自殺，而桑結失援，和碩特之勢復長，固始汗曾

孫拉藏汗留鎮西藏國都，復干涉藏事。康熙四十四年，桑結謀毒殺拉藏汗，不成。拉藏汗集衆討桑結，誅之。因奏廢桑結所立假達賴，而立新達賴伊西堅錯爲六世。帝正深惡桑結狙詐，遂因而冊封拉藏汗爲翊法恭順汗，使鎮藏地，而詔執假達賴獻京師。厥後拉藏汗所立之伊西堅錯，青海諸蒙古皆以爲僞，因自奉裏塘之噶爾藏堅錯爲真達賴，迎居青海，請賜冊印，與藏中所奏互相是非。青海喇嘛勢力亦不亞西藏，相持不能下。準噶爾部長策妄阿拉布坦乃乘兩部紛議之際，而謀襲西藏。康熙五十六年，策妄阿拉布坦遣部下大策零敦多布等引兵六千，自伊犁西南行，繞大戈壁，踰和闐南境崑崙山，由騰格里突入西藏，殺拉藏汗，執拉藏汗所立達賴六世幽之。藏中大亂，朝廷聞之，初疑大策零敦多布兵或聯合拉藏汗，侵擾青海，乃命西安將軍額倫特督軍西寧，又檄侍衛阿齊圖等嚴守噶斯，以備不測。而拉藏汗乞援之疏至，乃於五十七年正月，詔額倫特及侍衛色楞等督滿漢兵自西寧出青海赴援。自五月至九月，清師食盡矢竭，全軍盡覆。十月，帝又命皇十四子胤禔爲撫遠大將軍，駐師西寧，改四川巡撫年羹堯爲總督，備兵成都。期以明年分道出發，會廷臣俱言藏地遼遠，塗險且惡，不能

遽至，不如固守邊圉。於是師久不進。至五十九年春，詔胤禔移駐木魯烏蘇，治餉，以西寧軍屬都統延信，出青海，又以年羹堯坐鎮四川，令以川軍屬護軍統領噶弼，出打箭爐，分道入藏。於是蒙古諸部亦各率部兵隨西寧軍，扈新達賴進征。詔卽軍中封新達賴爲宏法覺衆六世達賴喇嘛。大策零敦多布自引兵拒西寧軍於楚瑪拉池附近，再戰再北。而川軍已馳入西藏國都拉薩，號召大小第巴宣示德意，誅喇嘛助逆五人，幽九十餘人，喇嘛震懾。大策零敦多布聞之，北竄。西寧軍遂以九月八日送新封達賴喇嘛入西藏。西藏平，班師，留蒙古兵二千鎮之，而以拉藏汗舊臣貝子康濟鼐及台吉頗羅鼐分掌前後藏政權。至雍正初，設駐藏大臣以監之。西藏遂爲中國屬土焉。

第四章

帝在位宵旰勤勞，勵精圖治，而尤以民生爲念。是時黃淮兩河，頻年衝決，下流地方城郭田廬，時遭漂沒，朝廷屢遣大臣督修，糜帑金數百萬，歷年既久，迄無成效。帝甚患之。又欲察民生之疾苦，知稼穡之艱難，於是屢舉南巡之典。康熙二十三年十月，車駕幸山東，登泰山，自宿遷臨閱黃河，令河道總督靳輔增修隄防，渡河舟行，過高郵，見

居民草屋臨流，牀竈半在湖水中，惻焉念之；因登岸步行隄畔十餘里，召集耆老秀才，詳問致災原由。尋渡江，幸江寧，謁明太祖孝陵，見其頽廢，勅地方官勤謹禁護，道出明故宮，僅存故址，慨然者久之。旋自江寧還，經泗水東境，過少昊陵，顏子林，駐蹕曲阜，祀闕里，親醢酒於孔子墓，下命孔氏子孫講周易大學，徧觀車服禮器，賜衍聖公以下書籍裘服各有差。二十八年正月，車駕復泝運河而南，以二月幸杭州，渡錢塘，謁禹陵，企慕其治水之功焉。因念今日之水，所以不治，由於洪澤湖之水勢甚大，加以黃運二河，合併而出，故益不可制！乃欲導江稍北，使不得侵入清水。又欲疏洩洪澤湖，以殺其勢。於是三十八年二月，復南巡。三月，渡河，相度地勢，察視隄工，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測量水土，繪圖以進。車駕復至杭州，回過蘇州，幸洞庭東山，有水東民人告菱湖埧田賠糧，以其詞付巡撫。帝問扈蹕守備牛斗曰：「太湖廣狹若干？」答云：「八百里。」帝曰：「何以具區志祇稱五百里？」答云：「積年風潮，衝埧隄岸，故今有八百里。」帝曰：「去如許地方，何不奏聞開除糧稅乎？」答曰：「非但水東一處，卽如烏程之湖漶，長興之白茅嘴，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墩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

之。」帝曰：「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遂諭令查明奏免。四月又諭戶部截留江浙漕糧，寬免積欠，以紓民力。四十二年，復南巡，渡黃河，徧閱徐家灣、高家堰、翟家壩等處隄工，以張鵬翮爲河道總督，指示方略。四十四年，復南巡，閱楊家莊、高家堰、黃河、九里岡等地方工程。四十六年，再南巡江浙，閱視溜淮套，見沿河所立標竿，多在民墳墓之上，命盡行撤去。我聞帝於河務，日夜憂念，至揭而書諸宮中之柱上，恐或一日忘也。洵可謂精而且勤矣！然我聞黃河水道，上流不甚變遷，自開封以東，則代有轉移，相傳禹所導之河道，經天津而入海者，自後漸遷於東南。漢時已注於濟南之北方，今黃河口附近。後漢明帝時王景，從今河南之滎陽，至於海口，施以隄岸，水道以定，歷晉唐而無大患。論者稱爲禹後一人。至宋復四處潰決，遂分爲南北二派，北派依今之大清河，與故道無大差異；南派則依清河合泗水、洛水，從海州之南而入海。宋南渡後，勢益南趨，緣金人不利於北流，因導之南行，以嫁禍於宋也。然以地勢而論，北高南低，上流潰決，則從北而南，亦當然之事也。至元時，北流盡絕，以一淮水受全黃河之水，以迄於明，遂頻受河患，河道亂流，至有十餘處之多。雖有潘季馴者，爲當時治河

之能臣也，其論治河之策曰：「河勢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合則流急，急則沙刷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沙滯而河游，必以隄束水，借水刷沙，爲治河之良法。」此真切實而不可易者！奈明季財政竭蹶，不能維持，行之而其功不獲成，惜哉！清初之河患，卽承明季潰決之遺也。河督靳輔主築隄岸，疏下流，塞決口，皆用其幕賓秀水布衣陳潢之議爲一勞永逸之策也。可謂潘季馴後一人矣！帝亦深然其說，卒以與巡撫于成龍等之意未合，而又爲御史郭琇所參劾，乃遭罷免，不能竟其用。自靳輔去後，河務遂不克成功。此亦未嘗非帝之一大憾事也！帝所過沿途諮詢，具悉地方官賢否，並周知民生疾苦，恤困窮，免賦稅，而又察孝廉，舉遺逸，清蹕所至，盛典昭焉。終康熙之世，南巡者凡六，往返供億，悉發內帑，沿途行宮，不施采績，相傳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自三代以降，人主巡行天下，供億之盛，驛騷之繁，往往竭盡天下財賦之力，而毫不加恤，所過官吏，又復藉端科派，剝民脂膏，窮極奢巧，以博人主之歡心，而帝深知其弊，乃詔諸臣曰：「朕欲周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故有事於巡行，凡一切供御之需，悉出內府儲備，其沿途日用，亦悉照各地方時價採購，秋毫不許有累於民！如有官吏借名科派，以致擾

害人民者悉以軍法從事！地方大小文武官員，如有私相餽遺，及扈從大小官員隨從人等，有橫行生事者，亦悉以軍法從事！凡經過地方百姓，各安生業，皆如常時。務令塵無廢市，隴不輟耕，弗違農時，所過民田，不許踐踏！嗚呼，帝真可謂洞悉民隱，而善體民心者矣！夫國之本在民，民之生在養，帝藉巡行天下，備知地方之利弊，閭閻之疾苦，關心民瘼，視切如傷，古五帝三王之遺也。漢文帝唐太宗不足論矣！其子孫帝王相承至二百六十餘年之久，非有以也夫！或曰：「帝之南巡，非專爲臨閱黃河計也！」滿清入關，黃河以南，大江左右，民皆尙思舊君，往往起義兵，以與大軍抗，歷二十載而始平。至三桂謀叛，亦猶藉復明爲口實。又二十載而始克大定。帝於此憂深慮遠，而不敢一日忘，乃假閱視河道之名，而爲南巡之舉，將以示威而市德也。故不憚勞瘁，一巡再巡，而至於六。所有盛典，燦然大備。帝之用意，亦良深矣！帝又以是時兵革方定，民未得休息，因屢蠲天下之錢糧，以恤民生。自康熙元年以迄五十年，所免天下錢糧共一萬萬兩有奇。又諭自康熙五十年起，三年之內，天下錢糧通免一周，使遠近均霑德澤。如是三年之中，所免天下錢糧又三千八百餘萬兩。帝又以生齒日繁，錢糧日增，胥吏藉以

舞弊，民力又因而不足，乃定爲永不加賦之制。先是，國初編審戶口，其制率沿前代，五年一舉，丁增而賦隨之，所報不實。後更定一年彙報，而編審之冊，仍無實數。帝乃諭令天下，以康熙五十年額定丁冊爲準，嗣後新增者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錢糧，垂爲定制。清代之法，祖宗所定之制，子孫不得變更。由是賦額一定，雖有培克聚斂之臣，永不能倡加賦之議。二百六十餘年之中，民皆被其澤，帝德之及人也，又遠矣！

第五章

帝好學，年十七八時，以讀書過勞，致患咯血，而不肯少休。及至老耄，猶日夜披書卷而不肯釋手。每日御經筵，聽日講官進講經義，皆以未明出御。初尙先聽各部奏事畢，始臨經筵。中年以後，命先進講，而後奏事。六十年無一日閒。三藩之亂，軍書旁午，日必數至。諸臣以機務繁重，請隔日進講。帝曰：「軍事或數日一至，或一日數至，不可以日限計。凡人精神工夫，弗使閒斷，裨益身心，良非淺鮮！其仍每日進講，以慰朕惓惓嚮學之心！」帝之好學，非以學問爲塗飾耳目之具，欲躬行實踐，故兢兢業業，不敢稍懈。帝嘗謂講官曰：「爾等以經書進講之時，無非內聖外王修齊治平之道，每講之時，朕

必詳詢敬聽，學問無窮，並非空言！惟當躬行實踐，庶於所學方有裨益，爾等其母隱諱真義，以助予好學進修之意！」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泊舟燕子磯，夜至三鼓，猶不廢讀，侍講高士奇請少節養，帝告之曰：「予五歲卽知讀書，自八歲踐阼，輒以大學中庸之訓誥，諮詢左右，必求得大意，而後予心始覺愉快；日日讀書，必字字成誦，從不肯自欺，及四子書既已通貫，乃讀尙書，於典謨訓誥之中，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卽欲使古昔治化，實現於今；及讀大易，觀占玩象，於聖人立教垂世之精心，予皆反復探索，必使中心理會，無纖毫扞格，深味古今義理，足以愉悅我心，予之不覺疲勞，以此故也！」帝於學問，上自天象，地輿，曆算，音樂，法律，戰術，下至騎射，醫藥，蒙古西域，拉丁諸文字，無所不習，且又往往創立新法，別啟津途，勅撰巨籍，如佩文韻府，淵鑑類函，數理精蘊，曆象考成，音韻闡微，康熙字典，韻府拾遺，駢字類編，分類字錦，子史精華等書，都數十種，嘉惠士林，而於算術，地理，則尤能匯通今古，貫澈中西，先是宋元時，中國算學，已有天元術爲最高，至明而失其傳，至是西洋代數學漸輸入於中土，帝先得其術，譯曰：「借根方」，以授梅文鼎之孫穀成，文鼎在明末，與王錫闡同以精中西天文、算術、音律，

著書專家。帝所撰之數理精蘊、曆象考成、三角形論等書，咸本於是。穀成既得，代數術，知與天元名異實同。由是天元術遂因借根方法而復明於世。帝又引耶穌教士徐日昇、張誠、白進、安多等於內廷，使日日輪班進講西學，教授測量法、算學、天文、人體解剖、物理等學。又與耶穌教士南懷仁等相與研求曆象，創觀象臺於北京，頒定康熙永年曆治。又製新式鎗砲，精繪皇輿全圖；前此中國地圖，皆無經緯度綫，記里多誤。帝於是分命使臣，按省測量，編爲新地圖。一時輿圖之精密，又遠過於前代。帝又善書，生平臨摹法帖，多至萬餘，所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酷愛董其昌字畫，所有真跡，悉彙登秘閣。帝於諸學既皆精通，而尤以宏獎理學，表章程朱爲最力。其所著幾暇餘編，窮理盡性，雖夙儒者學，莫能測。嘗出理學真僞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以朱子配祀孔廟十哲。帝嘗曰：「朱子學說，凡天文、地理、樂律、曆數，俱非泛然空論，皆能確見其所以；予嘗細爲尋繹，雖欲求毫釐之差，亦不可得！」其折服若此。由是一時學者，羣趨於程朱之學。如李光地、張伯行、湯斌、熊賜履等，皆以理學者儒躋顯仕。當時有朝鮮學者，謂帝之尊崇朱子，非真心信服，實一種權術而已。彼蓋察天下之人心，

窺當時之趨向，於是呼號天下，謂朱子之道，卽帝室之家學；其實彼何嘗識朱子之學問，要不過利用朱子學說，以鉗天下之口，而避夷狄之稱耳。嗚呼！此其說亦未可盡非也！然當時文治大興，得人之盛，軼於漢唐科舉之外，復有特科。如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弘儒，備顧問著作之選；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在外督撫布按及學政，各舉所知以應。於是內外諸臣，先後疏薦，原任副使道曹溶等百四十三人送部，詔戶部月給俸廩。明年三月，集諸被舉者於禮仁閣試之，得彭孫遹等五十人，俱授爲翰林院官，令纂修明史。一時通才碩彥，如湯斌、朱彝尊、施閏章、毛奇齡、李因篤、陳維崧、汪琬、潘耒、尤侗等，皆與其選。又兩次南巡江浙，召試諸生，得吳士玉等七十三人，亦各授官有差。於斯時也，封疆大吏，與在朝之臣，莫不以得一士爲榮，延訪之使四出，束幣所加，不遺澤野，而績學不求聞達之士，與公卿抗席而居，往往崛起閭閻，由徒步入翰林，預修書，海內聞風，靡不嚮化。吁，盛矣！或曰：「此乃以海內初定，明室遺臣，多有存者，士大夫或以逸民自居，著書言論，常慨然有故國之思；帝知此輩，不能不以恩禮羅致之，故委曲從時，特懸互格以相待，亦收拾漢人之一術也。當時如呂留良、李顥、傅山、黃宗羲、魏禧、顧炎

武，萬斯同，應撝謙輩，爲明季大儒，皆夷然不屑就，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者矣！帝又廣求天下之遺書，康熙二十五年四月，詔禮部翰林院曰：「自古帝王，致治崇文，典籍具備，猶必博採遺書，用充秘府；蓋以廣見聞而資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藝文，晨夕披覽，雖內府書籍，篇目粗陳，而裒集未備；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今宜廣爲訪輯，凡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外，其有藏書秘錄，作何給值，採集抄寫，爾部院會同詳議，務令搜羅罔軼，以副朕稽古左文之至意！」尋又詔曰：「自古經史，書籍所重，發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覽詳求，始成內聖外王之學。朕披覽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於正！諸子百家，泛濫詭奇，有乖經術，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乃爲有用！其他異端詖說，概不准收錄！」或曰：此亦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藝之遺意，爲統一天下思想言論之策也。

第六章

帝在位六十餘年，失政雖在所不免，如開捐納，復八股，封世祖乳母樸氏爲奉聖夫人，及納姑爲妃等類；然通觀其大體，則卓乎三代下之賢君矣！我聞帝平日一切起

居飲食，皆有常度，未嘗稍改，雖酷暑燕處，從不免冠；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並醢醬齏鹽而不御，年踰六十，猶扶病力行之。凡政事利弊，必推求其故，惡虛文，尙實際，嘗自言昔人每云，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綜細務；朕心竊謂不然，一事不謹，卽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卽貽千百世之患，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詳慎，卽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卽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務安閒，則後日愈多壅積，萬幾至重，誠難稽延！故朕蒞政，無論鉅細，卽奏章內有一字之譌，必爲改定發出，蓋事不敢忽，天性然也！其務勤謹若是，以實心行實政，故其時政事修明，風俗純厚，是時賢臣輩出，漢臣如范承謨，魏裔介，魏象樞，湯斌，熊賜履，于成龍，李光地，陸隴其，張伯行，楊雍建，杜立德，蔣伊等；滿臣如圖海，費揚古，伊桑阿等，其尤著也。餘尙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雖有明珠嚙禮，索額圖等樹黨擅權，然皆不旋踵而受誅。嗚呼！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有如清康熙之盛也。帝生平所最引爲憾事者，惟儲位之廢立是。帝有子三十五人，胤禔最長，然非嫡出；嫡而長者爲胤祔，帝立爲皇太子。時康熙十四年也。清自太祖以來，皆不預立儲位。太祖曾言有德者

即登大位，否則當擇善者以畀之。清之立太子自此始。胤禔既立爲皇太子，帝簡大學士張英教之，又命儒臣熊賜履等爲之講明性理。凡南北巡狩，未嘗不令從行，俾知民間之疾苦，地方之利弊。康熙三十五年，帝討噶爾丹於漠北，時太子在京留守，聽視朝政，世皆稱其賢。未幾，乃忽變而爲貪暴失德，狀類狂疾。時太子兄胤禔爲直郡王，弟胤祉爲誠郡王，胤禛，胤禩，胤祥，胤禔俱爲貝勒，皆不滿皇太子，各結黨引類，欲傾皇太子，以長子胤禔四子胤禛八子胤禩爲尤力。太子聞之，亦植黨羽以自保。自是太子之惡聲日聞，未幾，乃有太子黨與內大臣索額圖等窺伺乘輿密圖不軌之事。索額圖伏誅。越數年，詔執皇太子廢之，幽禁咸安宮。時康熙四十七年也。自太子廢，諸王覬覦儲位者，益植黨暗爭。胤禔密告帝，言相者張明德謂胤禩相當大貴，請立爲皇太子。且言欲誅胤禔，不必出自皇父之手。帝大怒，立誅張明德。帝素知胤禩柔奸有異志，至是益疑其密布羽翼，希望非分；且疑故太子之狂疾，或有他故，乃窮治之，果得胤禔胤禩令蒙古喇嘛咒咀太子，用術魔魅狀，發掘十餘所；詔革胤禔胤禩爵，廢太子胤禔，而胤禔之病遂略瘳。四十八年三月，帝念儲位不定，異日且爲亂階，廢太子胤禔既病瘳，

遂再詔立爲皇太子。未幾，而皇太子之狂疾又發，且嘯聚凶徒，親近佞幸，帝屢隱忍之，而其疾終不已。至五十一年，仍廢黜禁錮。或曰：皆皇四子從而陷之也。帝自是遂不復言建儲事矣！羣臣以是請者皆往往得罪。如翰林院檢討朱天保則正法；大學士王揆御史陶彝則遣戍。由是羣臣亦皆不敢議。康熙五十八年，有倭國維者，又疏請立胤禩爲皇太子，爲帝所切責，以孝懿仁皇后之父故，姑免死。至六十年，帝深引以爲憾事，宣諭廷臣，有朕衰老中心憤懣衆人虛誑等語。明年十一月，帝崩，在位六十一年，壽六十九。諡曰：仁皇帝，廟號聖祖。皇四子雍親王胤禛卽帝位，以明年爲雍正元年。或曰：聖祖崩，非傳位於胤禛，胤禛竊而襲之也。胤禛自少好飲酒，擊劍，不見悅於聖祖，出亡在外，所交多劍客力士，結爲兄弟十三人，技皆絕妙。胤禛亦習其術。康熙六十一年冬，聖祖將赴南苑行獵，會有疾，回駐暢春園，彌留時，手書遺詔，傳位十四子；十四子，胤禩也。賢明英毅，常統師西征，甚得西北人心，故聖祖欲立之。時胤禛偕劍客數人返京師，偵知聖祖遺詔，設法密盜之，潛將十字改爲於字，藏於身，獨入侍暢春園，盡屏諸昆季，不許入內。時聖祖已昏迷矣，有頃微醒，宣詔大臣入宮，半响無至者，驚見獨胤禛一人在

側，知被賣，乃大怒，取玉念珠投之，不中。胤禛詭謝罪，未幾，遂宣言聖祖上賓矣。胤禛出告百官，謂奉遺詔册立，并舉玉念珠爲證，百官莫辨真僞，奉之登極。是爲雍正帝。或曰：竊詔改竄之策，年羹堯實主之。其說頗暗昧不明。或又曰：聖祖傳位之詔，親書於隆科多掌中；隆科多出雍正迎問，隆科多急抹去其掌之十字，祇存四子字，雍正遂得立。異說不一，未知孰是。證之雍正帝卽位後，深惡諸兄弟而慘殺之，則雍正帝得位之不正，其事不爲無因矣。雍正帝甫卽立，輒詔郡王胤禩解撫遠大將軍職，還京師，謫守陵寢；胤禩爲聖祖所最愛，立功西藏，中外頗稱道之。故帝忌之特甚。尋詔諸兄弟名上一字，改爲允字，以與御名同也。元年，革履郡王胤禔爵。二年，報廢太子胤礽死於幽所。三年，革郡王胤禩爵。四年，削胤禩，胤禔籍。尋又詔更胤禩名爲阿其那，胤禔名爲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滿洲語謂犬豕，惡之甚而屏之於人類之外也。尋又囚胤禩於宗人府，胤禔於保定，並拘胤禩胤禔胤禩等；尋又宣胤禩罪四十款，胤禔罪二十八款，胤禩罪十四款；忽又由禁所報胤禩胤禔病故，蓋帝陰遣人殺之也。或曰：二人死皆無屍；胤禩胤禔尋亦錮死；誠親王胤祉亦革爵；胤祉夙以文學著稱，帝故惡之。一時因黨附諸王而獲罪。

者不知凡幾。如編修陳夢雷內大臣勒什亨德寧貝勒蘇努尙書七十阿爾松阿貝子魯賓滿都護公爵鄂倫岱永謙及裕親王保泰簡親王雅爾江河等，或死或遣，或降革有差。諸王之子孫親戚，亦皆伏辜。帝於諸兄弟中，惟怡親王胤祥爲帝同母弟也，而又謙恭寅畏，善承意旨，故獨爲帝所信任，餘均仇視如路人焉。骨肉之禍，至此極矣！嗚呼，清之同室操戈，不自雍正始，太宗之誅阿敏莽古爾泰，攝政王之誅碩託阿達禮，豪格、世祖之追誅多爾袞，愛新覺羅氏之家法然也。

第七章

雍正帝性慘覈，不如聖祖之寬大，然其綜核之才，亦爲中主所不逮。帝在藩邸四十餘年，於人情世態，無不洞悉，見當時地方官吏，不甚整飭，故甫卽位，卽首頒振肅紀綱之詔十一道，訓飭督撫提鎮以下文武各官，又甄別翰林詹事等官不職者，勒令解退；又以所在旗人，往往橫暴無理，小民受累，地方官吏，莫敢誰何，諭令密奏以聞。又以宗室八旗子弟，往往挾親貴之勢，恣爲威福，大率不習教育，命設宗學二，覺羅學八，以教宗室之子弟；官學十，以教八旗之子弟。清貴族之有教育，自此始。其最優者，爲解除

賤業奴隸之名籍。山西陝西各屬，有所謂教坊樂籍者，世執賤業，不得與齊民伍；其先世當明永樂靖難時，不附燕兵，成祖惡之，貶入教坊樂籍，世世不得以自拔，清初猶存。帝特令革除，改業爲良民；浙江紹興之惰民，句籍，其先世當元末時，從陳友諒抗明太祖爲明太祖所貶，或曰係宋將焦光瓚部屬，叛宋投金被斥，元人謂之怯憐戶，明太祖定戶籍，扁其戶曰句，其業與山陝樂籍無異，亦並令革除之；江南徽州之伴擋，寧國之世僕，本地呼爲細民，其業亦幾與樂籍惰民等，亦一並革除之；又詔除蘇州常熟昭文之句戶名籍，於是江西浙江福建所屬山縣內之棚民，以冶鐵造紙爲業者，廣東濱海之蠶戶，以船爲家者，亦皆先後除籍，齒於齊民。大哉皇仁！及於賤民，洵千古之盛典也！但防制臣下，過於嚴密，清初官制，多沿明舊，通政司收受章疏，有敷奏封駁之權，內閣票擬批答，爲承旨立法之府；帝以其職權太重，乃別設奏事處，命內外諸臣有機要重事，密封直達御前，使通政司成爲閒曹；又創立軍機處，典軍務密事，置大臣章京等職，於是內閣亦幾同虛位。又詔六科改隸都察院，不得仍前之獨立，禁部員不許兼攝他司事，令各省督撫將幕客姓名造冊報部，又密設緹騎，四出偵伺，凡閭閻細故，無不上

達有狀元王雲錦元旦在家，與戚友爲葉子戲，忽失一葉，次日趨朝，帝問夜何所事，雲錦具以實告，帝笑曰：「不欺暗室，真狀元也！」乃袖出一葉示之，「卽雲錦夜間所失者也。」按察使王士俊將赴任，張廷玉薦一健僕，供役甚謹，後士俊將入都陛見，僕豫辭去，士俊問故，僕曰：「吾亦欲入都面聖者。」始知此僕爲帝之侍衛，受命而來，伺察其舉動者也。帝又一日密取刑部大門之匾額匿之，次日以刑部有無匾額質部員，部員不察，皆以有對。帝命出匾額以示之，曰：「是額在此已久，汝輩皆不知，平素出入時之疏忽可知！」因大加詰責，如斯之類，不勝枚舉，故一時大小臣工，靡不畏懼，嗚呼，帝何乃察察以爲明，得毋近苛歟？帝又嚴朋黨之禁，初卽位，卽語諸臣曰：「朋黨惡習，起於明季，此風至今未息，爾大臣有則痛改，無則永以爲戒！」反覆數百言，誥誠至切，以聖祖時不惟諸王各植黨自衛，而內外諸大吏，滿臣如明珠、噶禮等，漢臣如徐乾學、許三禮等，亦多樹立門戶，互相攻訐；若不亟予解散，恐蹈聖祖末年之覆轍，故初御乾清門聽政，卽諄諄以此爲王大臣戒！自是日夜謀翦除王黨，無微不至，人心惶恐，門戶之見轉深，帝以爲欲除朋黨之源，當令輿論之所是非，與朝廷之所賞罰，相爲一致，於是御製

朋黨論，以駁宋歐陽修君子有朋之說，頒示滿漢諸臣，其大要謂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爲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而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親，訓誡殷殷，較前更爲諄切，嗚呼！由歐陽子之論，世固或有借其說以助標榜之私者，實亦不能無弊，顧帝謂欲除朋黨之源，必令輿論之所是非，與朝廷之所賞罰，相爲一致，異哉！是非者天下之公，賞罰者一人之私，使朝廷之賞罰，固能公爾忘私，則輿論豈有故違朝廷而別有所謂是非者？帝又言能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若是可見其所謂朝廷之賞罰者，不過人君之好惡而已！烏能強輿論之是非而必從哉？帝又嘗語廷臣曰：「朋黨小人，自古帝王之所必誅，唐虞之世，共工驩兜，比周爲黨，舜必置之於法！」嗚呼！舜之賞罰，自不背天下之是非，非舜強天下之是非而從其賞罰也！充帝之說，必令天下之人皆愚，而彼獨智！然後可！不然，則其說徒自欺欺人而已！是時廷臣中以朋黨獲罪者，不知凡幾，而獨信任田文鏡，如李紱、蔡珽、謝濟世輩，皆一時之名臣也，以疏劾田文鏡故，帝皆目爲朋黨，而逮治，幾論死。田文鏡一居心伎刻之小人也！小有才，而行政苛細，其所歷山西、河南布政使，河南巡撫，河東總督。

諸任，靡不以嚴酷武健稱！而帝深倚任優渥之，至曰：「使各省督撫皆能如田文鏡者，則天下允稱大治矣！」當時雖以鄂爾泰之得君，而又負重望，建殊勳，然亦不能始終如一，而田文鏡獨得恩禮終身不少衰。或曰：田文鏡之獲信任，幕客鄔先生之力也。田文鏡督河東，鄔先生謂田文鏡曰：「公欲爲名督撫否耶？」田文鏡曰：「然！」鄔先生曰：「若欲爲名督撫，必任我之所爲，毋掣我肘也！」田文鏡問所爲，鄔先生曰：「我欲爲公作一疏，疏中一字不令公見！此疏上，公事成矣！」田文鏡心知其異，許之。蓋參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爲帝之元舅，又爲先帝顧命之大臣，帝之獲當璧，隆科多又與有力，帝深倚畀之；既而隆科多恃功不法，日漸驕恣，當長吏部時，其所銓選官員，悉不焉待旨准，逕自稱爲修選，修其姓也，其擅權自專，大率類是。帝陰惡之，而中外大臣，無一人知者。鄔先生獨窺知帝隱，故爲田文鏡作疏劾之。疏上，隆科多果獲罪，禁錮終身，而田文鏡之寵遇日隆。嗚呼！鄔先生即帝所密使假手於田文鏡，以參隆科多者也。不然，彼雖知帝意，其曷敢探帝之私哉？我聞田文鏡尋與鄔先生意頗忤，鄔先生輒憤然去，而田文鏡之奏事輒不當帝意，數被斥，及再以重幣聘鄔先生，而帝眷復如前，鄔先生

之由來可知矣。然帝不假手於他人，而獨假手於田文鏡，帝必以田文鏡爲可倚，能任鄔先生之所爲，而毋敗我事！此亦足見帝信任田文鏡之一端也。田文鏡又自以不由科目出身，每因奏事，痛詆科目中人，謂往往藉舉主門生之名，以植黨援，無誠心！帝亦信其言，至諭科目出身官員等，務去其朋比黨援之惡習，爲朝廷殫竭忠誠，秉公辦事，將見君臣上下，一德一心，治道自此而日隆，世風自此而日厚，嗚呼，吾知之矣！帝所謂君臣上下，一德一心，無朋黨之惡習者，必皆如田文鏡然後可！則帝之爲治，可灼然見矣！後乾隆立，始得河南地方，自田文鏡爲督撫以來，苛察搜求，而所屬府州縣吏，復皆承其意旨，剝削成風，河南之民，無不重足而立，側目而視，於是田文鏡之奸狀畢露。田文鏡殆古之酷吏者歟？同時大臣中有李衛者，亦爲帝所信任；然衛故豪士，爲政頗疏節闊目，不如田文鏡之苛細云。

第八章

當康熙時，厄魯特、蒙古諸部之對於中國，準噶爾部跋扈，和碩特部馴擾，故朝廷常懲準噶爾部，而扶和碩特部。至雍正元年，和碩特部之青海部汗羅卜藏丹津與準

噶爾部汗策妄阿拉布坦合謀叛中國。羅卜藏丹津者，和碩特部長固始汗之孫也，承其父達什巴圖爾牧青海及河套，準噶爾部汗噶爾丹爲聖祖所敗，達什巴圖爾率其部屬來朝，詔封達什巴圖爾爲和碩親王，餘授貝勒、貝子，公爵有差。聖祖征西藏，青海部兵皆從征，諸部長以功晉封王、公爵者，浸衆。羅卜藏丹津襲封親王，自以爲固始汗嫡孫，當恢復先人霸業，總長諸部，會聖祖崩雍正初立，遂乘機欲先脫中國羈絆，乃誘諸部盟於察罕陀羅海，令各仍故號，不復稱王、貝勒、貝子、公等爵，而自號達賴渾台吉以統之。居西寧塔爾寺之青海大喇嘛察罕諾們亦從焉。又陰結準噶爾汗策妄阿拉布坦爲後援，於是青海與準噶爾聯合，而遠近遊牧喇嘛二十餘萬亦皆同時騷動。西寧戒嚴，時獨羅卜藏丹津同族郡王額爾德尼親王察罕丹津不從，先後挈衆內附。帝命川陝總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駐西寧，以四川提督岳鍾琪參贊軍務。羅卜藏丹津劫舊駐西寧之兵部侍郎常壽幽之。年羹堯分兵北扼布隆吉河，防其內犯，南守巴塘裏塘等地，斷其入藏。又請勅富寧安等屯吐魯番及噶斯泊，截其通準噶爾之路。而岳鍾琪自松潘至西寧，沿途相機剿撫，西邊數千里，烽煙肅清，青海奪氣。羅卜藏丹

津所遣分寇西寧之衆，皆先後敗歸，乃惶懼請罪。時雍正元年十二月也。二年正月，帝知羅卜藏丹津窮蹙，益趣年羹堯進兵。初期以四月草生時前進，岳鍾琪以爲青海廣漠，寇衆不下十萬，兵貴不測，願乘春草未生，假精兵五千，馬倍之，兼程擣其不備。帝壯之，詔授岳鍾琪爲奮威將軍，以二月出師，直抵賊帳，賊尙未起，馬皆無銜勒，倉皇大潰。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遁，俘其母、弟、妹暨逆黨頭目，斬賊八萬，降男女數萬，駝、馬、牛、羊器械、甲帳無算。岳鍾琪慮羅卜藏丹津入藏，引軍自河源西南追，而羅卜藏丹津則已橫越戈壁，北投準噶爾矣。大軍乃還。自出師至賊巢，前後凡十五日，往反兩月，自古用兵出塞，未有如斯之神速者。詔封年羹堯一等公，岳鍾琪三等公，勒碑太學，如聖祖之征準噶爾例。青海悉定，乃分其地賜厄魯特之不附逆者，而於西寧設大臣以轄之。朝廷遣使準噶爾索羅卜藏丹津策妄阿拉布坦不奉詔。時西北兩路大軍皆已撤，惟戍兵分屯哈密、巴里坤、吐魯番、布隆吉河等處，絕其東侵之路。雍正五年冬，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爾丹策零立，遣使來朝，帝賜勅諭，仍令執羅卜藏丹津以獻。噶爾丹策零年少好兵，善馭士卒，諸台吉皆樂爲之用。帝以大軍旣撤，若一日準噶爾有變，則喀爾

喀青海西藏必被其擾亂，且爲申國之隱憂，決計討之。廷臣多以爲未可，獨大學士張廷玉力贊用兵，與上意合。帝遂命傅爾丹爲靖邊大將軍，屯阿爾泰山，出北路；岳鍾琪爲寧遠大將軍，屯巴里坤，出西路，分兵進討。會羅卜藏丹津與某族屬謀殺噶爾丹策零，事覺被執。於是噶爾丹策零遂藉以爲緩師地，詭稱遣使送羅卜藏丹津來獻。朝廷因召兩將軍還京，兵止不進。時雍正八年也。而噶爾丹策零窺中國備弛，逕發兵二萬，西犯巴里坤南境，縱掠駝馬。於是廷議復增兵決戰。九年五月，噶爾丹策零又悉衆北犯，先遣諜佯爲官軍所得，詭言大隊未至，祇少數兵在博克托嶺。傅爾丹勇而寡謀，遽信之，以兵萬餘往襲。諸將交諫不聽，果中敵伏，官軍被圍於和通泊，萬矢雨集，胡騎四合，索倫蒙古之兵皆潰，終夜甲仗聲不絕，官軍得生還者，二千人而已。噶爾丹策零益乘勝東犯蒙部，朝廷諸將迭更代，類恇怯不敢戰，賴三音諾顏部長策凌屢敗。噶爾兵而杭愛山光顯寺之戰，厥功尤偉。三音諾顏部爲喀爾喀蒙古土謝圖之分部。策凌故元太祖十八世孫圖蒙肯之裔也，幼居京師，侍內廷，尙公主，爲清額駙，累歲從征有功，詔封和碩親王。杭愛山光顯寺之戰，在雍正十年七月，噶爾丹策零由北路傾國來

寇繞避科布多大營，潛至杭愛山，探知策凌他出，突襲其帳，策凌反旆馳救，策凌部下有脫克渾者，能晝夜行千里，每登高峰顛，輒以兩手張其衣，若皂雕鼓翼而立，故賊遠望不覺，盡得賊形勢虛實歸報，遂嚮導蒙古兵二萬，繞閒道，出山背，時天昧爽，自高而下，如風如雨，賊夢中起，人不及弓，馬不及甲，遂大敗，策凌追擊，沿途轉戰十餘次，追至鄂爾昆河之杭愛山，卽古燕然山之南麓也；其地右阻山，左偪水，道狹不容衆，又橫亘以大喇嘛寺，卽光顯寺也。一名額爾德尼昭，賊不得走，策凌乘暮薄險蹴之，呼聲震大漠，敵兵三萬，擊斬其半，擠墜溺死亦半，河水爲赤，策凌兵僅傷十餘人，以約順承郡王錫保師不至，無人夾攻，朝廷檄撫遠大將軍馬爾賽邀其歸路，又不從命，故敵得乘夜突圍遁去，詔晉封策凌和碩超勇親王，諸將皆獲罪，而噶爾丹策零亦自此畏懼請和。雍正十二年六月，詔罷兵，遣侍郎傅鼐學士阿克敦往諭噶爾丹策零，以阿爾泰山爲準噶爾喀爾喀之邊界，彼此不得侵越，噶爾丹策零旋於乾隆元年遣使入覲，并貢方物，羅卜藏丹津亦於乾隆中戡定伊犁時就俘，準噶爾始平，按青海蕩平，皆年羹堯、岳鍾琪兩名將之功也。準噶爾之役，以年羹堯旣伏誅，岳鍾琪之策又不用，遂有和通泊

之敗，聞初傅爾丹與岳鍾琪議進兵，岳鍾琪赴傅爾丹營中，見壁上刀槩森然，問何所用，傅爾丹曰：「此皆吾所素習者，故懸以勵衆。」岳鍾琪笑頷之，出語人曰：「爲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傅爾丹後果如岳鍾琪言而敗，使無額駙策凌、杭愛、山光顯寺之捷，則準夷之患，不知何底矣！岳鍾琪非善知兵哉！年羹堯、岳鍾琪皆世爲名將，當康熙雍正間，平西藏，平青海，累戰建奇勳，衛青霍去病之流也。而帝皆深忌之。年羹堯本藩邸舊人，帝初登極，慮諸王爲變，常令年羹堯衷甲以從，其所賞賜皆爲前後勳臣所未有。雍正三年，西事將竣，忽調年羹堯爲杭州將軍，以解其兵柄，問其罪名，但以賀表內朝乾夕惕誤作朝惕夕乾而已。或曰：帝令密訪胤禩在西寧軍中時劣跡，年羹堯力爲奏辨，帝滋不悅，假是以奪職也。未幾，又令削太傅銜，革將軍任，尋又坐以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專擅之罪六，貪贖之罪十八，侵蝕之罪十五，殘忍之罪四，狂悖之罪十三，忌刻之罪六，凡九十二款大罪，勒令自殺，並誅其子一等男富，其父太傅遐齡亦坐死罪。大學士朱軾力爭以子刑父非法，免死，與其兄廣東巡撫希堯並革職，族人皆戍邊，永不許出仕。有匿年羹堯子孫者，以黨附叛逆論。岳鍾琪亦

向爲帝所優獎，祇以準噶爾之役，因別將石雲倬兵遲發，致被賊竄，爲大學士鄂爾泰護大將軍張廣泗所劾，奪少保，降侯爵，落職拘禁，擬死罪。至乾隆中，始放歸田里，再起復立大功，嗚呼！年羹堯之怙寵鴟張，日無朝貴，同僚無不怨恨。聞年羹堯在西域行營時，引用私人，但咨吏部，不由奏請，謂之年選，與吳三桂之西選隆科多之修選，時人稱之曰三選。年羹堯自西陲還朝，公卿跪接於廣寧門外，年羹堯策馬而過，毫不動容；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羹堯亦但頷之而已；至天子御前，箕坐無人臣禮，帝皆隱忍優容之，而誅之之意已早決。世以比霍氏之驂乘云。及降爲杭州駐防防禦時，日坐湧金門側，無一人敢出其門，驚相戒曰：「年大將軍在也！」其餘威尙如此，平日之氣燄可知，誅夷之禍有自來矣！岳鍾琪忠厚長者，雖當其督川陝時，謗言四起，讒構於帝前者不絕，或謂其將擁兵叛清，或謂其爲岳飛後，欲修宋金之報復，皆鑿空架陷，毫無實據；曾靜遣其徒張熙貽書勸岳鍾琪反，岳鍾琪立擒以聞，忠肝義膽，照映日月，帝乃一時褒以忠赤，而卒以是疑岳鍾琪，帝何寡恩之若是？自古梟雄之主，其待臣下，殊不可料也！或曰：年羹堯岳鍾琪之用兵，神奇不可測，其都下又皆多異人，以是而招帝之忌，其說

殆或然歟？

第九章

帝在位十三年崩，壽五十有八，諡曰憲皇帝，廟號世宗，皇四子弘曆卽帝位，改明年爲乾隆元年。初，世宗居藩邸時，親見聖祖諸子，覬覦諸位，爭奪紛紜，因洞悉古今建儲之弊，或儲君持貴驕矜，漸至失德，或左右羣小，逢迎諂媚，引誘作非，或有奸究之徒，窺伺讒搆，以搖動儲位。若斷然廢去，又恐國本不立，非所以計久長。乃折衷於二者之間，而創爲密建儲位之法。於雍正元年八月，禦乾清宮，召王大臣入，諭以建儲一事，非審慎周詳不可，又不能不早爲之計。朕擬親寫密封，存之匣內，置宮中最高處。世祖御書正大光明扁額後，以備不虞；又別書密旨一道，藏諸內府，爲異日勘對之資，永爲定例。諸臣皆曰：「聖見周詳，臣等遵議。」乃令諸臣退。世宗親自密書應立皇子名，緘封錦匣收貯，祇留總管事務大臣掌之。至是弘曆立，卽世宗所密書應立皇子是也。世宗雖嚴酷，其所以從民意，恤民生，收拾天下之心者，亦復不少。如加封孔子先世俱爲王爵；封明裔朱之璉爲延恩侯；減江浙浮糧；興京東水利；攤丁銀入地畝徵收；因洞庭

湖風波險惡，命於湖南別建試院；因二月天氣尙寒，命改於三月會試。一時士民亦多被其澤者。惟喜言祥瑞，求長生，清虛學道；田文鏡、李衛等復逢迎其意旨，疏薦方士賈士芳、婁近垣等入內供奉。十餘年來，禱祠林立，封神殆遍，於是欽天監及封疆奏報，皆侈談符瑞，如珠聯璧合，瑞雪，卿雲，甘露，醴泉，嘉禾，芝草，麒麟，鳳凰，黃河，澄清，日食不見之屬，不可屈指數。世宗雖外示謙讓，而聞言內喜，以爲帝王自有真也。當婁近垣之入侍，招鶴則仙禽降庭，禱雨則春霖立沛，世宗信之欣然以爲神仙可致，尊之爲妙應真人，居之光明殿。至宮中崇作，賈士芳下獄被戮，而張太虛、王定乾之徒，復聯翩而入其時，大臣持祿而阿諛，小臣畏罪而將順，世宗復動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故澳、忍、盈、廷，無敢發言者；直至金石、燥烈，鼎湖、龍升，儲君、嗣位，始盡逐西苑供奉諸方士，還故里。嗚呼，世宗之英明神武，不減秦始皇、漢武帝，其好神仙長生之術，亦酷似之，自古梟雄之主，往往私帝王萬世之業於其子孫，而猶以爲未足，至欲專之於一己之身，彼恐子孫之不肖，卒不能長保其遺業！其用心亦良苦矣！嗚呼，天下豈真有神仙之術，與不死之方哉？矧爲神仙之說者，必曰清淨，曰虛默，天下豈有爲帝王能清淨虛默而無所事事

哉？以秦始皇、漢武帝、清世宗之智勇過人，而皆溺於其說不自覺，抑又何其愚也？世宗之崩，傳聞異辭，有謂爲被刺者，謂自曾靜勸岳鍾琪舉義不成，獄興，辭連呂留良，世宗嚴治之，戮留良父子，并其徒嚴鴻逵屍，盡誅其族，一時株連者無算，於是漢人之義憤大起，如甘鳳池輩，日夜謀報復，不能得，朝廷嚴搜捕之不止，留良孫女呂四娘，劍術之精，尤冠儕輩，爲祖父復仇，入宮行刺，世宗實未得令終也！又或謂世宗平日多養俠士，於是各藩黨與亦大半多俠士之流，世宗誅鋤諸王殆盡，恐其黨爲諸王報讎，凡天下劍客不爲帝用者，皆欲盡殺之！有某僧者，卽世宗少時所結兄弟十三人之第一人，也，其術尤高，不肯爲帝用，亡走山澤間，世宗深患之！一日偵在某所，命結義兄弟三人易服往，密布精兵以爲後援，圍守要隘，僧覩三人至，笑曰：「若輩受主命來捕我耶？汝主多行不義，屢以私憾殺人，吾卽死，汝主亦必不能苟免！月餘，必有爲吾報仇者！汝等識之！吾今不死，不足以爲大丈夫！」言訖，仗劍自殺。三人者携其首復命，并以其語聞，世宗大懼，防衛綦嚴，寢食爲之不寧。月餘固無故暴死於內寢，宮延秘密，諱爲病歿，實則爲某女俠所刺也！某女俠者，卽呂留良孫女，爲某僧之女弟子也。其說甚異，我聞世宗

是日早朝，尙視事如恆，午後，忽召鄂爾泰入宮，外間已喧傳暴崩之耗；鄂爾泰入朝，馬不及鞍轡，騎煤羸而奔，髀血涔涔下，宿禁中七晝夜始出。當時天下承平，長君繼統，何所危疑？而倉皇若此。太子嗣位，又諭內監等，國家政事，毋許妄行傳說！外言亦毋得傳入內廷！又何所猜忌，而有此詔諭？由此觀之，世宗被刺之說，殆或不誣歟？乾隆帝卽位，以莊王胤祿，果王胤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輔政。或曰：乾隆帝爲海寧陳氏子，非世宗子也！陳氏自明季衣冠雀起，漸聞於時，至之遴始降清，位大學士。厥後陳詵，陳世倌，陳元龍，父子叔姪，並位極人臣，遭際最盛。康熙間，世宗時爲皇子，與陳氏尤相善，會兩家各生子，其歲月日時皆同，世宗聞之，乃大喜，命抱之來，久之始送歸，則竟非己子，且易男而爲女矣。陳氏大懼，不敢剖辨，遂力秘之。未幾，世宗卽位，卽特擢陳氏數人至顯位。迨乾隆時，其優禮於陳氏者尤厚。嘗南巡至海寧，卽日幸陳氏家，升堂垂詢家世，將出，至中門，命卽封之，諭之曰：「厥後非天子臨幸，毋輕啟此門也！」由是陳氏遂永鍵其門。乾隆帝實自疑，將欲親加訪問耳。或又曰：乾隆帝旣自知非滿人，在宮中嘗屢屢服漢衣冠，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親近曰：「朕似漢人否？」一老臣跪對曰：「皇

上於漢誠似矣，而於滿則非也！帝乃止。其事甚秘，不可得其詳云。

第十章

有清一代，乾隆時最稱極盛。先以武功言之：西北平準噶爾回部，東南滅臺灣，西南定貴州，四川間諸苗族，及賓服緬甸、暹羅、安南、廓爾喀等國。

準噶爾自康熙雍正以來，旋服旋叛，其地又橫亘於喀爾喀與西藏之間，準部一日未服，則西北邊備一日不得息肩，故聖祖世宗屢集廷議，並有此賊不滅，天下不安之諭。乾隆朝，自四年許和後，邊事稍寧。至十四年，噶爾丹策零死，諸子爭立，國內大亂，其宰桑薩拉爾、台吉三車稜、納默庫、班珠爾、阿睦爾、撒納等先後來降。阿睦爾撒納者，故拉藏汗之孫，而策妄阿拉布坦之外孫也，爲輝特台吉屢欲乘機襲準部，據伊犁。至是內附，備言伊犁可取狀，帝聞之大喜，欲用爲嚮導，詔封爲親王，議大舉兵。廷臣鑒於雍正九年和通泊之敗，皆不欲深入。惟大學士傅恆贊成帝意，遂於二十年春，以尙書班第爲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爲定邊左將軍，出北路；陝甘總督永常爲定西將軍，薩拉爾爲定邊右將軍，出西路，盡簡八旗吉林索倫精銳以從，往征準噶爾。所至準夷各

部落，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攜餽酪，獻羊馬，跪迎恐後，兵行數千里，無一人抗者。兩軍遂於五月朔，會兵博羅塔拉河，越五日而至伊犁。準汗達瓦齊走保格登山，阻淖爲營，衆尙萬餘，大軍追及之。侍衛阿玉錫等乘夜以輕騎直薄其營，敵衆驚潰。達瓦齊從百餘騎踰天山，走回疆，欲投烏什城。城主霍吉斯已承班第檄，卽執之以獻，並獻前青海逃酋羅卜藏丹津送京師。伊犁蠱定，班第、薩拉爾各以功封一等公。阿睦爾撒納晉食親王雙俸，其後達瓦齊、霍吉斯亦皆錫封親郡王，入旗籍。帝之用兵伊犁也，非欲郡縣其地，將俟準夷戡定後，仍厄魯特四衛拉特之舊，分設杜爾伯特、和碩特、綽羅斯、輝特四部，各以降人爲之汗長，爲中國外藩。帝又知阿睦爾撒納有異志，當出師之初，卽密令班第告以朝廷處分伊犁之意見，又使科爾沁親王額駙色布騰與之偕行，陰監察之。及伊犁既定，阿睦爾撒納欲爲四部總台吉，私以其意乞色布騰代奏，期以七月中旬俟命，並使其衆流言，非己爲汗，準不得安，又用其國汗舊印，移檄諸鄰部。班第等密以聞，帝命卽軍中誅之。時大兵已凱旋，隨班第等僅五百餘人，餘皆厄魯特部衆也。班第不敢發，先是，帝令阿睦爾撒納以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班第等因趣之行，使喀

爾喀親王額林沁與之俱旋，欲使入內地，則易成擒也。阿睦爾撒納遷延中途以俟，至八月，朝命猶未至，知事有變，入境且得禍，行至烏古倫河，乃謂額林沁曰：「阿某非不臣，實中國無信！今入境如驅犬羊，大丈夫當立事業，安肯延頸待戮？」解副將軍印，擲與之曰：「持此還大皇帝可也！」擁衆馳去，並劫薩拉爾以行，遂喉伊犁使再叛。伊犁諸喇嘛宰桑等爭蠶起應之，永常兵數千屯烏魯木齊，不敢往救。班第自殺，事聞，帝以色布騰隱匿不予代奏，梟爵額林沁縱逆，賜死，並逮永常，改命策楞爲定西將軍，往剿策楞。聽參贊玉保誤報，謂阿睦爾撒納已就擒，奏聞於朝，而阿睦爾撒納已從容入哈薩克，將軍參贊互相咎，託言馬力竭，頓師不進，於是厄魯特四部皆騷動。阿睦爾撒納聞之，自哈薩克歸，會衆於博羅塔拉河，謀自立，帝聞之，大怒，梟策楞，玉保職，以達爾黨阿富德代之。又命巴里坤辦事大臣兆惠爲右副將軍，故超勇親王策凌之子成袞札布爲左副將軍，同往征。會厄魯特諸部內訌，又痘疫盛行，兆惠兵至，諸酋迎戰皆敗死。阿睦爾撒納復竄往哈薩克，其汗阿布賚許擒獻。阿睦爾撒納至，阿布賚使人收其馬，阿睦爾撒納驚逸，徒步入俄羅斯境，尋患痘死。俄人以其屍送恰克圖。時乾隆二十二

年也。明年，兆惠等再進剿餘衆，自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歷三載，先後縱殺，凡山谷僻壤，及川河流域，可漁獵資生之地，計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皆殲滅無遺類，吁，慘矣！事平，分設滿兵駐防，漢兵屯種，置伊犁將軍以統治之。

回部在天山南路，其舊汗本元太祖次子哈薩岱之裔，世封回部。明季時，有天方教主謨罕齋德之二十六世孫瑪墨特，自西方至，傳教於其國，各回城皆靡從之，遂爲其部汗，後皆爲瑪墨特子孫焉。厄魯特蒙古強盛，回部隸屬於準噶爾部下。至是，阿睦爾撒納竄死，天山北路全入中國，回部大和卓木、波羅泥都、小和卓木、霍集占，欲乘機謀恢復，陰勒部衆，傳檄各城，咸戒嚴以待。回部數十萬皆爭起響應，襲殺中國招撫使者阿敏道。帝命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於乾隆二十三年，往征回部。兵至庫車，霍集占迎戰，敗，入城固守。城依山，以柳條沙土交築，礮攻不入。提督馬得勝掘地道以入，將及城，雅爾哈善欲急切收效，嚴令晝夜力掘，敵人自城上瞥見燈火，機遂洩。敵自內注以水，穴城之卒六百人盡沒。時降目鄂對在軍中，爲畫伏兵截擒霍集占之策。雅爾哈善不從。霍集占與夜率衆開西門遁。事聞，雅爾哈善、馬得勝等皆伏法，改命尙書納木札

爾代之，並令兆惠自伊犁移師會剿。兆惠至烏什，波羅泥都奔喀什噶爾，霍集占奔葉爾羌。兆惠偵知之，追至葉爾羌，兵少不敢攻城，乃於城東水草處結營，欲伺便以取勝也。聞敵之積聚在城南棋盤山，謀取之以充軍實，由城南奪橋渡，橋忽斷，城中兵出，截殺無算，總兵以下陣歿者十餘人，餘兵浮水還，據濠築壘以守，軍中乏食，駝馬亦盡，又無水，嚼冰飲，相持三閱月，無生還望矣！將軍納木札爾亦於途中遇敵，陣亡。富德在北路冒雪來援，又不得達。會巴里坤辦事大臣阿里袞以兵夜至，合富德軍，大呼進，鞭駝馬蹴地，聲甚壯，敵不知多少，駭遁入城，始與兆惠合，振旅還阿克蘇，分兩路進師。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當德由和闐取葉爾羌，兩和卓木各棄城遁去。富德等追至伊西洱庫河，敵兵紛紛降，霍集占禁之不能止，乃與波羅泥都共入拔達山部。富德檄其酋素爾坦沙縛以獻，素爾坦沙擒殺之。波羅泥都首爲其從人竊去，乃函送霍集占首以獻。回部悉平，乃仍以其頭目爲伯克，令分掌回務，置戍兵，設參贊大臣等官鎮之，歸伊犁將軍節制，統號天山南北路曰新疆。兆惠由一等公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富德由一等伯晉一等侯，其餘將士皆封賞有差。時乾隆二十四年也。我聞回酋霍集占有妃

號香妃者，帝聞其美，將軍兆惠陛辭時，帝命生致之。至則郊迎入，處之西內，爲建香妃樓，樓外設肆市室廬禮拜堂，具如西域式，以悅之；而妃終不爲屈，相衣中藏白刃以數十計，語宮人欲得當以報故主也。太后鈕祜祿氏聞之，恐會帝有事於圓丘，宿齋宮，太后急召香妃至慈寧宮，縊殺之。帝趨救之不及，命葬以妃禮。嗚呼！是乃豫讓張良之流也！孰謂於遠夷巾幗中得之哉？

臺灣自順治十八年鄭氏建國，凡二十三年，迄康熙二十二年平，置臺灣府，諸羅、臺灣、鳳山三縣。至康熙六十年，有朱一貴者，爲鳳山縣民黃殿等所擁，託爲明裔，稱曰中興王，僭號永和。自始亂甫七日，而全臺盡陷。中國官吏守兵紛紛潰遁，渡澎湖，入廈門。廈門水師提督施世驃聞警，與南澳鎮總兵藍廷珍先後渡海會澎湖，聞臺民已起義拒賊，藍廷珍等乘之，自澎湖直入，亦凡七日而克復臺府。朱一貴走灣裏溪，爲村民所擒獻，檻送京師，磔於市。臺灣再平。至是乾隆中，分諸羅以北置彰化縣，淡水廳。乾隆五十一年，又有林爽文之亂，爽文爲彰化縣巨族，以豪富雄一方，聚衆結社，號曰天地會，亦曰三合會，橫行鄉里數十年，官吏莫之敢問。是年十一月，總兵柴大紀檄知府孫

景燧知縣俞峻等發兵往捕，焚鄰近無辜數小村以休之。爽文因民怒，遂作亂，陷彰化、淡水、諸羅、鳳山諸廳縣。孫景燧、俞峻等死焉。爽文自稱盟主大元帥。五十二年春，柴大紀自往剿之，累戰皆捷，復諸羅爲臺府北障，敵志在必得，悉衆來攻。大紀與城民固守，巨半載不下。詔改諸羅爲嘉義縣，封大紀伯爵。是年冬，總督福康安及將軍海蘭察奉命赴援，遂以十一月解嘉義之圍。明年春，擒殺爽文以下數十人。臺灣復平。是役也，柴大紀之功當爲第一；福康安以大紀出迎，不執橐鍵之禮，劾其奏報不實，誣以激變等罪，命殺之，而於擁兵不救之恆瑞，前後失律之常青等，反得不死，或加擢用，時人莫不以爲冤。同時與爽文先後擾亂臺地者，前有乾隆三十年黃教之亂，後有六十年陳周全之亂，皆小醜，率旬日卽滅，不足錄。

第十一章

苗族者，太古時中國之舊民族也。本繁殖於黃河揚子江流域間，其後爲漢族所驅除，退處於南嶺及橫斷山脉附近，而蔓延於後印度半島。其在中國境內者，復有種種之異名。在四川者，謂之僂，謂之生番；在兩廣者，謂之獠，謂之黎；在湖南、貴州者，謂之

獠在雲南者，謂之裸，謂之野人，語言風俗，皆與漢族絕異。中國之治之也，亦常羈縻之，仍其舊俗，官其酋長；故自元明以來，有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又有土府、土州、縣，均世襲其職。清初亦因其舊，分設土官，屬平西。定南諸藩鎮撫之。吳三桂之亂，諸土司頗爲所用，及事平，朝廷不暇窮治，而苗民不知耕作，專以劫殺爲生。土官又以積威苛斂虐使，恣爲不法，於是禍患相尋，亂端時起。以貴州之苗族爲最強，其餘雲南、廣西、四川各處苗寨，亦皆叢雜遼闊，復以疆界相錯，地方官互相推諉，苗族遂爲西南邊防之一大患。雍正四年，鄂爾泰總督雲貴，倡建一勞永逸之策，謂必改土歸流，事權畫一，然後可以安民，可以治苗。世宗聽之。雍正六年，詔授鄂爾泰爲雲、貴、廣西三省總督，任征苗事。鄂爾泰用遊擊哈元生，總兵石禮哈，知府張廣泗等，先後征闡苗疆二千里，幾當貴州全省之半，諸土司皆相望繳勅印，納軍械。至雍正九年，三省旁防羸定，鄂爾泰以功封伯爵，召還入閣。張廣泗亦由雲南巡撫移督湖廣，繼任者皆易視其事，官吏又以徵糧過急，激之生變。雍正十三年春，貴州各苗寨復蠡起，聚集清江、台拱間，陷黃平以東諸城，副將馮茂復誘殺降苗六百餘人，苗民益大忿，至手刃妻女而後出戰。

詔以哈元生爲揚威將軍，副以提督董芳，會剿。二人意見不合，張昭爲撫苗大臣，又密奏改流非策，且致書諸將，倡棄地之議，以致號令不一，師久無功，全局幾盡變。至是，乾隆帝卽位，盡罷張昭、董芳、哈元生等治罪，而授張廣泗爲七省經略，廣泗分道並舉，所向克捷，大破苗民於丹江、古州、都勻、清江、台拱間之大森林，所謂牛皮大箐是也。先後斬馘無算。於是貴州之苗族悉平，廣泗以功封三等輕車都尉世職。越十年，而又有四川之苗亂，所謂大小金川之役是也。金川爲四川西邊諸土司之一，本吐蕃領地，俗信喇嘛教，居小金川者曰攢拉，居大金川者曰促浸。自順治、康熙間，先後授兩金川酋土司職，俾分領其衆。康熙末，大金川酋莎羅奔從征西藏有功，雍正立，授爲安撫使，勢漸強盛。至是，謀兼并諸鄰部，先以女妻小金川酋澤旺，奪其印，繼以兵力侵略打箭爐附近諸土司，擊傷中國赴援之官軍。乾隆十二年，帝以張廣泗前征貴州苗有功，命移督四川，相機剿治。廣泗用澤旺弟良爾吉爲嚮導，銳意進討。而大金川地險，堅礪林立，難攻。十三年，帝乃命訥親爲經略，起故將軍岳鍾琪赴軍前效力。訥親、廣泗專取以礪、礪之策，將士多傷亡，軍氣大沮。良爾吉又與其兄澤旺妻通，莎羅奔女也，秘以官軍動

靜報莎羅奔，以致攻戰數月又無效。帝乃改命傅恆爲經略，廣泗、訥親皆論死。傅恆主軍，首誅良爾吉，間諜以絕，悉撤圍礮兵，爲直擣中堅之計，壁壘爲之一新。十四年春，帝以藁爾土司勞師兩載，誅兩大臣，意不樂，將命班師，而傅恆已與岳鍾琪分兵深入，莎羅奔前從征西藏時，曾隸岳鍾琪麾下，素服岳鍾琪威德。至是，岳鍾琪單騎抵其巢，莎羅奔大驚，伏地羅拜，頂佛經立誓，請罪。遂帥衆詣軍前降。是役也，官軍不戰而奏凱旋，皆岳鍾琪之功也。時人以之比郭子儀之盟回紇云。詔封傅恆一等公爵，復岳鍾琪三等公爵，乃班師還。未幾，莎羅奔兄子郎卡代掌土司事，會朝廷用兵西北，不遑他顧。郎卡遂復乘閒與鄰部構釁，勢漸猖獗。三十一年，帝令川督阿爾泰、檄松岡、梭磨、卓克基、沃日、革布什咱、綽斯甲布、小金川、黨壩、巴旺九土司環攻之。時九土司中，東以小金川西以綽斯甲布爲最強。郎卡乃與二部締密約，阿爾泰不能制。會郎卡死，小金川酋澤旺老病，郎卡子索諾木，又與澤旺子僧格桑，結爲攻守同盟之計。三十六年，兩金川遂各攻殺他土司，與中國援兵開戰。帝賜阿爾泰死，以溫福、桂林分代其職，旋又以阿桂代桂林。三十七年十二月，官軍抵小金川，僧格桑竄大金川，帝欲一舉兩滅，以溫福爲

定邊將軍阿桂副之。三十八年春，溫福軍在木里木爲索諾木兵所襲，陣歿，全軍皆覆。小金川復陷，詔授阿桂定西將軍，副以豐伸額、明亮。十月，克小金川，分兵三道進攻大金川。索諾木懼，於三十九年秋，酖殺僧格桑，獻其屍，請緩師。阿桂不許。四十年八月，大破大金川兵於勒烏圍，而索諾木與其從祖莎羅奔已先期走噶爾崖。十二月，三路軍會攻於噶爾崖。四十一年二月，二酋帥衆降，金川全境悉平。阿桂以功封公爵，詔以小金川爲美諾廳，大金川爲阿爾古廳，隸四川。

自征服西南諸土司後，中國與後印度半島諸國，次第接近，諸國中緬甸最強。緬甸古朱波地，自古不通中國，宋時始見於史冊；元時嘗往征，責貢賦；明時設三宣慰司以羈縻之。然自萬曆二十二年，朝貢久虛，清康熙元年，執送明桂王於吳三桂，後亦不通朝貢。至乾隆十五年，始由茂隆銀廠、吳尚賢附表達雲南總督，願充外藩，會其國有內亂，吳尚賢亦以中飽廠課事下獄，事又中止。是時緬甸爲木疏土司、雍籍牙所據，諸土司皆相率降服，惟桂家、木邦二土司與之抗。桂家者，桂藩之遺裔，前隨桂王入緬者也；乾隆二十七年，桂家土司宮裏雁爲雍籍牙子莽紀覺所敗，竄滇邊，爲內附計。

總督吳達誘殺之。木邦土司亦兵敗走死。於是緬酋無所忌矣。故莽紀覺及其弟孟駸先後迭侵略諸土司，至舉兵內犯，總督又戒邊將毋與戰。緬人遂并輕中國，大入寇。清軍迭敗績，總督劉藻自刎，楊應琚逮問，將軍明瑞領隊大臣觀音保等皆戰歿。三十四年，帝以傅恆爲經略，阿里袞阿桂副之，分兵水陸並進，連戰又頗失利。時緬人苦於暹羅之牽掣，遂乞和。會阿里袞死，傅恆病，諸將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亦爭請許和。於是遣使往來訂和議，約以進表納貢，歸俘虜，返侵地諸事，迄不實行。而總督使者又爲所拘留，帝大怒，復議興師。會再征金川，不暇討緬，至是金川平，帝乃遣阿桂往勘邊界，增兵爲進攻計。未幾，緬甸內亂，暹羅又受中國冊封，於是緬人懼，於乾隆二十五年，遣使入貢。五十五年，復遣使祝萬壽，朝廷因賜冊印，封爲緬甸國王。時緬酋爲雍籍牙季子孟雲也。暹羅在緬甸東南，故隋唐時赤土國也。後分爲暹與羅斛二國。元時，暹國爲羅斛所併，稱曰暹羅斛國。明時，更號暹羅，朝貢不絕。清康熙時，受中國封，貢使頻至，與緬爲世仇，其國王因信任外族流寓，故國民不親附，常有內亂。康雍間，有希臘人孔士坦丁在暹羅，最爲暹羅國王所信任，暹羅國王因之乞法王路易十四爲保護，法遣兵

赴暹羅爲暹羅國民所逐，并殺孔士坦丁。緬酋雍籍牙子孟駁乘機攻陷其國都，會緬與清開戰，漢人鄭昭方寓暹羅，起兵爲暹羅復讎，逐緬兵，建新暹羅國。時乾隆三十四年也。鄭昭以流寓漢族，居然擴張殖民地於南洋，而爲其國王，蓋亦偉矣！惜僅十餘年，其告捷之使未達於京師，而昭已又爲暹羅貴族所廢，於是前朝王族法亞查克利，以乾隆四十七年卽王位，遣使通貢於中國，朝廷因冊封之，卽今暹羅王室之始祖也。安南在暹羅之東，古交阯地也。明永樂時，嘗爲中國所滅，置交阯布政司以統治之。明宣德時，有黎利者，起兵自建爲大越國。嘉靖時，又有莫登庸崛起，與黎氏並立，分爲南北朝。萬曆時，莫氏又爲黎氏將鄭松所逐，有阮潢者，又自立爲廣南王，於是安南復分爲大越廣南二國。至清康熙五年，大越王黎維禕遣使入貢，朝廷封爲安南國王。乾隆三十八年，廣南土豪阮文岳與其弟文惠文慮，起兵覆廣南，分其地爲三部：文岳據中部，稱大帝；文慮居南部；文惠居北部。乾隆五十三年，文惠復舉兵滅安南，安南嗣王黎維祜出亡民間，其遺臣阮輝宿，扈王族二百餘人，自廣西龍州附近入邊，帝以黎氏奉貢守藩者百餘年，乃安置其家屬於南寧，命兩廣總督孫士毅出兵征安南，不閱月而恢

復安南國都東京，承旨封黎維祁爲安南國王，檄廣西歸其家屬。明年，阮文惠復襲據安南，帝改命福康安代孫士毅征安南，文惠以其兄文岳方與暹羅構兵，恐中國再舉，乃更名光平，遣使奉表詣關乞降，帝以維祁再失國，乃天厭黎氏，不堪扶植，遂因封阮光平爲安南國王，編置維祁家屬於漢軍旗，授佐領。福康安既定安南，乃移兵西征廓爾喀。廓爾喀木巴勒布國，舊分葉楞、布顏、庫木三部，於雍正九年，各奏金葉表文，貢方物。後悉併爲廓爾喀，與後藏接鄰。至是乾隆四十六年，後藏六世班禪喇嘛入都祝萬壽，病痘卒京師，遺骨西歸，擁貲甚鉅，兄弟爭奪，導廓爾喀入寇。乾隆五十五年，廓爾喀乘機大侵後藏，藏人不能禦。帝命理藩院侍郎巴忠等率師往援，巴忠等至，按兵不戰，陰令藏人私許廓爾喀歲幣萬五千金以和，節言廓爾喀兵敗乞降，入奏報捷，諷廓爾喀納貢中國，受王封。廓爾喀由是心輕中國。翌年，藏人歲幣不如約，廓爾喀以責負爲名，遂再大興師攻藏，藏地復大震。乾隆五十七年，詔授福康安爲大學士、大將軍，海蘭察爲參贊，往征廓爾喀。六月，福康安軍由青海入後藏，連破廓爾喀屯兵，盡復藏地，分兵三道，侵入泥泊爾，六戰皆捷，距廓爾喀國都加德滿僅一日程。廓爾喀遣使乞和，福

康安不許！自以爲必獲全勝，頗驕滿。海蘭察諫不聽。八月，突爲敵所乘，大敗，護軍統領以下陣亡者十餘人，賴海蘭察、額勒登保等力戰，得免覆沒。是時廓爾喀方求援於南，鄰披楞卽英人之駐於印度者，待久不至，慮中國兵再攻，廓人大恐，乃再遣使請和，許之，與盟而還。自是增留漢番蒙古兵戍藏，是爲官兵駐藏之始。

第十一章

帝於戰功，備極隆尙，每克一敵，下一城，必告成孔林，獻俘午門，奏捷於宗廟及太后宮，懋典隆儀，彬彬具舉。又建紫光閣，圖繪蕩平準部、回部、金川諸功臣像於其上，以媲美前代麒麟、雲臺、凌煙諸閣。晚年，又御製十全記，詔繙寫滿、漢、蒙、番四體書，勒石樹碑，昭垂久遠。十全者，謂兩定金川，兩平準噶爾，兩勝廓爾喀，一戡回部，一滅臺灣，一綏緬甸，一服安南也。或曰：是時武功雖多，大率得自然之勝利，藉以宣揚國威，恢張領土，皆天也！非戰之效也！而帝善鋪張揚厲，追蹤漢唐，居然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矣！然自是朝野上下，傲然自大，積習相沿，蔑視外族，至釀成異日之種種失敗者，亦復不少！此由於中國向來，閉關自守，不知外國之地勢情形，不通外國之語言文字，謬自尊崇，

以中國爲天朝，外國之來我中國，皆爲朝貢使也。觀其與俄英之交涉，其氣象可得而知矣！俄自康熙二十八年締結尼布楚條約以後，東北邊境之紛議漸泯。未幾，額爾特三次內附，中國北境與俄領西伯利亞之交涉事繁，於是中俄互市之問題以起。康熙末，俄使賈國書至京，請改商約！中國惟與俄使鑿鑿爭覲見禮節，強使行叩跪禮，於其所請則置之不答，俄使不得已屈從之。旋知中國無議約意，徒手而返。雍正三年，俄皇彼得崩，女帝加他鄰第一立，五年，復遣使來申前請，且欲會議蒙古西伯利亞地方，詔以郡王策妄內大臣四格侍郎圖理琛爲議約使，與俄公使薩瓦會議於後貝加爾州之布拉河地方。是年八月，約成，所云恰克圖條約是也。亦稱布拉條約。約凡七條：一、兩國邊吏當互查彼此逃人，捕送本國，但逃亡在和約以前者勿論；二、以恰克圖爲兩國通商之地，自額爾古特河岸至濟克泰奇蘭，以楚庫河爲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畢爲界，各立界標誌之；三、以烏特河地方爲兩國中立地，彼此不得侵佔；四、俄國商人得三年一至北京貿易，但人數以二百名爲限，留京不得過八十日；往來當由官定之路徑，不能迂道他往，違者沒收貨物；五、京師俄羅斯館，聽嗣後俄人來京者居住；俄公使

欲於京師建會堂，中國當予以補助，聽俄國教徒居住，教徒得依本國例規，於堂內讀經禮拜；六、遞送公文者來往當由恰克圖；七、兩國邊界各置頭目，秉公辦理一切，此條約得兩國政府批准後，兩國文書往來，均不以皇帝名，中國以理藩院，俄國以薩那特衙門，彼此貿易，及國交之端緒，遂日漸繁密矣。至是乾隆二年，忽停止北京之貿易，令統歸恰克圖。二十七年，設庫倫辦事大臣，凡中俄文書，必經其手。二十九年，又以俄人違約，私收貨稅，及兩國邊民偷竊馬匹事，閉恰克圖市場。三十三年，庫倫大臣慶桂以俄人悔罪請開市入告，准開市如初。其後四十四年，五十年，復以他細故閉關者再。至五十七年，庫倫大臣松筠等，又以俄人恭順乞恩入請，乃復與增訂市約，在恰克圖買賣城互換，是爲恰克圖新約。約凡五條：一、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大皇帝普愛衆生，不忍爾國小民困苦，又因爾薩那特衙門籲請，是以允行；若復失和，罔再希冀開市；二、中國與爾國貨物，原係兩國商人自行定價，爾國商人，應由爾國嚴加管束，彼此貿易，貨物交易後，各令不爽約期，卽時歸結，勿令負欠，致啟爭端；三、今爾國守邊官皆恭順知禮，我遊牧官羣相稱好，爾從前守邊官皆能如此，又何致兩次妄行失和，以致

絕市乎？嗣後爾守邊官當慎選賢能，與我遊牧官遜順相接；四、恰克圖以西十數卡倫，爾之布哩雅特、哈哩雅特不法，故致有烏噶勒咱之事；今爾國當嚴加禁束，杜其盜竊；五、此次通市，一切仍照舊章，已頒行薩爾那特衙門矣！兩邊民人交涉事件，如盜賊人命，各就近查驗緝獲罪犯，會同邊界官員審訊明確後，本處屬下人，由本處治罪，爾處屬下人，由爾處治罪，各行文知照示衆，其盜竊之物，或一倍或幾倍罰賠，一切皆照舊例辦理。是時，俄女帝加他鄰二世，專意分割波蘭，與擴張黑海領土，不暇經營東方，且俄人以閉關七年之故，損失不少，急欲回復市利，故此大交涉，極臻和平，而松筠等則以俄人感激皇仁，倍申誠敬等語，列款具奏，其夸飾若是！而恰克圖之約，較之尼布楚之約，平地失去烏特河等地方數百里，迭次增修，而毫不知覺，何其愚也？英自康熙十九年通商中國，二十三年在廣州建設商館，後以廣州稅額繁重，不及寧波之輕，欲舍粵而就浙。至是乾隆二十年，英人與諸國商船聚泊於浙海者日衆，二十二年，乃令更定浙海稅則，視粵海加重，以爲限制洋商之計，英人氣沮。至二十四年，英商洪任輝自寧波赴天津，以廣東貿易之困難，哀訴中國政府，語侵粵海關監督，中國政府遣員按

問，卒坐洪任輝以妄控之罪，錮之澳門附近獄中，久之始赦歸。四十九年，又有英船在廣州黃埔者，以舉放祝砲，裝置不慎，誤殺一華人，地方官遽捕砲手，處以死刑。英政府聞之，亟謀改良兩國之交涉，乃以五十七年，遣正使伯爵馬戛爾尼，副使斯當東等入中國，要求駐員京師，建設商館，貿易寧波、天津，居留粵浙海島，以及減輕稅額，任聽傳教等件，並不爲祝帝壽來也。中國官吏，認英爲朝貢之國，以英使臣爲祝嘏而至，循例予以旗章，題曰英國貢船，強使立之，及至京師，政府又循例強使於覲見時行叩頭之禮。馬戛爾尼等恐以此等小節，損失感情，妨礙商利，勉循入覲，以所要求諸款向政府提議；帝以荒遠不識天朝禮制，妄行乞請，無足深責，一方賜使臣筵宴，優加賞賚，以盡懷柔之意；一方則勅諭英王，盛稱天朝威德，於英政府所要求者駁斥無遺，付使臣遣之。而馬戛爾尼等惘然而去，真所謂天威不可窺測也！然其驕誕之狀況，亦不過十全武功之慣態而已！

第十三章

是時文治亦稱極盛，自聖祖獎勵經術文學之士，一時學者坳起，帝於乾隆元年，

亦循康熙間故事，詔開第二次博學弘儒科，避帝御名，改曰博學鴻詞科。初取得劉綸等十五人，明年續取得萬松齡等四人，各授以翰林院官。十四年，詔舉經學，得吳鼎等四人，並授國子監司業，車駕所至，又輒召諸生試詩賦，與以科目出身。如巡江浙，得王昶等八十五人；巡山東，得黃道熙等十七人；巡天津，得姚文田等十六人；幸五台，得龍汝言等九人，又開陽城馬周科，得胡寶瑒等，得人之盛，視康熙時又或過之！時又編纂巨籍，上自經注史乘，下至音樂方術語學之屬，如三禮義疏明史通鑑輯覽清通典通志通考律呂正義一統志圖書集成等書，無慮數十種，比康熙間所出版者，尤倍多焉！復開四庫全書館，網羅古今已刊未刊之書，勒成一部，以紀昀爲總纂官，延攬海內績學之士，如戴震邵晉涵姚鼐朱筠王念孫任大椿等三百餘人，參與校勘四庫全書，三十四年，每進一書，輒爲提要，冠諸卷首，又別爲簡明目錄，綜計四庫全書，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書成，建文淵閣於北京紫禁城；文源閣於世宗爲皇子時讀書之圓明園；文溯閣於奉天陪都；文津閣於塞外熱河，爲貯藏之所。此謂內廷四閣。尋又以江浙兩省，爲全國文學之苑囿，乃

命建文匯閣於江蘇揚州之大觀堂；文宗閣於鎮江金山寺；文瀾閣於浙江杭州聖因寺之行宮，亦各藏四庫全書一部，聽學者閱覽抄錄。此謂江浙三閣。帝曰：「我國家荷承休命，重熙累洽，同軌同文，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此其時也！」嗚呼！帝之稽古右文，三代下蔑以加矣！或曰：是時文學雖優，其所取大率純尙虛聲，無裨實用，又復銷磨天下之士氣，使畢精瘁神於吟哦品藻中，雖爲唐後取士之通病，而帝益變本而加厲焉！觀其改博學弘儒科爲博學鴻詞科，其宗旨可知矣！帝又頻頻親自製詩，令廷臣賡和，巡幸所至，到處留題，一時相習，寢成風尙。梁元帝隋煬帝之遺也！何足道哉！其搜集遺書，未嘗非提倡學術之根本；然我聞紀昀嘗以帝巡遊無度，從容爲帝言，東南財力竭矣！上當思所以救濟之。帝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學尙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以俳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嗚呼，帝之愛文士，皆以俳優畜之也！雖然，文人之見輕於世，古今皆然，豈獨帝之於紀昀已哉！我又聞自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以來，文字之獄迭起，往往一言之侵，一字之疑，罪及枯骨，禍連子孫。順治二年，有黃毓祺之獄。毓祺自明亡，匿迹於通州法寶寺，爲鳳陽巡撫陳之龍所獲，搜其詩詞，謂欲復明，錮死獄中；並

云錢謙益曾留毓祺宿，且許助資招兵，逮訊無據；會首告謙益之盛名儒，匿不赴質，得釋。康熙二年，有莊廷鑑之獄。初，明相國朱國禎嘗著明史稿藏於家，國變後，家中落，質其稿於廷鑑，廷鑑爲補崇禎朝事，語多指斥清，因竄入己名，將刊行，會卒，無子，其父胤城哀之，爲之藏其事；歸安知縣吳之榮索賄不遂，首告之；廷鑑戮屍，其父胤城弟廷鉞皆立斬，書中列名及官吏失察與刊收藏刻者凡七十餘人，皆坐死，婦女皆給邊；序中所稱舊史朱氏者，指國禎也，嫁其禍於南潯富人朱佑明，亦坐斬，并殺其五子。康熙二十五年，有戴明世之獄。初，桐城方孝標嘗著滇黔紀聞，頗觸忌諱，戴名世南山集採錄之，又與其門人余生書，謂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歷之帝兩粵與滇黔，應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厓，今史家避諱萬端，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豈不可歎？事聞，名世寸磔，族皆棄市，孝標戮屍，其子孫皆斬，余生瘦死獄中，方苞、方正玉、尤雲鏗、劉巖等，因連獲譴者三百餘人。是時又有江南人沈天甫等，撰忠義錄，語多忌諱，詭稱故明黃尊素等所作，吳姓爲之序，持向姓子元萊索詐，事聞，皆棄市。又有楚人朱方旦，著中說補，立說頗新異，具出世法，又發明腦之功用，其徒顧弘齊、陸光旭、翟鳳彩等，互相標

榜比之宣聖，事發皆被誅。又有鄒流騎，以刊刻吳偉業所著鹿樵紀聞，逮治幾死。又有陳鵬年，著有重游虎邱詩，總督噶禮挾宿讎，按句旁注而奏之，謂其語含誹謗，幸帝察知其誣，免究。雍正三年，有汪景祺之獄，景祺作西征隨筆，中有詩，頗譏訕聖祖，又爲年羹堯作功臣不可爲論，事聞，以大逆不道誅，妻子期親并戍黑龍江寧古塔等處，五服以內族人皆斥革拘管。雍正四年，有錢名世之獄，因名世曾作詩稱頌年羹堯平藏功德，革職發回原籍，並書名教罪人扁額，令地方官張掛其居宅，並令在京官員做詩人刺惡之意，各爲詩文，紀其劣蹟。雍正五年，有查嗣庭之獄，嗣庭典試江西時，以維民所止命題，評者謂維止二字，乃取雍正斬首之意，或曰維止係嗣庭所著之書名也，中記世宗宮廷事頗詳；又搜其日記中，於聖祖用人行政，有譏評語，遂逮問，死於獄，剖屍梟示，子亦坐死，家屬流放。並以汪景祺查嗣庭二人皆浙江人之故，詔停浙省鄉會試。是年，又有鄒汝魯之獄，因汝魯進河清頌，有舊染維新，風移俗易語，謂其語近譏訕，革職發遣。雍正七年，有謝濟世，陸生柘之獄，濟世以劾田文鏡得罪，發軍前効力，注大學，謗及程朱，坐以借抒怨望擬斬，旋免死，令充當苦差，生柘以與濟世有連，坐遣戍，著通鑑

論十七篇，中論君主有云：「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其蓄既深，其發必毒。」詔謂罪大惡極，命在軍前正法。雍正八年，有徐駿之獄。駿在翰林上書言事，於陛下之陛下字，誤書作狴，帝怒其麤率，立斥放歸。又檢其詩集內，有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及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等句，指爲譏訕，命正法。雍正七年至十年，有呂留良、曾靜之獄。留良爲明末大儒，學者稱爲晚村先生，清初嘗以博學弘儒及山林隱逸薦，誓死不就，至薙髮爲僧；至是靜見留良所評時文中，有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好而求其書，留良子毅中悉以父遺書授之，靜讀之益傾服，日與留良弟子嚴鴻逵及鴻逵弟子沈在寬等遊。時傳川陝總督岳鍾琪自以爲宋岳飛後，與金世仇，清爲金裔，將謀報復，靜遣其徒張熙貽書勸鍾琪反，岳鍾琪以聞，命逮入都，廷訊以靜猶祇訕及帝身，而留良則上誣聖祖，靜尙誤聽流言，而留良則出自胸臆，留良之罪，遠出靜上。詔戮留良及其長子葆中，其徒嚴鴻逵屍，留良次子毅中及鴻逵之徒沈在寬皆立斬，悉盡誅其族；私淑呂氏之黃補庵，與刻呂氏集之車鼎豐、車鼎賁，藏呂氏書之孫用克、周敬輿，設祠奉祀呂留良之朱振基、王奇勛等，亦皆坐死，連坐發給爲奴者二十

三家曾靜、張熙特邀赦典，免死歸田里。至乾隆卽位，仍令殺之。呂留良、曾靜之獄，世宗又以曾靜供詞，及御駁呂晚村學說，合而刊之，名曰大義覺迷錄，頒示天下。世宗崩，乾隆卽位，詔各直省繳還頒發大義覺迷錄原書，論者謂二帝各自有深心也。雍正時，又有裘璉，少時曾戲擬張良招四皓書，訐者摭其詞以入告，謂諷聖祖易儲，爲廢太子胤祔而作，逮治死獄中。又有某試官，以論語或問禘之說一章命題，帝以禘作示旁，帝解指諸掌，作隆科多掌中詔解，謂刺帝登極事，伏誅。或曰：其人爲鄧東岳。又帝嘗微服游於市中，入一書肆，翻閱書籍，於時微風拂拂，吹書葉上下不止，一書生忽高吟徐駿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之句，帝聞之，以爲有意譏刺，下詔殺之。乾隆十九年，有世臣之獄，以世臣詩稿中，有霜侵鬢朽歎途窮，及秋色招人懶上朝，半輪明月西沈夜，應照長安爾我家等句，帝謂其自擬於蘇軾黃州之謫，且世臣身爲侍郎，有何途窮之歎？乃遣戍於黑龍江。乾隆二十年，有胡中藻之獄。乾隆初，鄂爾泰與張廷玉同輔政，二人皆三朝舊臣，兩相傾軋，顯分滿漢，各立門戶，帝忌鄂爾泰，每右張廷玉以抑鄂爾泰；中藻爲爾泰門生，與爾泰從子鄂昌等相倡和，著有堅磨生詩鈔，帝謂堅磨出自魯論，乃指佛

胖而言，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又中藻督學廣西時，試題有乾三爻不象龍說，帝謂龍隆同音，乾隆爲朕年號，顯存譏諷，並挑剔其詩句，謂有意詆毀。又以鄂昌本滿人，其所作塞上吟，乃稱蒙古爲胡兒，沾染漢人習氣，與中藻同逮問，中藻凌遲，家屬皆坐斬。賜鄂昌死，並撤鄂爾泰出賢良祠。乾隆二十二年有彭家屏段昌緒之獄，昌緒家中存有吳三桂檄文，得自司存成司淑信兄弟，昌緒爲之濃圈密點，家屏家藏有明季野史數種，又所刻族譜曰大彭統紀，自謂爲黃帝之裔，其命名曰大彭，與累朝國號同一稱謂，譜中凡遇明神宗年號，於帝御名皆不闕筆，謂其目無君上，家屏賜死，昌緒坐斬，並置成淑信於重典。乾隆三十二年，有齊赤若之獄，赤若以呂留良黨遣戍，歸刻其書，巡撫熊學鵬以聞，並誣原任侍郎齊召南爲徇隱逆詞，詔磔赤若，落召南職。乾隆四十二年，有王錫侯之獄，以錫侯刪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其序文凡例，將聖祖、世宗及帝御名開列，逮獄論死，自巡撫以下均獲失察咎，革職。乾隆四十三年，有徐述夔之獄，述夔所著一柱樓詩，有詠正德杯云：「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攔半邊。」帝謂壺兒卽胡兒，又有「明朝期振翻，一舉去清都」之句，帝謂其顯有欲興明朝去清朝之

意，命與其子懷祖俱戮屍，孫食田，食書及校對徐首髮，沈成濯等俱坐死。是年，又有沈德潛之獄。德潛予告歸，帝以己所著詩集，委之改訂，頗多刪潤。德潛死，調其詩集進呈，則平時爲帝點竄及捉刀之作咸錄焉。帝大恚，命革去官諡，撤出賢良祠，撲毀所賜祭葬碑文等，又閱其詠黑牡丹詩，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指爲逆詞，令剖棺剖屍。乾隆四十四年，有智天豹之獄。帝謁陵回京師，天豹使其徒張九霄，於道傍呈獻大清天定運數一本，中有世祖章皇帝顯聖一條，又所編大清天號三十餘條，而於乾隆年號僅及五十七年而止，又於聖祖廟諱直書不諱，命天豹立斬，九霄斬監候。乾隆四十六年，有尹嘉淦之獄。帝自五臺山還保定府，嘉淦使其子齋表赴行在，爲其父會一請諡，且乞從祀孔廟。帝謂其狂妄，交刑部治罪，隨據部查出嘉淦所著各書中，多狂悖語，坐絞立決；此外又有擇詞不精，引用失當，爲人告訐，因而獲罪者。如程明禋爲人作壽序，有「創大業」等字，論斬；王爾揚爲李範作墓志，於考字上用皇字，逮治；韋玉振刻其父行述，有於佃之貧者赦不追等語，下獄；蔡顯爲人題小照詩，謂其語近隱刺，伏誅；全祖望著皇雅篇，敘述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也，訐者謂內有「爲我討賊清

乾坤」之句，冠賊字於清字之上，悖逆不道，餘亦多有微辭，獲譴，幸大學士某爲之解釋，始得免。若此之類，尙不可勝數。嗚呼！百年之內，大獄數十，文人何辜？乃遭此厄！當順治、康熙、雍正間，天下初定，人心未一，故老遺臣，尙在人間，爲人主者慮死灰之復燃，而乃故施雷霆不測之威，亦或出於勢之不得已也！至乾隆時，海內無事，人民無復有繫戀舊君之思，而猶毛舉細故，株連滿庭，於是比附妖言，告訐詩文之事，紛然而起。曹一士嘗疏論之曰：「比年以來，小人不識朝廷誅殛大戮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辭，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牽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卽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觀此，則當時文禁之森嚴，冤獄之繁興，概可知也！我聞是時有投匭告訐，誣人作詩，觸犯忌諱，於刑部衙門者，司官將白於堂官移訊之，有主事某見之，曰：「此乃唐人薛逢所作之開元後樂，大抵言天寶亂後事，

有何觸犯於時諱而移訊之耶？」事乃已。嗚呼，告訐風起，何奇不有？羅織而及於千餘年前之文獄，伊誰使之然歟？且此時禁書之令，又復厲行，明代遺老著述文章，凡有關於史乘者，盡令燬滅無遺，不必論矣！他如謝濟世之梅莊雜著，錢謙益之初學集，有學集，屈大均之翁山詩文集，金堡之徧行堂集，陳建之喜逢春傳奇等書，亦悉搜剔不少餘力。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據兵部所報天下銷燬之書，都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帝猶以爲未足，至乾隆五十七年，尙嚴諭遵行。中有云：「江浙、江西等省，素稱文人淵藪，民間書籍繁多，所以不能禁絕者，皆由督撫等視爲等閒耳！」嗚呼，帝既蒐集古今之遺籍，而又嚴申文字之禁，下燔書之令，俾天下學者爲之束筆，此秦皇、李斯之所以流毒萬世，貽譏千古，而帝悍然爲之而不顧，吾不知其所謂獎勵文學者，果何如哉？

第十四章

雖然，帝亦可謂好學能文者矣！我聞帝御製詩至十餘萬首，所作之多，爲陸放翁所不及，常自誇其博雅，每一詩成，使儒臣解釋，不能卽答者，許其歸家涉獵，往往有翻

閱萬卷，而不得其解者，帝乃舉其出處，以爲笑樂。帝又善書，酷愛董其昌字，與聖祖相似，爲當時書家所傾倒，或謂其書法雖妙，似少氣魄，尙不如聖祖之有骨力，世宗之有才氣也。帝無事不欲追縱聖祖，不獨獎勵文學，與恢張武功爲然。聖祖康熙六十一年，召滿漢文武諸臣及致仕人員，年六十五以上六百八十人，宴於乾隆清宮前，名曰千叟宴。帝亦於乾隆五十年，詔開千叟宴，自王大臣至蒙古貝勒、貝子、公台吉、額駙、回部、番部、朝鮮使臣暨士、商、兵、民等，年六十以上者凡三千人。聖祖時南巡江浙，北巡塞外，帝亦循其舊例，南巡者六，東巡者七，西巡者五，至於盛京、興京、近畿之天津、保定、熱河、河南，車駕時出，紀不勝紀。蓋臨御六十年中，每當春和巡幸東南，秋收木蘭，無虛歲。或曰：「聖祖南巡，爲治黃河，乾隆時，南服無事，雖車駕所過，亦嘗謁孔林、祭岱廟，減租稅，增學額，優禮耆年，召試文學，典禮不可謂不優矣！然其供需之侈，驛騷之繁，將十倍於康熙時，勞財傷民，耗剝元氣，當時廷臣亦多諫諍者，然一經抗論，輒嚴譴隨之。如編修杭世駿疏論時事中，有謂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承，其流弊皆及於百姓，帝大怒，命置重典，賴侍郎觀保諫，免死，赦歸田里。尹會一視學江蘇還，奏言上兩次南巡，民間疾苦，

怨聲載道。帝嚴諭詰之曰：「汝謂民間疾苦，試指出何人疾苦？怨聲載道，試指出何人怨言？」坐謫戍。內大臣博爾奔察從帝至蒼石，先是沿途連設避暑山莊七十二處，圈地數十里，雜植時花，分置亭榭，所費約億萬計。帝四顧茂林修竹，綠草如茵，清風習習，幾不知盛暑之將至，顧而樂之，謂奔察曰：「此真無愧避暑山莊也！」奔察曰：「陛下就宮內言之耳！若外間城市狹隘，房屋低小，人民皆蝸處其中，兼之戶竈銜接，炎熱實甚；故民間有諺曰：「皇帝之莊真避暑，百姓仍是熱河也！」帝大怒，揮之出，爲之不怡者累日。或曰：「奔察幸而爲滿臣，尙不至遭禍，若漢人則罕有獲免者！自是朝臣皆相與結舌吞聲，無復有爲民請命者矣！我聞帝南巡六次，合之普免天下之錢糧四次，免七省之錢糧二次，數達二千餘萬兩，東巡西巡之費，尙不在內。是時府庫充溢，經聖祖世宗兩朝所經營，雖極帝一時之揮霍，而又加以軍需之浩博，歷代無其比！用於大小金川者，七千餘萬兩；用於新疆者，二千餘萬兩；用於緬甸者，九百餘萬兩；用於臺灣者，八百餘萬兩；用於安南者，百餘萬兩；用於廓爾喀、西藏者，又下一千萬兩；統計前後軍費，共一億二千兩以上。至乾隆末年，而國庫之餘銀，尙有七千餘萬兩之多；故帝自

恃其充裕，乃議增加兵額。先是，各省大小武職，俱有虛額名糧，帝命將此項歸入養廉，另行挑補實額。當時大學士公阿桂輒奏爭，謂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爲繼；此項經費，歲增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卽須七千餘萬兩，請除陝甘、四川、滇黔諸省外，其餘腹地，均可毋庸挑補實額。帝不從。於是舉康雍以來綠營兵額之不足者，悉數挑補，一舉而添兵六萬有奇，歲添新餉三百萬兩，其府藏之豐盛可知矣！卒之帝後數十年，果如阿桂所云，至屢議裁減兵額，而國庫日絀，不能以節養。或謂清異日衰敝之原因，皆帝有以貽之！其言不爲無見矣！總之帝性好夸飾，事事皆欲突過前人，而適滋流弊，此則帝一生得失之大關鍵也！

第二編 衰弱時期

第一章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當帝踐阼之初，嘗焚香告天，若得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聖祖康熙紀元六十一年之數。嗣於乾隆元年，以次子永璉，循用世宗雍正初年成式，書名密置於乾清宮，越二年病殤，贈爲端慧太子。尋欲以七子永琮緘貯，幼未果行，又早世，諡曰悼。乾隆三十八年，冬至，祀南郊，始以十五子顥琰名，昭告上帝，並默禱，如所定嗣子不克負荷，即降之罰，使其夭折，俾得再簡元良，延宗祏。是日復遣詣盛京祀陵，隱然以神器攸歸，面稽於祖也。至是乾隆六十年九月，御勤政殿，宣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顥琰爲皇太子。明年元旦，御太和殿，親授寶璽，傳位於皇太子爲皇帝，改元嘉慶，自爲太上皇帝。上皇雖歸政，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仍躬親指教。時嘉慶帝年已三十有七矣，事事皆稟承太上皇之命而行，而心甚慊。太上皇寵相和珅之爲人，珅本滿洲官學生，應役鑾儀衛，昇御轎，一口，乾隆帝車駕將發，倉卒求黃蓋不得，帝曰：「是誰之過歟？」各員皆瞠目相向，不知所措，珅從旁僂言曰：「典守者，

不得辭責。帝見其儀度俊雅，聲音清亮，乃曰：「汝輩之中，安得有此？」自是得倖寵之門，一躍而爲侍衛，擢爲副都統，遷侍郎，充總管，累遷尙書，拜大學士，長軍機，封公爵。子豐紳殷德尙公主，寵任之專，一時無兩。坤故無學行，惟攬權聚斂是圖，疆吏以下畏其勢，皆輦貨事之，如國泰、王亶望、陳輝祖、郝碩、伍拉納、浦霖等，贓款動及數十百萬之多，皆恃坤爲奧援。坤又往往僭擬乘輿服物，外省貢品，優者先入其第，次乃以供內府，漸至風示各省章奏，先具副封白軍機處，然後上聞，專政既久，吏風益壞，人民遂相率思亂。始則山東 王倫，繼則甘肅 田五，終則川楚之白蓮教。坤復稽壓軍報，虛張功級，濫叨封爵，且於核算報銷時，勒索重賄，以致軍餉尅扣，教匪滋蔓。論者謂清自乾隆以後，由隆盛而轉爲衰弱，胥敗壞於坤一人之手，非酷論也。當嘉慶帝正儲位未宣諭之先，坤密知之，於先一日，呈遞如意於嘉慶帝，以示由己擁戴之意。嘉慶帝輒深知其姦宄，嘉慶帝卽位，坤日侍太上皇左右，見太上皇耄荒倦勤，驕恣益甚。嘉慶帝外示優崇，至呼爲相公而不名，遇有奏事太上皇者，皆令坤代奏之；而內相猜忌，隱忍容納，不露圭角。坤自乾隆中葉以後，擅權二十餘年，罪惡昭著，無一人敢彈劾者，大臣中如嵇璜、

元勳上公如阿桂，亦僅稍能持正而已；其他中外諸官，如錢澧、謝振定、曹錫寶、武億、洪亮吉等，雖各與之忤，卒亦未敢直劾其身，宣布其罪。至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崩，壽八十有九，諡曰純皇帝，廟號高宗。高宗崩翌日，御史廣興、廣泰，給事中王念孫等交章劾坤，坤方爲總理，得意甚，越三日，奪職下獄，尋宣布其二十大罪，賜自盡，以戶部尙書福長安扶同徇隱，亦坐死，後釋之。坤之得罪，抄沒贓賄，凡百有九號，已估值者二十六號，計銀二億二千三百八十九萬餘兩，未估值者，尙有八十三號，或謂又當八億兩有奇。以二十年之宰相所蓄，當一國二十年歲入之半額而強，其貪黷可知矣！坤雖伏誅，而坤所激釀之白蓮教，已徧布於西北各省，而不可收拾。白蓮教，一名清茶門，其始當元順帝時，有樂城 韓山 童者，卽以其祖父所創之白蓮教，誘惑人民，自謂彌勒降生，故又稱曰彌勒教。江淮間之愚民多信之。託名宋裔，謀反被擒，其子林兒，逃據亳州，國號宋，明起乃亡。明天啟時，又漸起於山東、山西、陝西、四川、直隸、河南等省，其首爲蘇州 王森，得妖狐之異香，自稱聞香教主，被捕死獄中。其徒徐鴻儒等繼之，謀反山東，自稱中興福烈帝。尋敗，磔於京師。白蓮教又亡。至清乾隆時，其教又起，教主爲安徽 劉松，被捕

戍甘肅，其徒劉之協、宋之清，以河南麻邑童兒王發生，詭稱明後朱姓，謀起兵覆清，事覺，之清伏誅，發生年幼免死，之協遠遁，官吏大索，株連無辜，奸民乘閒煽動，於是聶傑、張正謨等起荊州；姚之富、齊林、妻王氏等起襄陽；孫士鳳、徐天德、冷天祿等起四川；張士龍、張漢潮、張天倫等起陝西，蔓延達五行省，皆以官逼民反爲詞。時朝廷方苦征勦苗匪，貴州則石柳鄧；湖南則石三保、吳半生、吳隴、吳八月等，八月雖未久就獲，其子廷義、廷禮，仍負嶠自固，而軍機大臣和坤又諱敗爲勝，故亂匪益多。至是嘉慶四年，苗事始大定，而教匪愈張甚！其教假持齋治病爲名，僞造經咒畫像，惑衆歛財，起於荆宜，而漸及於襄陽，熾於川陝，而至於甘肅，以秦楚間之老林爲窟穴，以鄂豫間之鄧州、新野爲門戶。朝廷雖屢出師征剿，而匪旋撲旋起，氣益盛，帝知賊匪之所以日衆，大率由地方官之橫求無藝，民不聊生，激而從賊，爰改易方略，下哀痛之詔，開自新之路，行堅壁清野之策，定兵勇並重之例，除滿漢異同之見，用德楞泰、洪亮吉等之言也。由是教匪次第漸平，襄賊、齊王氏、姚之富等最先亡；川賊、王三槐、陝賊、張漢潮等繼之；川北之王廷詔，川西之冉天元，河南之劉之協等又繼之；惟均州之徐天德爲最後滅，以

額勒登保、楊遇春、楊芳三人之功爲多。時嘉慶八年七月也。是役也，閱時歷九載，糜費達二億，所殺亂民數十萬，而官兵鄉勇之死亡，五省官民之遭難者，尙不知凡幾？國家元氣耗傷殆盡！我聞是時，賊匪四起，到處殺慘官長，詈爲民賊，惟南充知縣劉清，平日大得民心，賊亦不敢犯，至呼爲劉青天。所謂古之循吏者，非歟！教匪旣滅，未幾，而又有陝西寧陝新兵之變，亦賴楊遇春、楊芳往援，芳單騎入營，曉諭，變兵始乞降歸伍，而帝反以縱兵釀變罪楊芳、戍伊犁，聞者冤之！尋赦回，而四川綏定、陝西西鄉亦迭起兵變，雖不旋踵而皆定，亦足見人心之不定矣！是時閩粵海賊亦乘閒大起，先是安南阮光平以兵力得國，乏財，招納亡命，令劫商船，以佐國用，內地奸民附之，遂深入閩浙海疆，有鳳尾幫、水澳幫諸名目，爲定海總兵李長庚所破。至是，其餘黨蔡牽起閩海，朱潰起粵海，勢甚盛，牽犯定海。時長庚爲浙江提督，造霆船，攻牽，幾獲之，牽走降閩督玉德，遁去，合朱潰由臺灣入閩海，又爲長庚兵所敗，牽與長庚同鄉里，素畏長庚，故一蹙於定海、北漁山，再敗於臺灣南鹿耳門，旦夕得以奏凱，而先後閩督玉德、阿林保皆忌長庚功，或以軍符牽掣之，或則密疏中傷之，使長庚卒以十二年冬，戰歿於黑水洋，惜哉！時

潰已爲福建提督許松年所殲，牽游弋於浙海間。至嘉慶十四年八月，爲長庚部將提督邱良功、王得祿所追，於漁山外洋敗，舉礮自裂其船，沉於海而死。餘黨先後出降於粵督百齡，海賊悉平。不數年，又有天理教之亂。天理教者，白蓮教之緒餘也。自嘉慶八年，白蓮教滅後，其餘黨四散，分而爲八卦、榮華、紅陽、白陽諸教。天理教卽八卦教之改名，黨徒尤衆，徧傳於畿南、燕、豫、齊、魯諸區，而以滑縣李文成、大興林清爲之魁。文成黨數萬，清善內侍，密邇宮禁，內外勾通。先是十六年，彗星見，欽天監占主兵，又以時有二八中秋黃花落地之讖，奏改十八年閏八月於次年二月。天理教遂乘隙而起，謂卽應。在十八年九月望日午時，清運告終。文成遂與林清謀。是時車駕幸木蘭，可舉兵據京師，謀定，中外莫之知也。滑縣知縣強克捷微聞之，捕文成下獄，斷其脛，其黨迫不及待期，遂於九月七日起兵，陷滑縣，殺克捷，出文成於獄。直隸山東等處同時響應。帝命陝甘總督那彥成爲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溫承惠、提督馬瑜、河南山東巡撫高杞、同興等俱受節制，又命陝西提督楊遇春來直隸協剿。此始事之發見於京南也。不旋踵而禁門之變又作。是時林清結太監劉金、劉得財、王福祿、閻進喜等爲內應，分攻東西華門，

皇次子綿寧貝勒綿志，聞變，急發兵禦之，殲其徒黨。時帝狩熱河，倉猝還宮，林清在黃村，待援兵不至，被擒；而文成猶據滑，號召直隸山東諸黨，數省督撫皆按兵不敢發，賴那彥成、楊遇春、楊芳、劉清等馳往，追擊文成於司寨山，文成縱火自焚死，天理教又平。同時有陝西西南山木商夫役罷工掠食焚木箱之事，旋即滅。其後十九年，有江西民胡秉輝等，擁一朱氏子，假託明裔，建號後明，徧發偽札，謀逆。二十二年，有臨安邊外夷民高羅衣等，聚衆劫掠江外土司，窺伺邊郡。二十三年，羅衣從子老五，又僭稱王號，渡江薄臨安府，皆以地方官覺察甚早，掩捕較速，得不致釀成大亂。嗚呼！清自世祖開基，經聖祖六十一年之建設，以寬大培國脉，世宗十三年之整飭，以嚴峻戢官邪，高宗六十年太平之治，四夷賓服逾康熙，版輿生齒倍雍正，何其盛也？詎知其身未死，而各省之叛亂四起，幸而嗣皇帝材略不凡，雖非英明神武之君，其亦可謂守文之中主矣，而僅能削平禍亂，國勢卒因以衰弱，不復振履霜堅冰，由來者漸，繫誰之過歟？當天理教匪變未發生之先，於嘉慶八年閏二月二十日，帝進宮齋戒，將入順貞門，有內務府廚役陳德，徑前行刺，變起肘腋，猝不及防，幸賴固倫額駙喀爾喀親王拉旺多爾濟從

侍左右，立擒之。下廷訊，究主使，不肯供；但云若事成，則公等所坐之處，卽我之坐處而已！帝不欲興大獄，卽命以凌遲處死。其二子祿兒、對兒，一年十六，一年十四，並磔殺之。迄不知爲何人所使也。越十年，林清變起後，山東金鄉縣知縣吳塔捕獲林清黨崔士俊，始知陳德卽林清黨。山東巡撫以事屬既往，刪不入奏，其案遂爲千古之疑獄云。

第二章

是時，承和珅亂政以後，吏治腐壞，將卒驕惰，賄賂公行，上下蒙蔽。我聞有建昌道石作瑞者，侵蝕帑銀至五十餘萬兩，皆爲餽送長官之需，其延諸將帥會飲，多在深箬荒麓之中，一席之費，輒至三四百金，賞賜優伶，犒賚僕從，不與焉。總督福康安初至任，作瑞饋珍珠三斛，蜀錦一萬匹，他物稱是其贈遺之奢侈，爲古今所罕聞。一時貪婪之風，大率類是。帝雖極意整飭，如絞殺廣興、胡齊崙、褫革汪志伊、王紹蘭等案；而錮習已成，不可挽救。且河務大興，國家糜帑無算，官吏則視爲利藪，道光以還，其弊尤甚。實用之工程者，不及十之一，餘則悉以供文武員弁之驕奢淫佚而已。如是則民安有不叛？國安有不衰？此內政之所以日壞也。至於外交之狀況，朝廷內苦教匪海賊之騷亂，深

以宗教迷信，與海上貿易，爲致亂召寇之媒，以是對於歐人通商布教之事，亦排斥限制，惟恐不力。先是基督教之在中國，自康熙時已嘗極盛，一時全國信徒，不下十餘萬，中更雍正乾隆兩朝，政府嚴禁異教，凡外國布教師，非以學術列仕籍者，不得留滯境內，犯禁者率處禁錮或誅殛之刑；而彼等百折不撓，往來傳播自若，及白蓮教禍作，彼等益被異端邪說之嫌疑。於是嘉慶十年，御史蔡維鈺奏請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會廣東民陳若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賜遞送書信地圖，至山西，事發，下刑部嚴鞫，德天賜坐禁錮，熱河厄魯特營房，若望及其他滿漢人民任教會會長者，悉發遣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凡教會所刊漢譯經卷三十一種，並檢查銷毀，嗣後地方官視基督教徒，殆與叛逆同科。至二十年，而湖南官吏又於耒陽縣地方，訪獲西洋人蘭月旺者，遂以夷人潛入內地，遠歷數省，收徒傳教，煽惑多人等辭，處以絞決之罪。至是，而國初以來，風靡一時之天主教，幾無容足之地矣！西人在中國通商，亦已爲百餘年來之成局；至是，會英人與法國失和，法帝拿破崙頒布大陸條例，禁歐洲各國與英人通商，葡萄牙梗命，法遣兵併其地，英人恐法并奪澳門於嘉慶十三年，遣海將度路利率戰艦十三艘，進

船香山雞頭洋，旋以三艘入黃埔，並有三板船入省河，以防禦法蘭西，保護中英葡貿易爲詞，且願與中國協勦海賊，以其意作書投粵督，遂登岸，分兵守住澳門礮臺。朝廷恐其將實行占領之策，飭粵督吳熊光嚴詞拒絕，且封禁水路，以絕其糧食。英人苦之。啟梃引還印度，自是英國兵艦，輒違舊制，出入虎門。至嘉慶十九年，粵督蔣攸銛奏定防閑五策：一、嚴禁民人私爲夷人服役；一、洋行不得用歐式建築；一、店號不得用夷字；一、清查商欠；一、內地民人不得私往夷館。並得旨允行。英人以乾隆時浙江之貿易既不得遂，其請願，近來廣東之貿易又受種種之箝束，乃於嘉慶二十一年，復遣使臣亞墨爾斯等來中國，詣闕陳訴。使臣不遵成例，於粵岸收泊，徑駛至天津海口登岸，及入京，又以覲見禮節之紛議，臨時稱病而出，彼並非爲覲見而來也。朝廷自以爲天下之共主，英使如此倨傲侮慢，荒謬無理，嚴旨斥逐回國，並寄勅諭英皇一書，備責使臣之不合。是時英廷無一人通解華文者，故度之未嘗啟視也。而此次英使亞墨爾斯等，又與乾隆時之馬戛尼爾等，同一不解所謂，悵悵而去。於是中英之邦交，感情日失，潛伏無形之禍機於不覺中，有識者，於此早有隱憂焉。

第二章

帝在位二十五年，帝承高宗後，亦每歲幸木蘭，行秋獮禮，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帝駐蹕避暑山莊，亦將舉秋獮之典，在途感暍暑，不預，崩於行在，壽六十有一，諡曰睿皇帝，廟號仁宗。先是嘉慶四年，帝以皇次子綿寧名，遵用世宗密建之法，緘置於乾清宮，嘉慶十八年禁門之變，綿寧又以功封智親王，至是扈從熱河，奉遺詔卽皇帝位，更名旻寧，以明年爲道光元年。是時亂事滋繁，其大者爲天山之回部，湖廣之獠民，是當乾隆朝之平定天山南路也，回酋太和卓木波羅泥都之子薩木克，亡命浩罕，其第二子張格爾，驍桀，得回衆心，中國官吏治回疆者，如南路參贊斌靜等，類需索財物，廣漁回女，回民大憤！張格爾乘機，於嘉慶二十五年，襲攻喀什噶爾近邊，領隊大臣色普徵額不能制，帝卽位，知色普徵額、斌靜不勝辦賊任，且或別有他故，乃命伊犁將軍慶祥往勦，果得斌靜貪淫諸罪狀，詔逮問，代以永芹。道光五年，領隊大臣巴彥克圖，又縱殺布魯特婦孺百餘人，西四城回衆大亂，巴彥克圖全軍陷沒，詔以長齡代慶祥守伊犁，而以慶祥代永芹，視師喀什噶爾。張格爾乞援於浩罕，得安集延兵，安集延兵鷙悍善戰，

時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語。六年夏，張格爾浩罕先後以兵至，官軍大敗，喀什噶爾陷，慶祥死之。於是葉爾羌、和闐、英吉沙爾三城亦同時失陷。先是，朝廷遣陝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阿分領陝甘及東三省兵出關，以長齡爲揚威將軍，節制之。期會軍阿克蘇，軍未集而西四城已陷，敵且近逼阿克蘇。烏什、庫車均戒嚴，賴阿克蘇辦事大臣長清以少數兵擊之，兩戰皆捷。及十月，而大兵集阿克蘇，東四城始恃以保全。七年春，長齡、楊遇春、武隆阿同進剿，累戰悉勝。薄喀什噶爾，諸城盡復。時張格爾已先遁，楊遇春欲急追之，長齡不從，僅獲張格爾之甥姪以聞。帝嚴旨切責，令尅期擒賊。遇春及楊芳乃分道追捕，遇春屯色勒庫，芳軍至阿賴嶺，遇浩罕兵，亡失甚衆。帝以道遠糧絕，議罷兵。長齡疏言：乾隆中故回酋阿布都哈里及其族在京旗，若使歸主喀什噶爾、和闐、葉爾羌、英吉沙爾西四城，而我軍專力守喀什噶爾、庫車、阿克蘇、烏什東四城，庶永遠無邊患。帝憤長齡老怯，與贊成此議之武隆阿均獲譴，仍令相機偵賊，務獲乃止。而別遣直隸總督那彥成以欽差大臣赴回疆，代長齡策善後。張格爾本白山黨領袖，其據喀什噶爾時，虐殺黑山黨徒頗衆，以故黑山黨多陰通官軍者。芳因密遣黑山

黨出邊，縱反間，言官兵盡撤，喀什噶爾空虛，日夜翹首以望和卓木。張格爾信之，以是年十二月杪，潛入阿爾古城，覺所聞不實，折奔出邊，楊芳追擊至喀爾鐵蓋山，斬餘騎殆盡，遂擒張格爾。八年正月，捷報聞於朝，帝效康熙乾隆間故事，獲俘午門，勒碑太學，封長齡、楊芳等公侯爵有差。張格爾之就擒也，長齡檄浩罕、布哈爾等國，獻張格爾家屬，浩罕不從。帝亦知其必不能致，姑任之。惟諭那彥成、楊芳等嚴守邊境，絕浩罕貿易以困之。於是那彥成馳逐浩罕商民出邊，且沒收其財產，斷離其眷屬。浩罕酋摩訶末阿利怒，迎張格爾兄摩訶末玉素普至，以道光十年八月大舉侵邊，幫辦大臣塔斯哈全軍盡沒，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諸回莊皆被奪，包圍諸城。變聞，帝命楊遇春、楊芳、長齡等調兵赴援，褫那彥成職。會浩罕與布哈爾失和，將治軍相攻，不暇東逞，解圍歸。玉素普又故慈善，不好殺，亦引軍西還。十一年冬，浩罕遣使請和，歷述七十餘年通商之舊好，請復修改互市條約，朝廷許之。互還俘虜，許其通市免稅，並給還前抄沒浩罕人資產。浩罕自互市後，連年與布哈爾構兵，摩訶末阿利以道光二十二年戰敗死，其族庫達雅爾嗣位，國內悍徒復思啖張格爾子弟，起復讐之師，於是和卓木加他漢

等七人，募集同志，連合布魯特部，以道光二十七年春，入寇邊。是年十一月，伊犁兵赴援，始敗去。是謂七和卓木之亂。蓋自張格爾之役至此，天山南路蒙兵禍者，已三次矣！嗚呼！自是役之後，中國兵威，不復能及葱嶺以西！浩罕之約，既許通市，復許免稅，又將前所抄沒之貲產，一律給還，始則視爲外藩，茲則居然敵國，讓步至此，極矣！欲復如康熙乾隆時武功之盛，安可得哉？

猺爲苗族之一種，所居皆山峒，自成村落，在湖南衡永、郴桂四郡界，與廣東之連州、廣西之全州，均跨五嶺之脊，與漢民雜處，而不與漢民交通。漢民每欺之，黨連官役，以肆其虐待，凡遇訴訟，官吏亦皆左袒漢民，以抑猺。猺之積怨於漢民久矣！道光十一年，楚粵間有奸民，創立天地會，亦稱添弟會，屢劫奪猺寨之牲糧，天地會奸民類通官吏，猺民無所告愬，於是湖南江華縣錦田鄉、猺趙金龍，以復讎煽衆，令常寧縣、猺趙福才，糾廣東散猺三百餘，合湖南、九冲、猺都六七百人，以紅巾裹首爲號，焚掠兩河口，殺會黨二十餘人。江華知縣林先梁等往捕，毀其巢，格殺男婦十四，生擒猺卒五，餘均竄入江華之藍山，所至誘脅，積衆達三千餘，圖據九疑山爲巢窟，敗參將成喜兵，遂旁擾

寧遠湖南提督海凌阿往勦，猺佯爲夫役，舁兵械，及行抵山谷隘處，伏兵四起，槍械皆爲所奪，於是海凌阿全軍盡覆，猺勢益披猖，衆號數萬，分三路犄角出沒。時朝廷已命湖南巡撫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貴州提督余步雲，會兵赴勦。續又命戶部尙書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馳往勦辦，而禧恩、瑚松額與盧坤、羅思舉等意見不合。羅思舉建議，由新田遏猺南竄，與桂陽北路兵夾攻，并扼其西通道州，零陵桂陽小路，於是三路猺皆東竄常寧，逼歸一路，失其翻山長技，與詔旨相符。乃密檄北路兵齊赴，又移各守隘，兵進偪合圍，殲猺六千人。金龍中鎗死，會禧恩、瑚松額抵衡州，忌盧羅先奏功，詰趙金龍死狀虛實，思舉舉其尸及所佩劍印以上，乃已。而猺黨趙子青等，尙據麻崗，聲言爲金龍復仇。盧坤、余步雲又往剿，獲子青，餘衆悉就戮。廣東連州八排猺又起滋事，襲敗官軍，禧恩馳疏中傷粵督李鴻賓革職戍邊，而已代其位。旋詔以盧坤補授，禧恩聞盧坤將至，又急欲邀功，苦猺峒天險不易攻，乃遣人賂猺說降，會獲黃瓜寨附近猺人，遂潦草蕩事，倖叨封賞，而悉委善後事宜於盧坤。時道光十二年八月也。盧坤又續平廣東曲江、乳源兩縣亂猺。至十六年，又有湖南武岡州猺藍正樽等之亂，爲湖南巡撫訥

爾經額等所破。二十七年，又有湖南新寧雷再浩等之亂，爲廣西巡撫鄭祖琛等所破。二十九年，又有廣西五排搖李沅發等之亂，爲湖南提督向榮等所破，搖亂始一律肅清。嗚呼，搖族以太古愚民，糾烏合之衆，而朝廷竭三省之兵力以剿之，旋滅旋起，前後經二十年，而始獲底定，國家之元氣損傷，兵機大起，不可遏抑。未幾，而太平軍起於廣西金田村矣。

自餘雲南有永北廳夷人唐老大等之亂；河南有新蔡教匪朱麻子等之亂；廣東有黎人韋色容等之亂；山西有趙城教匪曹順等之亂；湖北有崇陽縣民鍾人杰等之亂；湖南有耒陽縣民陽大鵬等之亂；四川有果洛克番及越雋峨邊夷人桑樹格等之亂；臺灣有黃文潤、陳辦、洪協等之亂，雖皆不旋踵而卽平，然而盜賊滿天下，人孰不欲身家性命，豈肯甘心爲盜賊而作亂？大率苦於官吏之敲剝，而無所聊生，不得已而出於萬死一生之途，是誰之咎歟？

第四章

自康熙以迄嘉慶，中國對於歐洲各國之邦交，自視何等尊崇，無一非我中國之

朝貢國也！至是而英國以鴉片貿易之紛議，生意外之變，乃至以兵力相見，於是重門洞開，西力東漸，一日千里，吁，何其暴也？鴉片舊爲藥品，產於印度，華言爲阿芙蓉。唐貞元時，阿刺比亞商人以鴛粟輸入中國，卽鴉片也；明萬曆間列入關稅表中，是則鴉片貿易之通行於我中國，由來已久。明季以來，民間漸有用以吸食者；雍正朝，曾嚴布禁令，乾隆初，輸額亦尙不多，猶以葡萄牙人爲主，至乾隆中葉以後，其特權握於英吉利，於是輸額日增，吸食之害亦日甚。嘉慶初，又嚴旨厲禁，而沿海官吏貪利納賄，聽其自由輸入。迄至道光中葉，輸額比嘉慶季年又幾增至五倍之多，於是內閣學士朱罇，給事中許球，御史朱成烈，鴻臚寺卿黃爵滋等，先後奏請嚴塞漏卮。湖廣總督林則徐覆奏，語尤剴切！至謂鴉片不速行禁絕，則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偉哉！斯言也！帝大感動，卽命林則徐爲欽差大臣，馳驛赴粵，實行杜絕鴉片貿易之策。時道光十八年也。明年，則徐至廣東，盡焚英國鴉片之在澳門者，計二萬二百八十三箱，值金六百餘萬圓，並絕英人薪蔬食物，且令退出澳門，並波及美、法、荷諸國商人。朝廷又乘是下詔停止英吉利貿易。先是，英政府之意，務主和平，英領事

甲必丹義律亦欲以平和政策，恢復商利，一反前貿易監督官律勞卑、羅頰孫等之所爲，毋輕失中國之感情，至是亦不能忍，遂以兵艦攻澳門，不得逞，轉而攻福建，又爲閩督鄧廷楨所敗，遣使調停，請仍許英商回居澳門，則徐復嚴斥，不許。英人乃更攻浙江，陷定海、乍浦等處，旋北攻天津，入大沽，復投書請和，要求六款：一、償還貨價；二、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爲商埠；三、兩國交際用平等禮；四、賠償軍需；五、不得以夾帶鴉片累及居留英商；六、盡裁華人經手洋商經費。天津道陸建瀛議請先決廢止貿易鴉片之事，倘英人承諾，則許以免稅代第一款，以開放澳門代第二款，以海關監督與之平行代第三款，其餘令回廣東，與徐定議。是時中國承平日久，沿海空虛，諸文武大吏懼禍及，皆不悅徐所爲，遂各造蜚語，上聞，中傷徐，當事者不知所措，亦欲加罪徐，以謝英人，於英人所請，一切不答覆，遂命兩江總督伊里布赴浙，與英人議休戰，以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爲欽差大臣，赴粵查辦，撫則徐職，大局爲之一變。時爲道光二十年，明年琦善至粵，悉反林則徐所爲，恐和議之不速成也！先撤海防，以媚英人，徐議許償鴉片價，歸英俘，開放廣州，割讓香港等事，草約雖成，會英兵已攻陷虎門，外大

角沙角等礮臺，帝大怒，命御前大臣弈山爲靖逆將軍，提督楊芳，尙書隆文爲參贊大臣，赴廣東，調江督謙裕爲欽差大臣，赴浙江，飭伊里布回江督任，奪琦善大學士職，大局又爲之一變。英人以和議中變，又益兵攻陷虎門礮臺，提督關天培戰死，各要隘大礮三百餘門，並則徐前所購西洋礮二百餘門，盡被奪。英兵乘勝深入，盡扼珠江咽喉。楊芳至，束手無策；於是時英軍雖所向披靡，而各國商船，以停市日久，損失甚鉅，皆以英人所爲爲太激，於是美法兩國商人，出而調停。楊芳據以入奏，朝廷初欲拒絕，會英兵又連攻陷廣州城西北之天字礮臺，及泥城港與北山頂各礮臺，弈山等屢次失利，廣州危在旦夕，大局又爲之一變。於是弈山使廣州知府余保純等，向英將臥烏古九叩首以乞和，爰於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先定禁戰條約，凡四條：一、將軍等尤於煙價外先償英國軍費六百萬圓，限五日內交付；一、將軍及外省兵退屯城外六十里地；一、以香港之割讓爲未定問題，俟後日協商；一、英軍出虎門和議既定，弈山等以此六百萬之償金，議由藩、運、海關三庫擔認四百萬，廣州行商擔認二百萬，於是粵民大憤，有三元里民萬餘，樹平英團之旗幟，以與英人爲難，義律陷重圍，不得出！知府余保純往解

之，挾義律出圍，至償金交畢，英軍撤去廣州，卽促將軍等離城，奔山退屯金山，飾詞入告，謂英人窮蹙乞撫，請准照舊通商。帝亦微聞之，不之詰也。尋以廣東兵政廢弛，臨事無實用，追論歷任總督罪，並遣則徐戍伊犁。論者謂當與英人齟齬初起時，廷寄則徐訓旨，「有不患卿孟浪，但戒卿不可畏葸」等語，至是反坐以決裂，遣戍萬餘里外，蓋欲以謝英人也！時人皆寃之！雖然，則徐赤心謀國，祛毒強民，固自有先見之明，但狃於尊大之習，不諳外情，操之過急，致貽中國後世無窮之禍。君子援春秋之義，蓋亦不能無責備於賢者焉！然帝始力主之，繼而悔之，終則罪之，與漢景帝斬鼂錯以謝七國，古今同出一轍，不亦大可慨乎？英兵既退出虎門，以二十年所索六款及香港割讓之約，未得中國政府之決答，不肯罷兵。復移兵北進，會伯麥新自印度續調戰艦來粵，遂與義律兵合，以六月同發，遇颶風，破其坐船，頗有損傷。粵督祁墳，遂鋪張入告，謂獲神祐，撞碎洋船，漂沒洋兵無數，浮尸蔽海，朝廷方發藏香謝海神，允廣東保舉守城文武至數百員，而英遣大使璞鼎查，海軍少將巴爾克突至，遂使其將臥烏古、巴爾克率軍艦九艘，汽船四艘，運送船二十三艘，以七月進迫廈門，陷之。尋復棄去，僅占鼓浪嶼，進兵

攻浙江，再陷定海，總兵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皆戰死。三總兵皆名將也。雲飛、國鴻尤以儒將聞，並陷鎮海，督師裕謙自殺，又陷寧波，而慈谿餘姚居民亦皆逃散一空。事聞，帝又主戰，乃命大學士奕經爲揚威將軍，率兵往浙江，謀恢復。又以廣東巡撫怡良爲欽差大臣，移駐福建；調河南巡撫牛鑑總督兩江，分任南北沿海防務，師或潰或死，均寡效。乍浦再陷，寶山、上海、鎮江亦皆相繼失守。一時驍將如陳化成、海齡等皆殲焉。英兵逼江寧，帝大恐，意又變，改用浙江巡撫劉韻珂言，力主和議，以尙書耆英爲欽差大臣，署杭州將軍，起伊里布赴浙效力，會同兩江總督牛鑑籌商議和事，尋以英人謂耆英等未得全權委任，拒不與議，並任耆英、伊里布、牛鑑爲全權大臣。是時英人兵勢既盛，要素遂多，耆英等以事急，一切應之。爰於道光廿二年七月，締結中英修好條約於江寧。所謂南京條約是也。約之要項凡八條：一、中英兩國將來當維持平和；二、中國政府向英政府納軍費一千二百萬圓，商欠二百萬圓，鴉片賠償六百萬圓，共二千一百萬圓，限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歲末清付；三、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港，許英人通商及居住，且一切不課關稅；四、以香港之主權讓與英政府；五、放還英人之爲俘虜者；

六、戰役中爲英軍服役之華人，一律免罪；七、將來兩國往復之文書，用平行款式；八、條約得皇帝批准，償金交付六百萬圓之後，英軍當自當時所占領之長江沿岸等地撤兵；惟舟山及鼓浪嶼在條約實行之前，仍由英軍占領，英艦遂於是月出江寧，盡調碇泊長江之艦隊，還屯定海。南京之約由耆英等主持於外，穆彰阿等力贊於內，敗辱伊始，一蹶遂不能復振！庸臣誤國，豈淺鮮哉！先是，兩國戰爭中，英艦兩窺臺灣：一於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入淡水港，遭風觸礁；一於二十二年二月，入大安港，擱淺，皆爲臺灣官兵所捕，計白人二十四，黑人百六十五，礮二十門，軍械甚衆。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飛章奏捷，賞達洪阿太子少保，姚瑩二品頂戴。會南京條約成，兩國當交還俘虜，達洪阿等將黑人百六十五名盡行槍斃，僅遣白人等還英艦。英使璞鼎查乃以鎮道虐殺難民，冒功捏奏，徧訴江、浙、閩、粵四省大吏，脅令上聞。帝命閩督怡良渡臺查辦，至二十三年春，逮達洪阿、姚瑩等下刑部獄。幸帝知其枉，革職不深咎。是獄也，論者皆謂由於軍機大臣穆彰阿之指授，及欽差大臣耆英與閩督怡良等之媚嫉，人莫不以爲冤。至咸豐元年，奉特旨昭雪，中外始翕然稱頌焉。是年夏五月，南京條約既得，兩國皇帝之

批准，詔命廣州將軍者英與英國全權公使於香港交換條約。秋，耆英又於虎門，與英人續訂補遺條約十七條，以爲南京條約之附錄，自是美利堅、法蘭西亦各援英之成例，於明年夏秋，在澳門、黃埔先後締結中美及中法條約，中外之條約，由此日繁；外人之勢力，由此日張；中國主權，由此日替；沿海之土地，由此日削，而鴉片之禁令，遂公然開弛！吸食販賣之敝風，不啻爲國家法律所默許矣！

第五章

是時歐美文明，日見進步，而我國學人，猶大率豐蔀自喜。幾若中國外輒不復有天地者！雖閒有一二卓識之士，如阮元之著天象賦，疇人傳；魏源之著海國圖志；徐繼畲之著瀛寰志略等，然皆爲世所非笑。而帝又深信大學士曹振鏞、振鏞柄政，專伺人主意旨，又復拘牽文義，毛舉瑕疵，以箝制天下之人心。會帝倦於大政，厭言官之多事，振鏞爲帝言曰：「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陳闕失，以邀時譽；若遽罪之，則蒙拒諫之名，惟有抉摘其細故之外，謬者，交部嚴議，則臣下震於聖明，以爲察及秋毫，自莫敢或縱！」帝從之。嗣後凡遇章奏，如有疑誤，無論鉅細，輒譴責。由是中外惶悚，皆矜矜

自持，不復有敢言者！又自乾嘉以前，臺閣書體，雖稱整齊，然尙多雅氣，碑帖古字，時見層出，詩亦有拗體者；而振鏞奉命衡文，字則專搜點畫，詩則泥黏平仄，不問文章之工拙；若有破體帖字平仄失調者，皆置下第，海內承風，士習因以闕茸，慳慳無生氣。論者謂一時吏治日墮，學風日替，民俗日壞，民生日困，內外兵禍，紛至沓出，開千古未有之變局，皆振鏞一人有以造而成之。庸人誤國，甚於凶人，言雖過甚，然亦不能謂非持之有故矣！帝晚年又偏任穆彰阿。穆彰阿之閹庸無識，怙勢攬權，不減和珅。當時有大學士王鼎者，憤激自盡，效史魚之尸諫，遺疏痛劾穆彰阿，彰阿使人以危言怵其子，不得上，帝卒爲所蒙蔽，而毫不加疑，帝之昏憤亦可知矣！然聞帝生平服用之儉，爲史冊所罕聞，其小節蓋亦有足稱焉。帝在位三十年，道光三十年正月，帝疾大漸，召諸王大臣宣示秘緘，立皇四子奕訢爲皇太子。頃之，帝輒崩，壽六十有九，諡曰成皇帝，廟號宣宗。皇太子奕訢卽帝位，以明年爲咸豐元年。初，宣宗最鍾愛皇六子奕訢，欲立爲皇太子，金合緘名時，書奕訢名者數矣，以皇四子奕訢齒居長，無失德，故逡巡未決；一日命諸皇子校獵南苑，皇四子師傅杜受田，語皇四子曰：「今日圍場中，但坐觀他人騎射，弗

發一鎗一矢，並約束從人弗捕一生物！復命時，祇言時方春和，鳥獸字育，不忍傷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馬一日之長，與諸弟競爭也！」是日，皇六子所得鳥獸最多，顧盼自豪，皇四子一無所獻，宣宗詢之，具如杜受田所教以對，宣宗大悅，曰：「是真有君人之度者！」儲位遂定。受田其爲帝之吳質歟？故帝甫卽位，卽以受田入內閣。受田雖無大才識，然其爲人謹篤敏學，愛惜人才，如疏薦林則徐、周天爵及保全、向榮等，大節較然！天下頗覩其效。或謂杜受田不過小心翼翼，不足爲名宰相，咸豐帝之優於文學，自多得受田啟沃之力也。帝初卽位，朝野延頸企踵以望治，以帝能斥穆彰阿、耆英，累詔求直言，通民隱，起廢員，興賢能，文瑞、倭仁、羅惇衍、曾國藩諸廷臣，先後應詔論列時政，並優旨褒答；其先朝緣事降革者，若林則徐、周天爵等，以時論所推，亦皆相繼被召，而罷廢之太常卿唐鑑，亦屢徵召入都覲見。一時名臣輩出，如曾國藩、胡林翼、江忠源、羅澤南、左宗棠、李鴻章等，如雲而至；以曾國藩爲尤契帝心，雖以祁雋藻翁心存兩大學士之觭觥齟齬，嵩藻至謂國藩以匹夫居鄉里，一呼而從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而主志終不爲搖奪！故雖太平軍大起，而卒收得人之效，以樹戡亂之本，亦未嘗非明主

也！或曰：大學士文慶在內閣，時時左右國藩，嘗密請破滅滿漢藩籬，不拘用人資格。滿員中有此識解，非所謂鐵中錚錚者歟？然不知尤以肅順之功爲最鉅。肅順在當時，驕恣暴戾，人莫不切齒以痛罵之。如咸豐八年順天科場一案，通榜關節，原係嘉道以來積習，擇尤懲治，誰曰不宜？何必羅織株連，故爲已甚！自考官以及士子，斬絞軍流降革者數十人；不過因忌柏葰一人，藉端以誅鋤之而已！其好殺專橫，大率類是。無怪當時有羅網漫天，斯文掃地之語。嗚呼！慎重制科，法律嚴峻，亦清廷家法然也！昔在順治二年河南鄉試，四年會試，九年會試，十一年順天鄉試，十四年順天、江南、河南、山東、山西鄉試，以及康熙三十八年順天鄉試，五十年江南鄉試，嘉慶三年湖南鄉試，道光十七年順天鄉試等科，屢興大獄，衡文獲咎者不可勝數，其最稱冤者，爲康熙三十八年順天鄉試副考官編修姜宸英，逮死獄中，滿朝臣僚莫不以爲冤。刑部尙書王士禎至有我爲刑官，令姜宸英以非罪死，何以謝天下之語。由此觀之，則清代科場之案，大率駢首就戮，從未比附輕典，非獨咸豐八年一案已也！肅順但對滿人如是，至對漢人，乃極意搜羅人才，汲汲不可終日，或引爲羽翼，或倚爲腹心，如匡源、陳孕恩、高心夔輩，皆爲

肅順所素心折者，至曾國藩、胡林翼等之握兵柄，肅順尤力主之。肅順常與人言曰：「滿族中無一人可用者。國家遇有大疑難事，非重用漢人不可。」聞其受賄也，亦惟待滿人爲然；若漢人之一絲一粟，迄不敢受。故滿人深惡恨之，嗚呼！肅順以宗室之滿族，何乃揚漢而抑滿若是異哉？然帝自咸豐八九年以後，見時局之大亂，恐難收拾，林則徐既道卒，向榮與周天爵、烏蘭泰諸將帥，又復齟齬不相能，軍事日紊，戰氛徧地，帝遂早已荒怠政事，溺情聲色，前後若出兩人然。其無毅力若是最可慨者。咸豐九年，帝壽三旬，是時東南大局已土崩瓦解，兵連禍結，而帝猶引歷朝聖壽開科之成例，因而頒恩詔，開慶榜。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偪京師，帝倉卒幸熱河，閉關奪走之餘，亦猶御行殿受朝賀，作樂宣表，賞賚近支親藩等大宴。其殆陳叔寶絕無心肝者歟？帝既惑於聲色，遂多疾病，日飲鹿血以療之。咸豐十一年七月，帝在熱河，痰疾大作，復患暑瀉，倉卒求鹿不可得，疾遂增劇，急召宗人府宗令怡親王、載垣、右宗正、鄭親王、端華、御前大臣、肅順、景壽、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至避暑山莊行宮，受顧命，立皇長子載淳爲皇太子，並諭以八人爲贊襄政務王大臣。翌日，帝遂崩，春秋三十有一，在位十一

年，謚曰顯皇帝，廟號文宗。諸臣請皇太子卽正尊位，擬以明年爲祺祥元年，爲載垣等所議也。尊皇后，鈕祜祿氏及生母懿貴妃，那拉氏均爲皇太后。時雖以兩后並尊，而仍微示區別，皇后稱母后，皇太后，貴妃稱聖母，皇太后，援明萬曆朝故事也。那拉后不悅，尋改上太后徽號曰慈安，皇太后，生母太后徽號曰慈禧，皇太后，並諭嗣後詔書奏牘，皆以慈安、慈禧並稱，不復有母后、聖母之別矣。是時有御史董元醇者，疏言皇上沖齡，未能親政，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疏入，太后召見贊襄王大臣，命照所奏行。載垣等抗論，以爲不可。有臣等奉遺詔贊襄皇上，不能聽命於太后等語，退復以本朝家法，禁母后臨朝，令軍機處駁還。時恭親王 奕訢已至熱河，太后將召見，杜翰復言恭親王於太后嫂叔不通問，太后居喪，尤宜遠嫌。後奕訢設計得見太后，太后慮載垣等專恣，與奕訢密謀誅之，召鴻臚少卿曹毓英密擬拏問各旨，以備到京之日卽發表。奕訢還京，啟行後，太后亦卽下詔奉大行皇帝梓宮回京師，命肅、順、護、送梓宮，載垣等扈蹕，先後閒道行。於是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尙書沈兆霖、趙光等，合疏請太后垂簾，皖、豫督師內閣學士勝保亦奏請簡近支親王輔政。太后既至京師，卽下

詔授恭親王奕訢爲議政親王，及大學士桂良，尙書沈兆霖，侍郎文祥，寶鋆，鴻臚少卿曹毓英，並爲軍機大臣；解載垣等八人贊襄王大臣職，暴其罪狀，並降旨拏問。奕訢捧詔宣示畢，卽命侍衛執載垣、端華二人擁至宗人府幽之。時肅順方次密雲，亦逮至京，旋賜載垣、端華自盡，棄肅順於市。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俱革職，嚴治黨援。尙書陳孚恩等皆獲罪有差。自是垂簾之局以定。皇太子始行卽位禮於太和殿，改明年爲同治元年。年方六齡，奉兩宮皇太后御養心殿垂簾聽政。慈安居宮東所之綏履殿，慈禧居宮西所之平安室。世於是。有東太后、西太后之稱。載垣、端華、肅順三人，世皆稱爲咸豐朝之三奸。文宗之娛志聲色，皆肅順輩有以導之也。贊襄之詔，亦爲肅順輩所矯誣。嗚呼！載垣、端華、實皆庸懦無能，一任肅順之所爲；肅順平日專權自恣，殺人無算，怨者刺骨。肅順之罪亦固不容道矣！然必以導淫矯詔爲肅順等之罪狀，或者那拉后欲垂簾擅權，怒肅順諸人之沮格，故爲鍛鍊成獄，以致之死地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厥後太平軍等之殲滅，實皆肅順輩重用漢人之力有以遺之也！

第六章

清自咸豐同治以來，外交日敗，內亂日繁，有識者於此，早知清之必將亡矣！是時外交之禍，最烈者爲英法，其次爲俄，其次爲日本。

英法與美，自道光二十二二十四等年，先後在南京、澳門、黃埔訂立條約，中國許以五口通商，英人於道光二十六年來粵，請踐約會廣州紳民自三元里決戰後，與英人有積怨，合詞訴諸大府，請毋許英人入城，粵督耆英知與條約不合，置而不答，紳民遂傳檄遠近，自起團練，駸駸與官爲仇，英人又執條約來責讓，耆英不得已與期二年後以緩之，乃自謀內用，屆期耆英果已內召，改授徐廣縉爲兩廣總督，而以葉名琛爲廣東巡撫，道光二十九年，英人以兵艦闖粵河，申前約，廣縉等密召諸鄉團練兵十餘萬以禦之，衆志一心，呼聲洶洶動天地，廣縉單舸前往，告以衆怒不可犯，英人懼，香港總督文翰乞更定商約，毋入城，朝廷大悅，封廣縉子爵，名琛男爵，風示天下，咸豐二年，廣縉移督湖廣，名琛坐遷總督，俄拜大學士，益自負，凡遇交涉事，輒巖詞峻拒，或竟置不答，會英香港新任總督包冷，廣東領事巴夏禮亦皆剛愎負氣，與名琛積不相能，日夜思搆毀，適東莞會匪圍廣州，按察使沈棣輝督官紳兵練力戰却之，名琛格不上其

功，兵練皆解體，棣輝憂死，而悍民從賊者紛紛投英籍；賊首關鉅、梁楫等獻策巴夏禮，請攻廣東！巴夏禮猶以師出無名爲慮，咸豐六年九月，會有亞羅船者，自外海入粵河，桅張英旗，而所載皆華民，巡河千總見之，疑爲奸民，託英籍自護者，遽登艇大索，拔其旗械，繫舟子十三人，以獲匪報。巴夏禮大恚，移文詰名琛，責以具狀謝罪。名琛怒，命錮十三人於獄中，顧絕不爲戰備。於是英艦大攻黃浦礮臺，而巴夏禮尙請入城面議。名琛夙以雪大恥尊國體爲言，慮既見受辱，拒不許！巴夏禮復請於城外擇地爲會場，又不許！是年十月朔，英兵遂攻陷省城，兵少旋退，初非爲入城計，特藉以威嚇耳！粵民見英軍退，爭起爲暴動，縱火焚英人洋樓，并及美法各商館，十三家洋行亦同時被燬，於是巴夏禮一面與法美聯合，一面馳書英政府，請增兵宣戰！而巨禍以起。名琛既不講交鄰之道，與諸國聯絡，又不審諸國之虛實強弱，謀所以應之，徒徇前功，蓄矜氣，好大言，故終至於敗。咸豐七年九月，英使額爾金率軍艦抵香港，貽書名琛，請約期會議償款，重訂約章。名琛斥其狂悖，置不復。法美領事亦移文責償損失，且願居中調停，復不聽。法以六年廣西有戕殺彼國牧師事，求償不得，遂與英同盟合軍，以是年十一月倡

廣州先是朝廷密戒名琛當保持和平，毋信浮言！輕開釁端！名琛夷然不以措意。至是事迫，將軍巡撫以下，皆相率就名琛商戰守。名琛迷乩語，謂過十五日必無事矣！仍傲然不爲備。同盟軍竟以十二日遣六千人登陸，十三日據海珠礮臺，併力攻城，十四日陷廣州。名琛倉皇走匿，英人括督署財賄及藩庫銀二十萬兩，劫將軍巡撫都統等大搜名琛，卒以二十二日得之，挾以登舟，送至印度加爾各答。越年餘病死。嗚呼！名琛真妄人也！鬼神之說，虛謬無憑，稍有識者，靡不知其爲誣也！名琛以其父志銑好扶乩，名琛爲建長春仙館，祀呂洞賓李太白二仙，一切軍機進止，咸取決焉！其敗不亦宜乎？但以使相之尊，爲俘虜之賤，是則歷史之污點，中國之奇辱也。時人惡其辱身辱國也，爲之語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名琛被虜，朝廷以侍郎黃宗漢代爲兩廣總督。英法兵既得廣州，迫中國政府改訂約章，酌給償金，增開商埠，相約在上海待命，久不得復，乃決議北行，復連同美俄兩國兵，陸續發上海，向天津。咸豐八年三月，齊集白河口。朝廷命侍郎崇綸等赴津，會同直督譚廷襄議款。英人謂非相職，不足當全權任，乃於四月初，突入大沽口，陷礮臺，詔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馳赴天津。京師戒嚴。

英人雖踞礮臺，仍欲修好。俄美諸國，居間排解。朝廷改派大學士桂良、尚書 花沙納赴天津議款。又賞已革大學士耆英侍耶銜，飭令赴津，耆英往拜，英使不見，懼而還津。帝震怒，賜自盡。桂良等至津，英人出所訂新例五十六條，其中最重要者：一、增開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等處商埠，又於長江一帶許撰擇三口；一、洋人得帶眷屬在京師長行居住；一、許給領事裁判權；一、派員協定新稅則；一、議償商虧軍費各二百萬兩，清款後交出粵城。法人所定四十二條，與英略同，軍費賠款，則減英人之半。朝廷皆曲從其請。論者謂此次條約，不經兩方之談判，爲自古所未有；故外人譏爲無談判之條約。後日外交之棘手，悉根於此。約既定，四國兵艦同時起碇出天津，適粵東練兵銜英人，縣賞購巴夏禮首，英人復藉端乞撤回黃宗漢，解散粵民團。桂良等亦一一曲從之，事駸駸就緒矣。而僧格林沁至天津，憤和議之辦理過柔，咎海疆之先事無備，首劾直隸總督譚廷襄罪，旋卽調馬隊，購巨礮，經營防務甚備。咸豐九年夏，各國赴天津換約，告以大沽口設防，令改由北塘口進，英將額爾金之弟卜魯士領軍艦，不從！遽於五月二十四日駛入大沽，且狃於往歲之無備，開礮轟擊，中國礮臺兵還擊沈英艦數艘，殺登岸

英兵數百，領隊官亦傷股殞，僅餘一艘逸出，沿途測量旅順、威海等各要口而去。朝廷方動色相慶，謂外事可有轉機，識者皆知英必大報復，而朝廷恃勝而驕，欲盡改八年原約，又命撤北塘之備，退保大沽。北塘紳士御史陳鴻翊密疏言非計，不聽。編修郭嵩燾時在僧格林沁幕，亦力爭之，亦不聽。嵩燾遂辭去。咸豐十年六月，英將額爾金法將噶羅率兵卽由北塘登岸，始陷內港新河，繼陷大沽礮臺等，據天津，擾及河西務，進薄張家灣；奉詔勤王之副都統勝保迎戰，不勝，奔潰。僧格林沁與大學士瑞麟防通州兩軍，皆退至京城外，文宗奔熱河，於八月八日啟行，鄭親王端華尙書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等從，命恭親王奕訢留守京師，仍督僧瑞二軍駐師海淀，詔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司外國交涉事宜。時和議復起，桂良赴天津，怡親王載垣赴通州，皆與巴夏禮議不合。載垣密令僧格林沁誘擒巴夏禮，解京，拘於刑部獄。英人大憤，奮力攻城，甚急，索還巴夏禮，或請殺之。衆不敢決。時議論益起，或請召南軍曾國藩，胡林翼等入援，或欲往西秦遷雍，正紛擾間，敵兵已攻海淀破之，爰釋巴夏禮。巴夏禮出，欲洩忿，遂縱火焚燒圓明園，三日夜不絕，盡掠園中所有珍物而去。或曰：內閣中書龔自珍之子

龔橙導之也。圓明園者，明武清侯李偉清華園舊址，清康熙間修之，改名暢春園。後於園中闢地築室賜雍邸，命名圓明。雍正三年，乃大宮殿朝署之規，以避暑聽政。乾隆中，又大事修飾，增置離宮別館，列景四十，所費不計億萬。歷雍正乾隆嘉慶道光百餘年，每歲皆以夏首幸園，冬初還宮。咸豐改元，粵中兵起，文宗傷禍亂，恆夜分痛哭，繼乃託詞抑解，縱情聲色，廣集漢女於園中，分居亭館，有四春之寵，所謂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是也。合之那拉氏所居之天地一家春，號曰五春。至是被燬一空，悉成焦土矣！英法兵益聲言攻禁城，燬皇宮，擁戴太平軍天王洪秀全爲中國皇帝，清廷不知所措。旋以俄使居中調停，再訂和約，先予卹款五十萬兩，巴夏禮額爾金等各陳兵仗至禮部，訂約六十五條，於八年原定外，英續增九條，償銀一千二百萬兩；法亦續增十條，償銀六百萬兩。割九龍之半予英，增開天津、牛莊、煙臺、九江、漢口、潮州、瓊州、臺灣爲商埠，許西人傳教游歷內地，並互遣公使駐京城。時咸豐十年九月也。是役也，皆誤於僧格林沁，始則狃於小勝，不肯換約，以致英法之再來；中則輕視強敵，撤北塘之備，以致津沽之迭陷；終則謬聽妄論，捕巴夏禮，以致海澱之被焚。僧王雖名藩上將，干載下有

餘責焉！越十年，又有天津教案之交涉。基督教之來中國，自唐建中二年始，所謂大秦景教是也。嗣後元則有羅馬教徒若望高未諾；明則有利瑪竇；明清之間則有湯若望等，自是外國教民來中國者，絡繹不絕。道光季年，至載列條約，於是天主、耶穌教徒益紛紛入內地，而中國之教案亦因而漸起。同治元年，湖南江西有拆毀教堂之案；貴州有殺害教士之案；同治六年八年，四川有民教互相殺害之案；至同治九年，天津之教案尤鉅。是年四月，天津有匪人迷拐人口，並傳有挖眼剖心用以製藥之說，據獲犯供言，爲天主教民所使，時在津辦理通商大臣崇厚與法領事豐大業商定，令道府縣帶同獲犯赴堂指勘，所歷地方房屋，與原供不符，亦即帶犯歸案。旋聞有民人在教堂口角爭毆，正在派弁前往彈壓，忽豐大業洶洶來署，向崇厚及知縣放槍，擊死知縣僕從一人，於是民人奮起，羣毆豐大業致死，遂焚燒教堂，及拆毀仁慈堂，並殺傷教民數十人，又誤殺俄商三名，誤毀英美教堂二所。天津大擾，會直隸總督曾國藩方在病假，詔命馳往天津查辦，先將俄商及英美講堂交涉設法議結，次訊所謂教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等事，全係愚民誤會，至殺害領事焚燒教堂一節，以既緣拐匪牽涉教堂，府縣

赴堂查勘，領事對官放鎗，衆怒故不可遏，此皆當日之實在情形也。而使羅淑亞肆意挾，必欲府縣官議抵，國藩不許，傳言法調兵艦到津，國藩嚴爲戒備，持議如前；惟以粵捻初定，不肯與鄰邦構釁，慮四國合縱敗約，變生不測，力主維持和局，津民大怨國藩，而政府諸人亦羣起掎擊，至呼爲賣國賊，彈章紛紛，舉國欲殺。於是國藩以病重請罷免，詔調爲兩江總督，以李鴻章代爲直隸總督，命迅速赴津辦理。嗣仍由國藩與法使議結，定滋事人犯，正法者二十八人，軍流者二十五人，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皆遣戍，派崇厚前往法國道歉，其事乃已。是時國藩所辦各情，不無過重，實爲中國永遠之患。國藩事後，恐亦不能無悔，然能保全和局，而原案外並無所讓，視後來辦教案者，尙較勝一籌也。

第七章

俄自雍正五年訂約，與中國通商，僅有陸路恰克圖一處，當嘉慶八年，俄人商船駛至廣東求貿易，爲兩廣總督那彥成所拒。道光二十八年，俄船又駛抵上海圖互市，爲兩江總督李星沅據約嚴却之。俄人因是深以所屬西伯利亞東嚮無通航海口爲

不便，至是咸豐三年，行文中國，謂自黑龍江格爾必齊河上流以達於海，未設立界標，請派員會勘，欲以嘗試中國也。實則道光末年，俄人早已私移外興安嶺界碑，又潛於黑龍江北岸屯兵占守，攘爲殖民地，匪伊朝夕矣。咸豐四年，俄艦又忽順黑龍江而下，通過愛琿，中國官止之不聽！五六年間，中俄遂迭議界務，不成而罷。咸豐八年，俄人又移其居民於烏蘇里河口，朝廷爰於是年四月，命黑龍江將軍奕山，與俄使木哩斐岳福，訂界約於愛琿城，俄使提出預擬條約六款，奕山初以爲片面條約，援尼布楚條約拒之。俄使以尼布楚之約，中國以武力迫壓而成，不合公法，奕山懾於兵威，約遂成。是爲愛琿條約。自此約一成，於是黑龍江北岸地全入於俄。不惟康熙時尼布楚條約內格爾必齊河舊界爲之一變，卽雍正時恰克圖條約內以烏特河爲兩國中立地，亦成陳迹矣！且此次訂約，旣以黑龍江爲界，而約文內又牽涉於松花江，似明則允其以外黑龍江爲界，默又許其在內松花江行船，語近模糊，故後來歷次辨論，迄歸無效！是時英法兵陷天津礮臺，俄人一方經營滿洲，一方以兵艦隨英法之後。是年五月，英法和議成，俄人亦援例另訂天津條約十二條，其重要之點，如除前定邊界陸路通商外，准

由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七處海口通商，若他國再增添口岸，俄國一律照辦；又准俄國在各通商海口設立領事，並駐兵艦。自是俄人在中國通商，海陸皆獲大利，在歐美各國之上，是爲最惠國條約矣！咸豐十年，英法同盟軍陷北京，俄使調停其間，又挾以厚索報酬。於是年冬十二月，再訂北京條約，續增十五條，其第一第二兩條，爲國界之關係至重大者。大約首條以東邊言，謂烏蘇里河東屬俄國，西屬中國，自松阿察河源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國，西屬中國；次條以西邊言，謂西界尙在未定，此後應自雍正六年所立沙濱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齊桑淖爾湖，自此向西南順天山之特穆圖爾淖爾，南至浩罕邊地爲界。自斯以後，烏蘇里河以東地，又悉入於俄人，遂於其地，建阿穆爾州，沿海州，經營海參崴軍港，而中國邊防乃日亟！至於西界，經同治初年議定，並特穆圖爾亦畫置界外，統計中國所失與俄所得之地，東西廣二十餘經度，南北長十餘緯度。彼時中國不諳輿地之學，不知實在之界，究在何處，坐使滿洲舊壤，驟失數千里，不亦大可慨乎！

日本建國，當中國周時，厥後通使於漢，修貢於魏，而賓服於唐；五代及宋，彼此不

通聞問；元時，世祖窮兵東伐，喪師十餘萬，於是日本遂有輕視中國之心；明時，屢擾海濱，爲總兵戚繼光、俞大猷等所敗，其患始漸息；清初，與中國政府無大交涉，然自順治迄道光間，日本商民多通市於江浙；咸豐以後，蘇浙閩商往長崎貿易寄居者，絡繹不絕。是時，日本迫於外患，下詔變法，廣事外交，與泰西諸國互訂條約，念與中國鄰近，宜亟通好，以冀同心協力禦外侮，乃於同治九年，遣外務大臣柳原前光，少臣花房義質等來中國，預商通好事宜。通商大臣成林代爲上書，命留天津候命，朝廷許通商，不必訂約，前光力爭，始允與之訂約。至同治十年五月，日本以大藏卿伊達宗城爲正使，前光副之，來締盟約，朝廷命直隸總督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辦理日本通商事務。是爲中日議約之始。先是，疆臣有以前明倭寇爲辭，奏請拒絕者，李鴻章奏駁之，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亦上疏力爭，謂東西各國，宜一律待遇，不宜有所異同，致滋口實。爰於是年九月，定修好條規十八條，通商章程三十三款，附以中國日本海關稅則。約既成，日使宗城歸，日政府以不能盡同西約，意尙缺望，以事免宗城官，乃以同治十一年二月，遣外務大臣柳原前光兼少辦務使來議改約，李鴻章却之，謂萬國公法，最忌失信，今

兩國修約，於既訂未換之間，遽爾遣員議改，旋允旋悔，於全權立約之命，不幾自相柄鑿乎？前光懾嚙而退，明年四月，遂換約。同治十三年，派公使駐日本國都。先是十年十一月，有琉球船遇颶風，漂至臺灣，爲牡丹社生番劫殺五十四人。十二年二月，日本小田縣民四名亦漂至，遇害。日本諸臣善事者，因謂生番豺狼，不可不痛爲懲治，特以生番熟番有異，宜先質經界於中國。中國政府答以生番化外民，不任責。日本遂自發兵至臺灣，征生番，爲琉球人雪仇。然臺灣本中國版圖，琉球又久列中國藩屬，琉球自明太祖時受中國冊封爲藩王，按歲入貢，歷世無間。滿清入關，重來請封，聖祖從之，定二年入貢一次，其後每易一王，必來請封，以爲成例。琉人自負中國藩屬，輕視日本，日人無時不飲恨於心。至是，強封琉球王爲日本藩王，與中國交涉，中國不能坐視，於是遣使日本，約先退兵，日將西鄉從道不聽。十三年四月，詔命船政大臣沈葆楨爲欽使，辦治臺防，迫日本退兵，勢將決裂，賴英使威妥瑪調停其間，與日本專使大久保利通締結和平條約三款，償日本軍恤銀共五十萬兩，令撤兵歸國。至臺灣生番，中國自行設法，妥爲約束，事始平。是役也，日本糜費六百餘萬圓，將士疫死者甚衆，其意何居？是時

日本已自認琉球爲其屬地。琉球難民被害，與中國政府無涉，中國政府未之知也。越三年，日本夷琉球爲冲繩縣，中國始遣使與抗議，不得直。自後琉球遂終歸日本矣。

第八章

是時內亂，以太平軍爲最大。自明季以來，人民秘密結社，以宗教迷信之力，號召愚衆，反抗政府者，無慮十餘種。如白蓮、青蓮、白陽、紅陽、八卦、天地、無爲等名目，其源流分合，要不出釋、道二宗。嘉道以還，歐人東漸者日衆，於是有以基督教煽動徒黨，潛蓄勢力者。卽太平軍之首領洪秀全是也。秀全故廣東花縣諸生，先是有朱九濤者，倡上帝會於廣州，秀全與其中表馮雲山並師事之。九濤死，秀全別奉基督教，自樹一幟，謂之上帝教，其會名三合會。道光十六年，移其會於廣西，居桂平。武宣二縣間之鵬化山中，陰事布教，雲山與秀全妹婿武宣蕭朝貴及桂平楊秀清，桂林韋昌輝，貴縣石達開等，分赴各縣勸教。明年，秀全返廣東，親就美國牧師羅巴爾特受洗，時入教者寔衆，皆稱秀全爲先生，遂公推爲教主。秀全稱耶和華爲天父，耶穌爲天兄，而已爲其弟，在教皆平等，禁驕矜，作眞言寶誥諸書以爲訓，各蓄髮，藏山箐間。及秀全再至廣西，則雲山

等勢已大張，信徒之多達二千人以上。是時，東南數省，盜賊蠡起，廣西尤甚。如慶遠之張家福，柳州之山豬羊，武宣之劉官方，象州之區振組，潯州之謝江殿等，不啻數十股。疆吏老病憚事，地方官無可如何。秀全亦乘是赴平南，籛縣間之金田村起兵。貴縣民林鳳祥，揭陽海盜羅大綱，衡山諸生洪大全等，皆不期奔赴。時道光三十年也。詔奪廣西巡撫鄭祖琛職，起前雲貴總督林則徐爲欽差大臣，兼署巡撫。則徐至潮州，病卒。詔以前兩江總督李星沅代爲欽差大臣，以布政使勞崇光署巡撫。提督張必祿兵敗，死之。詔又以前漕運總督周天爵署廣西巡撫。李星沅與周天爵以事相齟齬，疏請統帥，詔命大學士賽尙阿爲督師。星沅曾任廣西學政，洪秀全出其門，故有師生之誼。詔命星沅赴粵從事招撫，星沅不敢去，朝旨敦促，大恐，行至斷籛峽，仰藥死。周天爵復與提督向榮有隙，劾榮不遵節制，詔罷周天爵，以鄒鶴鳴代爲廣西巡撫。時有廣東高要人張嘉祥，擁衆數百，造秀全語，不合，去，掠潯州據之。賽尙阿至軍，合都統烏蘭泰提督向榮軍，擊嘉祥敗，降向榮，改名張國樑。數月以來，將帥屢易，文武不和，秀全得以其間從容布置，附從日多，官軍屢敗，衆推秀全爲太平王，以咸豐元年閏八月，進破象州。

據永安，定國號曰太平天國，稱天王，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洪大全爲天德王，秦日昌胡以晃等以下四十餘人，稱丞相軍師等官，有差，移檄遠近，以恢復中原，掃除胡虜爲詞，震動人心。時有道州舉人胡孝先者，往謁秀全，初疑爲間諜，繫之；孝先自獄中上書，暴政府罪惡，秀全得之大喜，釋之，與論大計。孝先曰：「關中天府之國，周秦之所以興，欲爭天下，必先取咸陽！然後出山右，定燕京，天下可傳檄定也！」秀全稱善，置之左右，稱先生而不名。楊秀清忌之，破興安，全州回，孝先在軍，秀清殺諸道，以陷敵，聞秀全甚悼焉！是時，官軍雖迭殄土匪，而太平軍之勢，已橫行不可問矣！雖有副都統烏爾泰擒洪大全於永安州，而旋即戰歿；督師賽尙阿軍亦毫無進步，迄被劾罷。太平軍遂進窺湖南，長沙，賴有新寧舉人丁憂，在籍知縣江忠源，倡辦團練於其鄉，以兵法部勒鄉人子弟，旋改爲楚勇；至是聞警，率鄉勇往援，乘敵兵未至，扼於下游，簑衣渡，激戰焚舟，礮斃馮雲山，敵兵始懼。雲山能謀善斷，多所規畫，至是陣沒。秀全大哭之，慟曰：「天不欲我定天下耶？何奪吾良輔之速也？」自有簑衣渡之捷，官兵之勢稍壯，援師大集，太平軍敗退，蕭朝貴死焉。長沙以全。

太平軍引兵渡洞庭，克岳州，陷漢陽，破武昌，朝廷大震。是時，國家軍政廢弛，京旗綠營等兵，皆老弱無所用；詔起湖南湘鄉丁憂在籍侍郎曾國藩，治團練，駐長沙。先是湘鄉諸生羅澤南、王鑫等，在鄉辦團練有聲，至是湖南巡撫張亮基，令各募一營，至長沙備防守，並請國藩主之。國藩以團練保衛鄉里，不能越境剿敵，疏請募爲官勇，仿明戚繼光成法，束伍練技，編爲湘勇，令羅澤南、王鑫、塔齊布、鄒壽璋、周鳳山、儲玖躬及其弟國葆等分將之。是爲湘軍陸師編制之始。翌年，又用江忠源及編修郭嵩燾等所建水攻之策，購造兵船，編成水師，以成名標、諸殿元、楊岳斌、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褚汝航、夏鑾、胡嘉垣、胡作霖等分統之。是爲湘軍水師編制之始。是時，欽差大臣向榮駐兵湖北，大學士琦善駐兵河南，相應，聲勢頗盛。初，秀全欲從胡孝先遺策，取常德，趨漢中，襲咸陽，出山右，以窺燕薊；至是聞黃河一帶已有重兵，乃決意東下，取蘄黃，順流取九江，安慶，進取江寧，分兵取鎮江、揚州，由臨淮入鳳陽，用浙江歸安人錢江策也。江初在廣州鴉片之役，聚衆抗英，坐法遣戍，遇赦歸，至是獻策洪秀全，勸其效法漢高祖明太祖，秀全大喜，留參帷幄，旋以東王楊秀清忌，遁去。太平軍既得江寧，秀全復欲趨江北，圖汴，

定都洛陽，渡黃河，以圍燕都；或建言明太祖亦席金陵有天下，宜先建國，俾天下知趨向。秀全納之。羣下上尊號，升江寧爲天京，燔柴於上帝，大赦，立妻賴氏爲皇后，子福瑨爲太子，置六官，立朝儀，制法律，設學校，定新曆，依西法，進楊秀清等軍師丞相，主將將軍及其餘文武百官封賞各有差，開科取士，赴試者二萬餘人，考取王弢爲狀元。由是各省年少無賴豪富思亂者，皆聞風響應，天下大亂。時咸豐三年二月也。是時，向榮兵自武昌追至江寧城外，屯孝陵衛，是爲江南大營。琦善兵自河南馳抵揚州，是爲江北大營。聲威甚振，而其實八旗綠營之積弱，久已暴於天下，故太平軍雖受兩路官軍之夾擊，而其兵鋒之銳，竟不爲少減。遂分兵一出河南攻山西，以窺京畿；一由安徽攻江西，以爭長江之上游。出河南之師，林鳳祥將之，以是年四月，由開封圍懷慶，不克，則自山西入直隸，是年九月，攻陷深州，踞之，距都城僅六百里，爲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所敗，走攻天津，又不利，退據靜海，分屯獨流、楊柳青等處。明年正月，大雪，南兵不習寒凍，死者十六七，又爲僧格林沁等所乘，大敗，趨據阜城；然半年之間，橫行四省，轉戰四千五百餘里，攻江西之師，胡以晃將之，以是年五月，再陷安慶，進圍南昌；時江忠源以功

遷署湖北按察使，奉命赴江南大營，行次九江，聞警東援，戰屢捷，又飛書湖南曾國藩處告急，編修郭嵩燾等率湘勇千二百，楚勇二千，營兵六百，以至諸生羅澤南復率子弟鄉人，自成一軍與偕，南昌之圍遂解。九月，胡以晃復引軍出湖口，趨九江，入湖北境。江忠源兵又赴援九江，敗績於田家鎮，突圍走廣濟。十一月，胡以晃兵復取廬州，時江忠源已授爲安徽巡撫，聞廬州事急，率兵出六安州進援，入城堅守，逾月，城破，投水死。明年正月，太平軍水陸兼進，逼陷黃州，湖廣總督 吳文鎔爲巡撫崇綸所牽制，又戰敗自殺，而武漢等處，望風瓦解，滿目殘破。詔命曾國藩往援。咸豐四年三月，曾國藩督水陸師北進，而水師初出湖，遇大風，輒壞數十艘，陸師至岳州，一戰又不利，走長沙。太平軍乘勝溯湘而上，列舟靖港，復以一軍出閒道，襲陷湘潭，踞長沙上游，國藩親督水師擊之，大敗於靖港，發憤投水，獲救不死，會副將塔齊布率陸師援湘潭，出敵不意，與搏戰大捷。國藩聞之，益遣水師往助，八日之間，水陸十戰十勝，遂復湘潭。由是乘勝分兵三路，以塔齊布、胡林翼、江忠淑等將之，肅清湖南；又會同湖南巡撫駱秉章、湖廣總督楊霽、荊州將軍官文等所遣各路兵，略定湖北，而北方直隸山東等省，亦漸次爲僧格

林沁、勝保等所剿滅，官軍始駸駸有起色矣！然是時太平軍之勁將，翼王石達開，英王陳玉成等，悉萃於贛皖間，江西外江而內湖，官軍孤懸其間，不得出，於是武昌已定而復陷，疆吏又畏蕙，莫敢撻其鋒。咸豐五六年間，江西七府一州五十餘縣，又皆陷。提督塔齊布道員羅澤南先後歿於軍，澤南以諸生辦團練，數年之間，轉戰兩湖江西，克城二十餘，由訓導擢道員，加布政使銜，至是戰死，聞者莫不惋惜。江南大營，又以頓軍堅城，分兵出援之故，大敗於孝陵衛，提督向榮憂憤發病卒。官軍又大挫。會太平軍內變，太平軍自佔踞金陵以來，天王洪秀全皆深居宮禁，諸王亦罕得見者。軍國大事，悉決於東王楊秀清；至是官軍江南大營陷，秀清自以功莫與京，陰欲自立，惟懼沛王羅大綱多謀善戰，功最大，大綱有疾，秀清遣醫毒殺之，遂迫秀全禪位。秀全以血詔召北王韋昌輝自江西歸，令密圖之！以計誅秀清，盡屠其家屬，並殺其徒黨男女達二萬人。上翼王石達開在湖北聞變，馳歸責昌輝，昌輝謀並殺達開。達開覺，縋城走寧國，昌輝悉殺其母妻子女，又恣殺秀全侍衛。秀全大恐，復密約秀清餘黨襲攻昌輝府，昌輝逸渡江爲邏者所獲，送江寧，秀全磔殺之，夷其族，召達開回，輔政如秀清故事，而陰疏忌

之。達開危不自安，走安慶，不復歸。自是太平軍始起，諸王略盡，而一切政事出於秀全。兄弟安王仁發，福王仁達，於是太平軍遂衰弱無能爲矣。而官軍得乘其時，大張勢力，官文、胡林翼兵再定武昌、漢陽；楊岳斌、李續賓兵克復九江；和春、張國樑兵克復瓜州、鎮江；曾國荃兵克復吉安；蕭啟江等兵克復邵武，湖北、江西之太平軍將漸漸蕩平矣。未幾，而官軍又有三河之敗。布政使李續賓自縊死，道員曾國華及員弁兵勇死者六千人，先所復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又復失，湘軍精銳殲焉。續賓爲澤南高弟，從澤南辦團練，身經大小六百餘戰，克復四十餘城，由諸生迭擢至浙江布政使，戰歿，遠近痛哭，國藩大懼，深恐湘軍不復振矣。時咸豐八年十月也。九年，太平軍又攻陷廬州，巡撫李孟羣死焉。十年，揚州、六合、合肥、宿松、太湖、黃梅等郡縣，及浙江防守十五營，又皆爲太平軍忠王李秀成所破，而江南大營，又以汛地太廣，兵單士驕之故，爲李秀成所襲，提督張國樑和春皆戰歿，江南大軍三百營，悉夷爲平地。李秀成與陳玉成，爲太平軍中後起之雄者，而陳玉成不過以勇聞，李秀成又復以仁著，有大度。秀成自出師不一月，而逐北七百里，拔城六十餘，聞其師至蘇州時，有亂民千百掠不止，聞忠王至，皆

釋戈羅拜，到處問民疾苦，民皆歸心焉！由是江蘇之蘇、常、松，浙江之杭、嘉、湖，皆相次失陷於李秀成，而石達開又壓攻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大局瓦裂，將不可爲矣！詔授曾國藩爲兩江總督，督辦江南軍務。先是，國藩治軍七八年，轉戰於兩湖、江皖等省，皆與地方大吏，有主客之勢，志不獲伸。至是，始得事權歸一，乃奏保左宗棠專任浙事，李鴻章專任蘇事；其弟國荃專攻圍安慶，而又有胡林翼之撫湖北，沈葆楨之撫江西，晏端書之謀餉粵東，皆聯絡一氣，而餉有所出，呼應皆靈，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故雖始困於祁門，一時糧餉通信之道幾絕，有人勸國藩退師，國藩不聽，懸劍帳外以自矢。曰：「去此一步無死所！」堅忍數旬，乃漸得脫，而旋即聞安慶之克復。安慶失守者，已九年，咸豐十一年四月，曾國荃、鮑超等掘長壕以困之。敵帥陳玉成赴援，李秀成聞之，曰：「英王新得衆，必驟驕，則皖危矣！」玉成果敗。曾國荃等遂於是年八月，克復安慶。玉成遁去，敵兵死者萬六千人，被俘者數千人，太平軍之精銳盡於此矣！於是江北諸州縣，亦皆望風而解，捷書至，文宗已崩於熱河，而湖北巡撫胡林翼亦卒於武昌。林翼撫湖北，而總督官文爲滿人，林翼巧於操縱，使官文聽其言，大小事皆任之不疑，由是湖北

屹然爲中國重鎮，皆林翼一人之力也。林翼卒，國藩悼之曰：「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調護諸將，天下寧復有似斯人者哉？」陳玉成之敗也，走至廬州，又爲將軍多隆阿所敗，走壽州，依苗沛霖。沛霖執送督師勝保營，勝保命之跪，玉成叱之曰：「爾乃吾之敗將，何向我作態？曾記合肥官亭一戰，爾騎兵三萬，有一生還者乎？」勝保作其言，予酒食，說之降。玉成曰：「吾今日自投羅網，有死而已！何多饒舌爲？」遂見殺。死年二十六。玉成眼下雙疤，軍中號曰四眼狗。饒勇富謀略，曾國藩深畏之。李秀成聞其死，歎曰：「吾無助矣！」自安慶之下，朝廷方以恭親王奕訢當國，專倚湘軍，湘軍之名大震。曾國藩遂專意金陵，使其弟國荃帥兵圍之，分令左宗棠自衢州謀浙，李鴻章提淮軍，用英將戈登、美將華爾等，自上海攻蘇常。左李之軍所向皆捷。同治二三年間，蘇常浙江各處皆相繼克復。左宗棠爲浙江巡撫，李鴻章爲江蘇巡撫。同治三年四月，蘇省自金陵外悉已收復，於是官軍遂全力進攻金陵，以曾國荃爲浙江巡撫，留攻金陵。先是李秀成屢勸洪秀全親征鄂贛，握上游，以號令天下，襟帶蘇浙，以利餉源。秀全不聽！秀成又請奉太子監軍，萬一天京不幸，奉幼主以圖恢復，如唐肅宗靈武之故。

事，秀全亦不省！至是，官軍四集，城中糧絕，食草根木皮，而軍殊死守，秀全憂憤成疾，仰藥死。秀成輔秀全太子福瑱即位，秀成知人善任，恩威並用，人心服之，若子之於父然。奈城中藥盡，國荃等偵知之，挖掘隧道入，秀成夜出死，士三千衝國荃營，官軍大驚，幾潰。會李臣典等率新兵馳救，僅乃獲免。而秀全寵臣等陰通款國荃，國荃等遂得以六月十六日，由地道入金陵城，掘秀全屍，斬首焚之，諸王皆自殺，城中將弁三千餘人皆戰歿，軍民十餘萬爭蹈河死，屍填溢如橋，城郭宮室縱火焚之，三日夜不絕。后賴氏及諸妃嬪投御河死者以百十計，福瑱爲秀成弟揚王李名成所挾，以遁。秀成惟率九騎，登方山，至暮下山，渡河，村民仝集，殺已渡六騎，見秀成，皆跪而自投，曰：「此忠王也，愛百姓厚，吾儕當護之！」至湖州大營，會他村民麇至，挾秀成送國荃軍，國荃盛陳儀衛，訊之。秀成背立言曰：「何必爾？速以紙筆來！吾當書之！吾史館實錄，爾輩焚燬盡，吾不述，奚以傳信？」自是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凡十日間，在站籠中，慷慨吮筆，記述數萬言，書畢被殺，年四十。後村民夜劫蕭孚泗親兵王三清去，殺而投諸水中。三清卽手斬秀成者。秀成，廣西藤縣人，與陳玉成同里，篤實忠厚，尙信義，富謀略，恩撫士卒，皆樂爲

之死；自五王死後，賴秀成支柱危局，縱橫盪決於長江數省，巨六七年，秀全倚爲柱石，廷爭直諫，有大臣風，去蘇州日，男女老幼流涕送之；解至國藩營中，松王等見之，皆長跪請安，國藩恐民心未去，黨羽之爲變，卽決計除之！不欲解京，以免生意外之患！及死，人爭痛惜之！金陵捷聞，詔封曾國藩爲侯爵，曾國荃、李鴻章爲伯爵，李臣典子爵，蕭孚泗男爵，餘各獎叙有差。福瑱尋走至江西省城，爲席寶田所擒，送巡撫沈葆楨殺之；太平國以亡，太平軍之餘衆分竄各地者，翼王、石達開，自爲秀全所疏忌以後，倉皇走出西南，擾廣西、貴州、四川、雲南等省，先於同治二年四月，走至四川老鴉漩，爲川督駱秉章檄官軍與土司會擒之，送成都，被殺，將弁二百，銳卒數千，無一降者！扶王、陳得才，先擾河南、陝西、湖北，與川匪藍大順合保盩厔，提督多隆阿雖攻下之，而旋被傷死，至是僧格林沁與湖北軍會剿，得才無巢可歸，服毒自斃。侍王、李世賢爲忠王、李秀成弟也，與康王、汪海洋，自江西入福建、廣東，奔亡之際，自相猜貳，明年八月，海洋刺殺世賢於鎮平。左宗棠與提督鮑超、方耀等合兵擊海洋於嘉應，海洋中礮死，詔封左宗棠伯爵，鮑超子爵，餘各封賞有差，而太平之餘黨亦悉平。統計太平軍之始末，經歷凡十有

五年，淪陷及十六行省，勢亦盛矣！其所以卒底滅亡者，自得金陵以後，志驕意滿，諸王內訌，達開遠颺，秀成束手，孽由自作，天奪其魄也！我聞太平軍之攻上海也，有蘇州諸生王皖，上書李秀成，具陳攻取上海之策，勸其搆和西人，藉其勢以圖中原，其書洋洋數千言，皆足以致官軍於死命。秀成知其善，而微嫌其毒，置不肯用。王皖去而之美。其後李鴻章用美將華爾英將戈登等，先後將常勝軍，以克復蘇常，亦皆用西人之力也。秀成亦可謂失計矣！或曰：其人即王弢。又聞洪秀全初起兵圍長沙時，有一人布衣單履，與秀全論攻守建國之策，多中要害，並勸其棄天主耶穌，專崇儒教。秀全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後湘人欲誅此獻策者，不知其姓名，不能得，事遂寢。或曰：此其人即左宗棠也。其說之然與否，今不可得而知矣。

第九章

當太平軍之據於江南也，淮北有捻黨之亂。捻黨初起於山東之兗沂曹濟，後漸蔓延於河南之南汝光，安徽之穎亳壽，江南之淮徐海，湖北之襄棗鍾隨，康熙時已有之。始則鄉人行讎，逐疫，捻紙燃脂爲龍戲，謂之拜捻。厥後聚捻成隊，肆仇殺焚掠，遂呼

爲捻子。自嘉慶至道光，徒黨已日衆，朝廷屢飭河南、湖北等省會拏之。咸豐元年，太平軍之變作，朝廷益下令嚴捕。山東、安徽間捻黨遂大起，抵抗官吏，沿海地方動搖。二年，江南、安徽省城陷於太平軍，捻黨益乘機爲亂。五年，捻黨巨魁張樂行以安徽之蒙城、亳州爲根據地，北犯河南之歸德府，與太平軍互爲聲援，其勢益張甚。欽差大臣袁甲三都統勝保等屢破之。咸豐八年，甲三、勝保等大破捻黨於固始、六安，捻酋李兆受以降。初，咸豐三年，兆受已降於何桂珍，旋復戕桂珍叛。至是，再降於勝保，後賜名世忠。未幾，會文宗狩熱河，捻黨又乘而北犯山東，陷濟寧，略曹州附近。山東大亂，科爾沁王僧格林沁奉命往討，初至，急功負氣，欲一戰遂殲焉，尋連戰於荷澤，皆敗績。明年，捻黨與叛練苗沛霖陷壽州，沛霖故壽州諸生，捻事起，爲團練長，咸豐八年，勝保曾招撫之，以功擢至川北道，持兩端，受官不冠服，命其下稱爲苗先生，而陰懷異志。至是，遂結捻黨踞懷遠，攻壽州，並遣其黨苗景開竄擾河南。袁甲三始亦惑之，繼知其奸，奏請剿辦，而皖撫翁同書以失守定遠，遁至壽州，依沛霖爲殺州紳徐立壯等，以媚之。沛霖陰通款於太平英王陳玉成，受太平封爲平北王，翁同書猶力保其非叛，督師勝保尤袒庇之。

時朝廷方專意於太平軍及捻黨，不暇討苗沛霖，且欲利用之以攻捻黨，以故益跋扈。當時稱爲苗亂。明年，同治元年，沛霖獻太平王陳玉成於勝保，因隸於僧格林沁。是歲，僧格林沁大率山東、河南、直隸、山西四省兵討捻黨。明年正月，僧格林沁破捻黨於伊家溝，其驍將陳國瑞亦破捻黨於雒河集。捻黨巨魁張樂行敗，走宿州，又爲苗沛霖所執以獻，遂伏誅。而捷奏則言樂行竄宿州，爲知州英翰所獲云。苗沛霖既連擒獻陳玉成、張樂行，恃功驕，動輒脅制官吏，不遂所欲，懷怨望。是年七月，復叛，陷壽州，圍蒙城，據懷遠，欲乘勢北趨，中原大震，各路官軍皆來援。十一月，會沛霖部下曾爲陳玉成親兵者，爲玉成復仇，殺其首以獻，並生擒其黨苗景開等。苗亂以平。捻黨巨魁張樂行雖伏誅，其從子總愚繼之，領其衆走山東，與捻黨任柱、牛洪，及太平將賴文光，合爲四大首領。明年，同治二年，又與太平扶王陳得才合擾河南、湖北等處。僧格林沁往剿，會太平軍亡，其餘衆復合於捻黨，勢益盛。僧格林沁兵勇敢無節制，暴亂甚於捻黨，淫掠無所不至，民皆失望。太平扶王陳得才聞太平天國亡，仰藥死。僧格林沁遂自喜，恃勇輕進，連敗於麻城、廣濟間，狼狽走光山，尋復走鄧州，又屢中敵伏，連喪其良將垣齡、舒通。

額、蘇克金等，僧格林沁大憤怒，日夜追二三百里，會捻黨步隊足腫裂，不能行，願就撫。僧格林沁又不聽，復追至曹州，督部下奮力激戰，大敗，退至一無名之空堡，捻黨圍之數重，糧草絕。僧格林沁乘夜圍走，其部下有桂三者，初由捻黨來降，俟其出堡，反戈衝陳，捻兵外入，全軍覆沒。僧格林沁屍被八創，陳國瑞僅以身免，官軍大挫。京師震動，急召曾國藩入衛，尋命國藩督師剿捻黨。國藩以前所募湘軍裁撤殆盡，李鴻章所部淮軍頗盛，乃薦李鴻章以自代。名將劉銘傳、劉松山等皆屬焉。是時捻黨分東西二部，西捻入陝，以張總愚爲首，東捻出入河南、湖北、山東、江蘇，以任柱、賴文光爲首。同治六年十月，劉銘傳兵迭破捻於濰縣、日照、贛榆等處，捻黨潘貴升殺任柱以降，文光竄揚州，亦爲吳毓蘭所殺，東捻平；張總愚由陝入晉，由晉入豫，由豫入畿南，京師戒嚴，李鴻章左宗棠之師皆集，朝廷復命恭親王奕訢，欽差大臣都興阿，督神機營兵會剿，而張總愚由天津趨滄州南下，淮軍躡其後，直追至荏平，總愚投水死，西捻亦平。詔封劉銘傳爲男爵，李鴻章、左宗棠等各叙賞有差，或曰：是役也，劉松山之功居多，以非淮軍故，而賞不及爵，時人以謂未得其平焉。

是時，又有回部之亂。回部始雖一平於乾隆，再定於道光，而亂機仍伏而未已。咸豐同治間，西南之雲南，西北之陝甘新疆，皆有回亂。雲南之回亂，自咸豐五年，以迄於同治十二年，歷十有九載，內結諸營將卒爲粵援，外聯黔西苗族爲策應。其著名渠帥，駐大理者曰杜文秀；據曲靖者曰馬聯陞；占省垣者曰馬得新，挾滇撫徐之銘爲傀儡。之銘亦恃以自固。總督潘鐸迫令解散，乃被戕。於是前後新授督撫，如劉源灝、福濟、買洪詔、林鴻年等，皆蕙懦不敢赴任，及勞崇光爲總督，諸回民頗畏之。未一年又卒，故滇中回亂益熾。至同治六年，詔命劉嶽昭爲雲南巡撫，與布政使岑毓英督兵剿辦，始漸有條理；尋擢嶽昭爲總督，毓英爲巡撫，二人皆善知兵。有馬如龍者，爲回中翹楚，毓英知之，厚結以恩義，如龍深感愧，願爲朝廷效力。於是回事遂有把握矣！時楚雄、澂江各府縣多陷，嶽昭、毓英以次收復，尋攻殺馬聯陞，以曲靖爲根據地，進勦黔西不靖之苗，又收曲靖附近各郡，迤東既定，進規迤西。總兵楊玉科等克大理，杜文秀服毒自殺，岑毓英入大理，擒文秀之三子一女，年皆尙幼，並其黨楊榮等皆三十人，盡殺之。又鏖殺城中兵萬餘人，未幾，迤南之順寧、騰越、思茅，蒙自各地，亦一律肅清。時同治十二年夏

五月也。同時，貴州之興義、新城等處，亦悉爲滇軍克復。雲南自回亂以來，蔓延將二十年，淪陷至五十三城，至是始平。陝甘、新疆之回亂，自同治元年，其部中首領起於新疆者曰白彥虎，起於陝甘者曰馬化龍，土匪董福祥應之，滇匪藍大順等又自川入陝以助之，關內外同時騷動，西北諸省，囂然不靖。雖經將軍多隆阿軍進勦，藍大順走死，都統穆圖善等堵擊，敗退藍二順犯西安之兵，而新疆回民金相印、浩罕酋阿古柏、圍喀什噶爾，遂次第攻奪南路八城，北路則安得璘、索煥章踞烏魯木齊、伊犁等九城，亦先後陷，並陷肅州。同治七年，捻事旣竣，朝廷命左宗棠督湘軍至西安，議分南北兩路以進，南路則宗棠率郭寶昌、魏光燾等，渡渭水，沿涇水，由甘肅涇州而至平涼；北路則劉松山、金順、張曜等，繞山西，渡黃河，而攻陝西北部之榆林、綏德，降董福祥，直逼甘肅之寧夏。時回教徒悉萃於寧夏之金積堡，以抗官軍，松山旣捷於靈州，進攻馬五寨，中飛礮陣亡。宗棠令松山從子錦棠統其軍，卒破金積堡，遂平寧夏，誅甘回馬化龍父子，而其黨馬壽馬文祿，合陝回之餘衆，又踞西寧、河西大擾。同治十一年，宗棠督諸軍，勦撫兼施，錦棠俘馬壽於大通，西寧克復。是年，白彥虎由永安進據肅州，馬文祿走附之，錦

棠與金順、宋慶、張曜等合攻肅州，破之。馬文祿乞降，尋伏誅。國內陝甘二省肅清。白彥虎逃往關外，新疆、哈密、金順、張曜追之不獲。及至光緒元年，左宗棠爲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二年三月，駐軍肅州。四月，遣劉錦棠出關，由巴里坤進圍古城，阿古柏遣兵來援，錦棠擊敗之。六月，遂收復烏魯木齊。三年，錦棠攻哈密、土魯番、關展三城，皆下。阿古柏自殺。天山北路略定。時阿古柏子伯克胡里新立，思保南境而王，而人心不附，官軍乘之。於是年九月，悉復南路東四城。四年二月，又復南路西四城，俘阿古柏妻女及其幼子，並金相印父子，誅之。尋安集延、布魯特並自俄人犯，謀襲喀什噶爾，亦皆爲錦棠所攻，敗走。新疆亦平。詔晉封宗棠侯爵，封錦棠男爵，餘各叙賞有差。由是新疆遂自建爲省，不隸於甘肅焉。我聞新疆之平也，廷議欲援長齡、平張格爾之例，封左宗棠爲公爵。太后曰：「前曾國藩克復金陵，亦僅獲封侯，左宗棠爲曾國藩所薦，其所用得力之老湘營，亦爲國藩所練，將領劉松山等，亦爲國藩所舉；若左宗棠封公，則前賞曾國藩爲侯爲太薄矣！」初曾國藩之克復金陵也，遵文宗顧命，當封爲王，廷臣以爲舊制所無，因析而爲侯。伯子男各一人，嗚呼！其所謂舊制，不過漢臣不得與滿臣同爵耳！

第十章

同治帝在位十三年，一時號曰中興，以東越太平軍西走捻黨也。是時羣材輩出，衆正盈廷，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將兵於外，文祥、沈桂芬、李棠階等秉政於內，恭親王奕訢，尤能公忠體國，破除積習，信任漢人，以平國難，媾和歐美諸國，以維邦交，滿族親貴，吾於奕訢首屈一指焉！稽當時之善政，其最優者：如設同文館於京師，於是通各國之語言文字；設船政廠於福建，於是識各國之軍艦器械；派員赴東西諸國遊歷，得以增各種之見聞；派員往有約各國辦理交涉，得以廣國際之經驗，朝野上下，學問知識，皆日見進步，大除從前閉關自守之錮習；他如從兩江總督曾國藩、通商大臣李鴻章等之請，而減蘇松太之糧額；從山東巡撫閻敬銘之請，而停止山東之畝捐；御史德泰以疏請修理園廷褫職；陝甘總督左宗棠以奏產瑞穀請宣史館被責；御史邊寶泉以疏劾直隸總督李鴻章呈進瑞麥恐滋流弊嘉獎恤民生之艱難，杜臣工之容悅，從諫如流，有裨於主德者，亦非淺鮮也！惟對於安徽之陷，以大學士翁心存故，而曲庇其子安徽巡撫同書，不竟其獄；湖北尹隆河之戰，聽淮將劉銘傳一面之詞，而嚴責湘軍

名將鮑超，不當其罪；御史賈鐸以奏太監演劇被斥；御史沈淮以請緩修圓明園忤旨；勝保何桂清，貪庸驕蹇，植黨營私，爲其所蒙蔽；雖廷臣彈章數上，而仍尙優容袒庇，迨罪狀昭著，始不得已而罷誅，賞罰之不明，亦可謂甚矣！然帝頗聰明，奈冲齡踐阼，政出宮闈，卽位十二年，始親政，甫一年，卽晏駕，中外莫不惋惜！是時兩宮太后，雖同號垂簾，而東宮慈安優於德，惟大誅賞大舉錯實主之；西宮慈禧優於才，一切判閱章奏裁決，庶政悉主之。兩宮性情適相反，慈安見大臣，訥訥若無語者，每有奏牘，必慈禧爲之講誦之，常經月不決一事；然關於軍國大計，及舉賢進能，每行一事，天下無不額手稱慶，如重用曾國藩，雖以大學士彭蘊章及御史穆緝香阿等，竭力舐排，恣意造毀，蘊章至云：「湘軍徧天下，國藩權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而迄毅然不少動，遂以開一代中興之局焉。慈禧性警敏，銳於任事，召對臣下，諮訪利弊，必中窾竅，故慈安之權，悉爲慈禧所攘，慈禧始尙每事皆諮慈安，然後行，旋乃專攬一切，不復知有慈安矣！或謂當文宗在時，已心鄙慈禧，屢欲廢之而未忍，以誕生同治帝故也。及在熱河臨危之際，密書遺詔以付慈安，曰：「西宮援母以子貴之義，不得不並尊爲太后；然其人絕非可倚

信者！卽不有事，汝亦當專決！彼果安分無過，汝姑始終曲全恩禮，倘或恃子爲帝，驕縱自恣，汝可召集廷臣，將朕此旨宣示，立卽賜死，以杜後患！如是，則慈禧之爲人，亦概可知矣！至文宗崩後，慈安以先帝密詔示慈禧，欲以警之也，而慈禧亦慄慄危懼，不敢自佚，先意承志，以事慈安，幾於無微不至，如是者數年，慈安以爲其心無他矣；尋慈安嬰小疾數日，太醫進方不甚效，忽一日不服藥，竟愈，慈安喜甚，見慈禧左臂纏一帛，詫之，慈禧泣對曰：「前日於葎汁中割臂肉一片同煎，聊盡心耳！」慈安大傷感，曰：「吾不料汝竟如此好人，先皇帝何爲尙疑汝哉？」遂取先帝密詔，而慈禧焚之。嗣是慈禧遂日漸放縱，語多不遜，專權自肆，不與慈安協商，慈安始大悔悟，然已無及矣！帝雖爲慈禧所生，尤爲慈安所鞠愛，帝亦孝事慈安，逾於慈禧，以慈禧之行爲，頗爲帝所不悅。時有安得海者，直隸南皮人，以自宮入內，爲閹官，甚得慈禧歡，漸干國柄，以恭親王奕訢在樞府，不能遂其志，先譖之，以去其議政權，嗣乃籠絡朝士，使奔走其門，聲勢煊赫，幾若明季之魏忠賢！帝年寢長，心惡之，嘗因事斥安得海，爲慈禧所申責，帝益憾之。時於宮中以小刀斷泥人首，左右私請其故，則曰：「殺小安子！」會山東巡撫丁寶楨

入覲，帝見其遇事敢爲，密商於慈安，令寶楨伺機誅安得海；寶楨因言聞安得海將往廣東，必過山東境，請執而殺之，以其罪奏聞。同治八年七月，安得海果奉慈禧命往南方織辦龍衣，舟過德州，自稱欽差，身服龍衣，船上有日形三足烏旗，船外有龍鳳旗幟，並帶有前站官標兵蘇拉僧人及妻妾太監女樂等數十人，品竹調絲，沿岸觀者如堵。寶楨聞之，一面具疏奏其僭越無度，招搖煽惑；一面逕飭東昌府知府程繩武追捕之。繩武奉飭，躬笠屨馳騎烈日中，躡其後，三日不敢動，復檄總兵王正起率兵協拿，至泰安，獲之，械至濟南。得海大言曰：「吾奉皇太后命，誰敢犯者？徒自速死耳！」官吏皆讐焉。寶楨念朝旨未可知，不如先論殺之，遂夜棄得海於市，駢誅其黨二十餘人。當寶楨之奏至京師，慈禧聞而皇駭，莫知所措。帝奉慈安召軍機王大臣等議之，以祖制宮監不得出都門，犯者殺無赦！當就地正法！羣臣皆如議。然其諭猶留中二日未得發，聞爲慈禧所默阻也。及醇親王奕譞復力爭之，朝旨始下。時安得海已伏法五日矣。慈禧不懌。同治十一年，帝年十七，兩宮爲帝擇后，慈安欲婚尙書崇綺女阿魯特氏，慈禧欲婚侍郎鳳秀女富察氏，不能決。令帝自擇之，帝如慈安旨以崇女對。因遂立阿魯特氏爲皇

后，富察氏爲慧妃，慈禧大不悅。帝大婚後，以皇后阿魯特氏才德兼備，動必以禮，益愛敬有加；而慈禧以偏愛富察氏故，每值皇后入見，從未少假以顏色，且語帝曰：「慧妃賢明，宜加眷豫！皇后年少，未嫻禮節，皇帝毋輒至宮中，致妨政務！」又陰使內監時時監視之。帝懊喪，遂不入皇宮，亦不幸慧妃，終歲獨宿乾清宮，內侍有陰導帝以微行者，起居多不律，尤與貝勒載澂侍讀王慶祺洽。載澂，奕訢子也。奕訢聞之，切諫帝，而幽載澂。帝怒，欲殺奕訢，大學士文祥泣訴太后，事乃寢。帝遂以是而致疾。同治十二年正月，帝始親政，十三年十月，帝不豫，命軍機大臣李鴻藻代批章奏。鴻藻爲帝之師傅也。十二月，帝疾大漸，召鴻藻入見寢宮，時皇后方問疾在帝側，聞鴻藻至，欲引避之。帝曰：「師傅先帝舊臣，吾召之方有要言，何用引避耶？」鴻藻入，見后在，免冠伏地，帝命之起，執其手曰：「朕疾不起矣！」因顧后曰：「朕倘不諱，必立嗣子，汝意何屬？」后對曰：「國賴長君，我不願與朝政，擁委裘之幼主，而貽宗社之實禍。」帝莞爾曰：「如此朕無憂矣！」乃與鴻藻謀以貝勒載澍入承大統，且口授遺詔，令鴻藻就榻旁書之，凡千餘言。鴻藻出宮，戰栗無人色，馳至慈禧宮中，請急對，出袖中草詔以進，慈禧閱之，大怒。

立碎其紙擲於地，叱鴻藻出。移時，帝駕崩，年甫十有九。時是月初五日酉刻也。外間尙秘不之知。是日薄暮，忽奉慈禧懿旨，命軍機大臣入議要政，諸臣趨詣養心殿，問帝病狀。慈禧時尚含笑應曰：「皇帝無恙。」語畢，默然少頃，復言曰：「聖躬頗虛弱，脫有不測，宗室中誰可承大統者？」內務府大臣文錫頓首曰：「請擇溥字輩中之賢者而立之！」慈禧色變，久之，乃曰：「我欲以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卿等以爲何如？」諸臣皆惶懼不敢言，知太后意已決，頓首曰：「唯唯！」慈禧始厲聲曰：「皇帝已駕崩矣！」諸臣皆失聲大哭。時嗣皇帝載湉年甫四齡，卽由醇邸移居禁中，卽皇帝位。俟皇帝生有皇子，繼大行皇帝後，以明年爲光緒元年，仍由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封大行皇帝皇后阿魯特氏爲嘉順皇后，載澍文錫皆得罪。旋上大行皇帝諡曰毅皇帝，廟號穆宗。或曰穆宗亦非慈禧所出，實爲文宗後宮某貴人產也！慈禧攘爲己子，僭使人酖殺其母，而文宗不知。穆宗既長，微聞之，乃陰求其生母遺像。慈禧知之，大懼，密毒之。此穆宗之所以夭折也。其說不知然否？慈禧之不爲穆宗立後，而立光緒帝，其原因有三：慈禧之意，苟爲穆宗立後，則已當爲太皇太后，尊而不親，

此其原因一也；醇親王奕譞之福晉，故爲慈禧之妹，實生光緒帝載湉，因其私親而立之，此其原因二也；光緒帝之立，年甫四齡，慈禧利其幼冲，可以遂己之所欲爲，此其原因三也。故於穆宗之崩也，始則密詔大臣定議，然後發喪，繼則命李鴻章駐兵京師，以防他變。是時中外果以太后不爲穆宗立嗣，而噴有煩言。光緒帝初卽位，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先上疏，略言大行皇帝冲齡御極，蒙兩宮垂簾勵治，十有三載，天下底定，詎料皇嗣未舉，一旦龍馭上賓，幸賴兩宮擇繼咸宜，以皇上繼文宗顯皇帝爲子，俟嗣皇帝生子，繼大行皇帝爲嗣，計之萬全，未有過於此者！惟嘗讀宋史，竊有感焉。昔宋太祖遵母后之訓，傳弟不傳子，不意太宗因趙普之言，而遽廢母后之成命，以自傳其子，使當日后以詔命鑄之鐵券，趙普安得有是言？我皇上將來生有聖子，自必承大行皇帝爲嗣，第恐事久年湮，或有爲趙普之言者，敢請頒立鐵券，以爲奕世良謨。疏入，奉懿旨申飭。至光緒五年，穆宗奉安，又有吏部主事吳可讀上疏自殺之事，可讀前在同治朝，官御史，以言事憤激，降調主事，入繼事起，奮然草疏，擬由都察院呈遞，繼以降調人員，不得越職言事，乃希冀在廷諸臣，有所論列，既久候，又不得，大失望，爰於穆宗梓宮赴山

陵時，懇本部堂官添派隨同行禮，至大行皇帝奉安畢，乃自盡於陵寢之旁，以託於古尸諫之義。遺疏略謂：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嗣後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將來大統之歸，未奉明文，必歸之承繼大行皇帝之嗣子，敢請太后明白降諭，將來大統，必仍歸承繼大行皇帝之嗣子。疏入，下王大臣議。旋王大臣等及尙書徐桐、翁同龢、潘祖蔭、翰林院侍讀學士寶廷、黃體芳、國子監司業張之洞、御史李端棻先後覆奏，均以繼統迹涉建儲，不敢參議。乃奉懿旨：皇帝將求誕生皇子，自能慎選元良，續承統緒，其繼大統者，爲穆宗毅皇帝嗣子，皇帝必能善體此意，所有吳可讀原奏及王大臣等會議摺，並諭旨，均另錄一分存毓慶宮，而予吳可讀卹典。初，穆宗崩，越二月，而穆宗皇后阿魯特氏亦崩。后自正位中宮後，以慧妃故，失歡於慈禧太后，非一日矣。穆宗病時，慈禧尤訓責備至，后欲問帝疾，未得懿旨，不許擅專。及慈禧至帝宮，見后未至，又以爲無夫婦情。至穆宗彌留之際，后不待召，哭而往，問有遺旨否。穆宗力疾書一紙與之，閱未竟，而慈禧至，厲聲曰：「汝何得擅至此？尙欲效狐媚以死爾夫耶？」帝與爾何物？」后不敢匿，慈禧取而閱之，笑曰：「汝竟敢如此好大膽！」立焚之。或曰：卽與

口授李鴻藻之遺詔同意，言繼續之事也。穆宗崩，嗣皇帝立，后以與大行皇帝所草之遺詔不符，悲慟甚。慈禧召后至，批其頰曰：「爾既害殺我子，猶欲作皇太后耶？」后跪泣不已，久之，始命還宮。后遂誓以身殉，不復進飲食，旦夕悲啼，目盡腫。有內侍見其狀，奏聞。慈禧曰：「皇后既如此悲慟，即可隨大行皇帝去！」內侍出，未移晷，而后遂暴崩，年僅二十有二。時光緒元年二月，距穆宗之喪未百日也。

第十一章

清之外交，至光緒初年，益漸繁棘，始而英人馬嘉理被戕於雲南，於是有煙臺之約；繼而俄據伊犁，而復有伊犁之約；尋而法越構兵，而又有越南之約。

煙臺之約，在光緒元年初，同治末，英國繙譯官馬嘉理，領中國總署護照，往緬甸，迎印度派遣中國探險隊副將栢印等，既而折回雲南。至是，行抵雲南騰越廳屬蠻允地方，被戕。英人謂爲滇督岑毓英所主使，交涉遂起。詔命鄂督李瀚章前往查辦，覆奏謂嘉理前赴緬甸，沿途地方均已妥爲保護，由緬返滇，未經知會地方官，中隔野人土司地界，向多匪徒，聞當時洋人施放手鎗，斃其夥匪一名，以致匪徒藉詞起劫，殺害馬

嘉理及其從人四名，地方官實無指使戕害情事。而英使威妥瑪堅執由岑毓英主使，請將全案人證提京覆訊，朝廷不允。威妥瑪遂自出京，詔命直督李鴻章前往會商。會於煙臺，威妥瑪仍堅持前議，鴻章與之反覆駁詰，以滇案業經欽派大員確查明白，若必欲將督撫大員提質，須將所得岑毓英指使文札信據交出查驗，然後據情請旨。否則中外各國均無此辦法。繼而威妥瑪又以上年秋間在總署議定辦理滇案，優待駐京大臣，整頓通商事宜三大端，須一並議辦，乃可結案。其欲甚奢，所言甚肆。適俄、德、法、美、日、奧六國使臣及英、德兩國水師提督均在煙臺，鴻章故示整暇，往來談讌，並詣英、德兩國兵船閱操。會萬壽節，鴻章又邀請各使臣提督宴飲慶賀，聯絡情誼。於是各使臣公議，亦謂既無確據，請提京覆訊非是。威妥瑪迫于公議，允議辦法，乃于光緒元年七月，訂定會議條款三端：一、昭雪滇案賠償卹款及用費，關平銀二十萬兩；二、兩國官員往來會晤及一切公文均須平等，審辦案件事宜各按本國法律審斷；三、通商事務，除洋藥另議辦法在新關併納釐稅外，所有各口租界一律免收洋貨釐金，並添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重慶五處口岸，作爲領事官駐紮處所；又准於大通、安慶、湖口、武穴、

陸溪口、沙市六處起卸貨物。另專款一條，英擬派員由中國京師啟行，徧歷甘肅、青海一帶，或由四川等處入藏，抵印度探訪路程。中國應發護照，並知會沿途地方保護，卽爲後日英人侵略西藏之禍根。所謂煙臺條約是也。尋以洋藥稅釐併征載在煙臺條約，迄至數年，尙未開辦，迭經商議，藉嗣延宕。又於光緒十一年五月，命駐英使臣曾紀澤，與英外務大臣沙力斯伯里，續訂洋藥入口專條十款，實行稅釐併征辦法。所謂煙臺續約是也。

伊犁之約，在光緒五年至七年初，左宗棠之復新疆也，惟伊犁爲俄人所據，藉口於俄商之被害，不肯交出。詔命侍郎崇厚充使俄大臣，旋又命爲全權大臣，赴俄議收復伊犁。時光緒五年五月也。崇厚至俄，與俄人商議，久不得要領，旋與定議於釐窪薩。俄雖許以伊犁歸還中國，要求償給兵費俄國銀五百萬盧布。又以可西河之西及麗山之南之地，以至於底克斯河，盡讓與俄；又於喀什噶爾、庫倫兩地外，再在嘉峪關、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庫車等地，各添立俄領事；又俄商貨物往來於蒙古、天山、南北路等處，均不納稅；又議設領事官之地方，並張家口，各立一通商局；又俄商販運

貨物至張家口、嘉峪關、天津、漢口等處者，可過同州、西安、漢中等府路，種種迫索，既喪疆土，又失利權，崇厚一一許之，與立約十八條，已畫押咨送回國，朝野大憤，廷臣交章論劾，朝廷因撤崇厚歸國，褫職逮治，定爲斬監候。於明年正月，改命太僕少卿曾紀澤使俄，商改崇厚前約，紀澤既行，疏稱崇厚問擬死罪，有關俄國顏面，而郭嵩燾亦以爲言，於是命暫行監禁，繼詔免罪釋放。時俄聲言將派艦隊東來，詔命左宗棠、劉錦棠、金順防、西陲、曾國荃防遼東，皆謹修戰備以待之，而鮑超亦奉命募兵駐防津海。是時中國官吏多主戰議，而英人戈登往訪李鴻章，力言中國礮臺及軍艦之微弱，兵制之不備，且言伊犁若一旦開釁，則由黑龍江以襲滿州，不逾兩月，敵兵將出於北京城下。總督王大臣聞之，駭然色變，曾紀澤亦上書以戒主戰者之狂躁，略謂伊犁地勢險隘，難攻而易守，主逸而客勞，俄人之堅甲利兵，與西陲回匪不可同日語，今欲興大軍越險阻以侵強隣，是所謂孤注一擲，不能操必勝之權也。且伊犁本中國地，以中國之兵力，恢復舊土，而獲勝於俄，亦無所損，而戰端一開，後患無窮，是伊犁雖倖復，而中俄構怨交戰之權輿以起，夫豈計之得哉？朝議於是始漸就和平，紀澤至俄，俄人初以崇厚爲

頭等全權大臣，紀澤爲二等公使，拒不與議，既而又欲遣員至北京議約，利政府之暗弱，可藉以延宕也。而駐京俄使亦以去留相要挾，嗣經紀澤反覆申辯，困難百端，始行定議。時爲光緒七年正月，俄國外務大臣爲格爾斯，相與改訂新約於聖彼得堡，計條約二十款，專條一款，又陸路通商章程十七款。崇厚前約之最招物議者，爲底克斯河等地，新約首將此條除去，僅限於可爾郭斯河西劃定界限；至嘉峪關通商，仿照天津辦理，西安漢中兩路及漢口字樣均刪去；領事僅准於吐魯番一處添設；天山南北路貿易，前約均不納稅，改爲暫不納稅；此外增償兵費四百萬盧布爲九百萬，以此中國對於前約，故意拒絕，致俄國多耗餉糈，不能不添賠需費也！奏入，奉旨允准，伊犁之事乃結。是約也，崇厚既定議於前，俄人何甘讓於後？紀澤嘗奏稱此次俄人怵於與土耳其戰後，財殫力竭，不欲再啟釁端，故得從容商改，若議者謂強國成約，尙可遣使更改，執此以例其餘，他日交涉必有承其弊者。紀澤之言，真持平之偉論也！然而伊犁雖還，而伊犁河可通航路之大部分，悉爲俄有，中亞細亞一帶，更不必論矣！

越南之約，在光緒十一年初，光緒九年，越南苦法之侵略，告急於中國，詔命直督

李鴻章馳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越南與法之構釁，非祇一日，亦非祇一端，其始由嘉慶中新舊阮爭國，越南假法兵以滅新阮，許給酬金，僅付其半，此一端也；其繼因咸豐中越南殺害教民，與法構兵，後立和約，割南圻之嘉定、邊和、定祥，名爲外三省，以畀法。同治末又開兵釁，再訂和約，復割永隆、安江、河仙，名爲內三省，以畀法。自是南圻全爲法所踞，改嘉定爲西貢。法儼視越南爲保護國，而中國尙未之知，此又一端也。光緒七八年間，法人欲實行紅河通商，有黑旗黨魁劉永福者，太平軍故將也，自太平國亡，以所部入越，尙公主，越王授以三宣副提督，轄宣光、興化、山西三省，聽其自行收稅贍軍。法人藉口有礙商務，率兵迭陷河內、南定、河陽。時永福駐山西，軍絕悍，又得滇督岑毓英助軍火，故屢與法戰，皆大勝。法人憚之，別以兵船陷東京、順化、河岸、砲臺。至是，越王阮福時歿，國中多故，嗣子幼弱，乃乞援於中國。鴻章既奉命督師援越，未行，先至天津，與法使寶海訂約三條，分界保護越南。議既成，中國方許退軍，而法忽翻成約，召寶海回國，以脫古利代之，認越南爲自主國，中國不能干涉。約遂敗，脫古利聲言將乘兵船入京，朝廷亟命鴻章還直督任，脫古利又揚言至廣東，詔命兵部尙書彭玉麟督辦廣

東海防，又命滇撫唐炯駐山西，桂撫徐延旭駐北寧，援助越南。明年春，延旭自駐諒山，遣將往北寧，爲法軍所敗，失守。唐炯出關，見敵勢盛，中途折回雲南。山西亦陷，皆革職。逮問劉永福兵亦多潰敗，法越事益亟。會廣東稅務司德人德璀璘力任調停，詔授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法水師總兵福祿諾在天津議定簡明條約五款，大略爲不侵犯中國，撤還北圻防營，不索償金，不碍國體等語。議既成，福祿諾臨行，與鴻章言，擬派隊巡查越境，及驅逐劉永福黑旗軍。鴻章不以上聞，奉旨申飭，改命江督曾國荃往上海，與法使巴德諾會議詳細條約。會法以巡邊爲名，遽犯諒山，法提督孤拔復率兵艦來福州馬尾，要索兵費，國荃議許給五十萬兩，又爲朝旨所嚴飭，和議破，朝廷遂一意主戰。時光緒十年閏五月也。自是中法構兵，互有勝負。六月，法人攻陷臺北基隆砲臺，又攻陷馬尾砲臺，幸爲督辦臺灣軍務劉銘傳擊却之。七月，法兵闖入馬江，擊沈揚武等軍艦七艘，燬船政局及福州馬尾各砲臺，船政大臣何如璋會辦海疆欽差張佩綸皆遁走。事聞，交部議處，發遣軍臺。八月，廣西提督蘇元春等敗法人於越南陸岸縣。同時，提督方友升等與法人戰於耶甲，敗績。十月，蘇元春等又敗法軍於越南紙作社。十一

月，越南提督劉永福受朝廷招撫，以提督記名，又攻復越南之宣光、興化、山西三省各府州縣。十二月，法船攻浙江鎮海口，提督歐陽利見擊却之。明年正月，法兵大攻諒山，蘇元春、潘鼎新等力戰不能守，法兵進攻鎮南關，提督楊玉科等戰死，廣西大震，朝廷惶恐。二月，法兵攻小南關，提督馮子材等奮死激戰走之，遂乘勝拔隊窮追，連蹙之於文淵、於諒山、於谷松、於威坡、於長慶，於船頭由北而南，八日夜，追至二百餘里，而諒山遂復。法人大懼，其國內又新爲德意志所殘破，難能久持於外，乃潛託總稅務司英人赫德爲言於李鴻章，請成諒山之捷，朝廷未之知也，乃遽許停戰議和。四月，命李鴻章與法使巴特納在天津訂越南新約十款。法人雖主讓步，不索兵費，而越南遂讓於法矣！時曾紀澤駐使於法，密電法國情形，願還越南主權，請力戰！督辦粵東海防彭玉麟亦銳意主戰，約既成，乃已，莫不惜焉！

第十一章

光緒中葉，東方及西南之屬國盡失。初當英人爭滇案，俄人據伊犁，法人擾越南，日人乘閒而滅琉球，夷爲沖繩縣。至越南新約成，中國以越南讓法；日人遂援以爲例，

以琉球讓歸日本，英亦乘是而取緬甸，以爲印度之屬地。中國與之交涉，英人許代其納貢，議定滇緬商務界務，而緬甸之主權又全歸於英。暹羅與緬甸越南相毘連，英人既得緬甸，因扼暹羅湄公河上流，以通雲南，法人以湄公河東地曾屬越南爲口實，迫暹羅割讓，暹羅許之。英恐其妨害緬甸與雲南之交通，因與法人約，指定湄公河上流方五十餘英里爲中立地，兩國俱不得侵佔。由是暹羅以英法交爭得幸存，然自是純采西法，兀然自主，與歐美諸國通商立約，朝貢不入於中國，而暹羅又失矣！未幾而朝鮮又失。

朝鮮在中國之東北境，周初箕子封於此；漢初衛氏繼之，爲漢所滅；其南部爲三韓，故或亦稱曰韓。尋其國分爲新羅、高句麗、百濟；唐滅高句麗、百濟，其地悉歸於新羅；五代時，王建繼之，國號高麗；至明初，李成桂繼之，受明冊封，復號朝鮮。自新羅以來，世爲中國藩屬。清咸同間，法英兩國與之構難，中國不之問。同治十二年，日本兵艦入朝鮮 燕華島，遭礮擊，日人興兵問罪，以其爲半主之國，依公法其外交當由上國主之；因遣使來問，朝廷又以畏事故，答以自與理論，於是日人遂以光緒元年正月，與朝鮮訂

和約，認朝鮮爲自主國。五年，英、美、法、德諸國，亦皆相繼往朝鮮求互市，朝鮮拒之。時李鴻章不明國際公法，貿然致書於朝鮮國相李裕元，勸其與各國立約，且以聞於朝，謂藉此備禦俄人，牽制日本，由是朝鮮遂先後與英、美、法諸國立約。會有興宣大院君李昰應者，朝鮮王熙本生父也。先是王年幼，大院君攝政，力持鎖國主義，至王親政，閔妃參政，大反大院君之所爲，開海禁，聯外交，大院君不平，陰使都監營兵以索餉譁變，藉清君側爲名，殺大臣及辦外交者數人，並攻日本使館，戕日本數人。日使花房義質跳而免，亂兵入王宮，殺王姬閔氏，並囚國主熙與世子圻，大院君徐出鎮撫之。日人乘釁以兵艦至朝鮮，中國命廣東提督吳長慶率兵東渡，誘執大院君，詔安置保定，令其閉門思過，其黨百餘人悉捕殺之。朝王與日本訂約，許以償金開埠駐兵。時朝鮮政府分新舊二黨，舊黨爲閔泳翊等，附中國，號事大黨；新黨爲金玉均等，附日本，號獨立黨。光緒十年十月，獨立黨攻事大黨，日本出兵助之。時袁世凱爲辦理朝鮮商務委員，助事大黨，擊敗獨立黨，日人大憤。明年，朝廷命李鴻章與日使伊藤博文訂約於天津，載明將來朝鮮有事，中日兩國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於是朝鮮遂認爲中日兩國公共

保護國，非中國藩屬矣！光緒二十年甲午，朝鮮有東學黨之亂，黨首崔福成，因抵制日幣事激變，將擣王京，朝鮮大震，中國聞之，派兵往，依津約照會日本，日本亦派兵往，先至；中國援師尚在中途，而朝鮮之亂黨已悉平。及中國兵亦至，朝人大懼，日本以共革朝鮮內政爲辭，派兵入踞朝鮮王宮，幽朝王，中國拒之，不從，遂各爲戰備。時中國將兵爲葉志超、衛汝貴、丁汝昌、左寶貴、馬玉崑等率，皆外強中乾，不堪任戰事，於是開戰以後，陸師一敗於牙山，再敗於平壤，總兵左寶貴死焉！葉志超、衛汝貴皆遁走；而水師丁汝昌亦大敗於大東溝外，日兵遂渡鴨綠江，入奉天境，連陷九連、鳳凰、大連灣、旅順口、海城、復州、蓋平、營口各地，宋慶、姜桂題、劉盛休、豐伸阿、聶桂林、依克唐阿、李光久、吳大澂、馬玉崑等皆敗走，龔照璦則棄旅順船塢，雜亂軍中遁。日軍復自旅順渡海，入山東境，陷榮城、文登、劉公島、威海衛，並分遣艦隊陷澎湖，逼臺灣，提督丁汝昌仰藥死，志超、汝貴、照璦等皆獲罪，或降革，或逮問。是役也，中國將卒死者無算，軍艦沉燬殆盡，朝廷大震，於是命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往日本議和。先是，朝廷已命侍郎張蔭桓、巡撫邵友濂往議和，日人以非全權大臣拒絕之，送回國，故改派李鴻章。鴻章馳抵日本馬關，與

日總理伊藤博文，外務陸奧光宗會議於春帆樓，博文笑謂鴻章曰：「與中堂別來十年，中國毫無改變成法，以至於此！同深抱歉！」鴻章大慙，及開議，鴻章請先停戰，博文要以大沽、天津、山海關爲質，議不諧。鴻章自會所出，途遇刺客小山豐太郎，中槍傷左額，創甚。警耗播歐美，歐美諸國皆不平。日人恐，乃許停戰。訂約六款，尋定和約十一款，又另約三款。時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也。認朝鮮爲自主國，又割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與日，償兵費二萬萬兩，開蘇杭、沙市、重慶爲商埠，並允其通航內地，又每年貼交暫駐威海日軍兵費五十萬兩，以劉公島、威海衛口灣沿岸在五日本里以內，爲日軍駐紮之所，華軍不得逼近，或紮據。所謂馬關條約是也。約既定，中國乃重賂俄人，聯法德，脅日本還遼東半島，中國增償兵費三千萬兩，馬關之約，較諸南京、北京、天津諸約所失尤多。中外洶洶，交詆李鴻章，奏疏凡百十上；江督劉坤一、直督王文韶、鄂督張之洞爭尤力，至請將李鴻章交刑部治罪，朝廷因將先後辦理緣由，及不得已之苦衷，明白宣示國中，割臺之諭下臺灣，臺民大憤，主事邱逢甲倡議，自建爲民主國，舉巡撫唐景崧爲總統，總兵劉永福主軍政，以抗日。日本未幾，餉竭，軍士潰，土匪蜂起，引日人入。唐景

崧、劉永福倉皇內渡，而臺灣亡。聞馬關和約之未定也，張之洞主以臺灣予英，以制日本，英人不受；及臺人之建自主也，又議將臺灣抵押於法，亦不成。至是，臺灣遂爲日本領地矣。

自臺灣割於日本，各國皆效尤，遂紛紛要索軍港及鐵路利權，以擴張勢力於中國。俄首以索還遼東求報。光緒二十二年，李鴻章許以東三省鐵路之利權，並借膠州灣爲軍港。德人知之，藉口山東曹州教案，突以兵艦佔膠州灣，迫中國立約租借。以十九年爲還期，並索膠州至濟南鐵路建築權。光緒二十三年，約成。俄以膠州灣既爲德據，要求中國改訂新約，租旅順、大連灣二港，爲其西伯利亞鐵路之終點，以二十五年爲期，鐵路所經，並允俄人駐兵保護。英人見俄既租旅大，亦援利益均沾之例，租威海衛以抵制之，租期如俄國之旅大。法亦效德之故智，突據廣州灣，迫中國訂租借約，亦以九十九年爲還期。英又以法人既得廣州灣，南方勢力將爲法占，復索租香港對岸地，廣其舊九龍界之範圍，所謂大鵬灣、深圳灣海面，悉皆在內，租期亦如法國之廣州灣。此皆光緒二十四年及二十五年間事也。嗚呼，自光緒二十年以迄二十五年，六

年之間，我國疆域之喪失，又達數萬里，所有我國險要之軍港，悉爲各國所佔踞矣！

第十二章

慈禧太后前在同治朝，格於慈安太后在其右，雖慈安務極謙讓，而慈禧終尙有所戢，而不敢甚肆。至光緒七年三月，慈安太后崩，慈禧獨垂簾聽政，遂惟己意之所欲爲，而無所忌憚矣！或曰：慈安之崩，其事甚秘，外間不得知其詳。是時惟慈禧有疾，頗劇，御醫治之無效，詔各省督撫進良醫，每日皆慈安出視朝。是日晨，慈安亦尙召見軍機王大臣，御容怡豫，無疾色。午後，內廷忽傳東宮太后崩，人皆疑爲西宮之誤也。大臣驚入內，見慈安已小殮矣。往例，后妃薨，必召戚屬入內瞻視，歷朝以爲常。獨慈安之喪，椒房無預其事者，衆咸詫爲創聞。或曰：是日慈安在東宮，慈禧命進餅餌至，慈安取而食之，覺不適，然亦無大苦，頃遽逝，其說不知然否？自慈安崩後，慈禧年餘未嘗視朝，用人行政，往往積數日始一裁決。翰林院侍讀溫紹棠因奏請太后厲精勤治，太后大怒，奉旨申飭。是時，奕訢罷政，奕環當國，吏治腐壞，賄賂公行。就雲南報銷一案而言，道員崔尊彝關說於外，太常卿周瑞清包攬於內，樞臣景廉王文韶等亦均受賂遺鉅萬。

揭參以後，牽連大臣數十人。其他贓營官缺，賄抑冤獄者，不可勝數。有識者於此，早知清之必亡矣！其尤關鉅要者，爲寵任李蓮英，修治頤和園二大端。奄宦禍國，古今同慨。覺羅氏之家法尤嚴，安得海之前車不遠，而慈禧寵任李蓮英，視安得海倍加優渥。李蓮英本河間一無賴子，曾以私販硝磺繫獄，後得脫，改業皮工，人呼爲皮硝李，以內監沈蘭玉薦，入侍爲梳頭房太監，尋擢爲總管，權傾朝右，一時貪祿無恥之徒，爭奔走於其門。醇親王奕環巡閱北洋海口，亦請派李蓮英同往監視，於是海軍諸將丁汝昌、衛汝貴、衛汝成、葉志超、龔照輿等，皆奉厚贄稱受業。御史朱一新因奏恐蹈唐代監軍覆轍，疏中至有深宮或別有不得已之苦衷等語。奉旨嚴飭鑄級，而蓮英又往往侮辱大臣，藐視一切，莫可如何。慈禧之隆，一時無兩。園工自咸豐末年，圓明園被燬後，屢議修復，迄無經費，慈禧乃以興辦海軍爲名，詔各直省年解鉅款，僅提十之一二，給辦海軍，餘悉撥修清漪園，改其名爲頤和園，以爲游覽之所，日夜嬉娛其中，甚至以太后之尊，躬親演戲，以爲笑樂。園內需費，日須萬二千金。是時內苦天災，外多邊釁，民不聊生，太后不以為務，而獨汲汲於園林之修治。厥後甲午之敗，李鴻章歎曰：「使當日海軍經

費，按年如數發給，十年之內，北洋海軍船礮，可甲地球矣！何至大敗？此次之辱，我不任咎也！良可慨已！至光緒十五年正月，帝大婚，皇后葉赫那拉氏，爲慈禧太后弟副都統桂祥女也。二月，帝親政，人皆以太后爲實行撤簾矣！不知帝仍但有其名，而一切用人行政之權，尙迄爲太后所主持也。時有編修文廷式者，以大考第一擢爲侍讀學士。廷式本爲帝所寵，瑾妃珍妃之師。太后以帝爲二妃故，引擢私人，奉懿旨，降瑾妃珍妃爲貴人，且命褫衣廷杖。廷式褫職不叙。又有御史安維峻者，奏皇太后旣歸政皇上，何仍遇事牽制？李蓮英是何人斯？敢干國政！律以祖宗法制，李蓮英豈可復容？太后以其肆口妄言，革職遣戍。都中謠傳蓮英惡維峻甚，必欲得而甘心！賴有幽燕大俠大刀王正誼，護之出京，得無害。又有太監寇連材者，以太后旣稱撤簾，仍專政柄，杖二妃，逐朝臣，蓄志廢立，日逼帝爲蒲博之戲，及吸食鴉片，別令太監李蓮英及內務府人員在外廷散布流言，稱帝之失德；又將大興土木修圓明園，連材乃長跪太后楊前流涕曰：「國危至此！老佛爺卽不爲祖宗天下計，獨不自爲計乎？何忍更縱遊樂生內變也？」時宮中稱帝曰佛爺，稱太后曰老佛爺，太后以爲狂，叱之去。連材乃乞假五日，歸訣其父。

母兄弟，出其所記內廷事一冊，授其弱弟，記事中最要者：一、太后驕侈淫佚，絕不以帝爲念，后亦與帝不睦，帝伶仃異常；一、帝每日御膳，其饌羅列數十品，然離御座稍遠之饌，半已腐臭，故帝每食不飽，有時偶欲易一饌品，太后輒以儉德責之；一、太后待帝，每日訶斥之聲不絕，稍不遂意，常加鞭撻，或罰令長跪，故帝見太后，如對獅虎，膽爲之破，至今每聞鑼鼓聲、吆喝聲、雷聲輒變色；一、帝每至太后前，長跪請安，不命之起，不敢起；甲午六月，高麗軍事既起，帝請停頤和園工程，以充軍費，太后大怒，自是至乙未九月間，凡十餘月，不與帝交一言，每日必跪至兩點鐘之久，始命之起，連材既還宮，上摺凡十條：一、請太后勿攬政權；二、請勿修圓明園以幽皇帝，餘亦皆爲人所不敢言者。太后閱之，大怒，召而責之曰：「本朝成例，內監有言事者，斬汝知之乎？」曰：「知之！奴才若懼死，則不上摺也！」命殺之，臨刑，肅衣冠，望闕九拜，乃就義。時編修宋育仁在京師，聞耗大哭曰：「清亡無日矣！余不忍見銅駝臥荆棘中也！」遂棄官歸。於此可見當時政柄之一斑矣！帝英明，銳意圖治強，鑒於咸豐同治以來，疊經外患，屢受劫盟，當事者雖漸知變法，創行新政，不一而足，如設製造局以製新械，方言館以養譯才，招商局以爭航

利，派學生以游學外國，用客卿以聯絡邦交，其他練兵、通商、造路、開礦諸大端，亦皆次第舉行；然變而不知其本，故行之數十年，而國勢不少振。帝於此有深慮焉！甲午敗後，各國皆相逼而來，瓜分之說，騰於全球。帝亟欲實行變法，時帝師翁同龢輔政，力贊其說，而御史楊深秀、侍讀徐致靖亦相繼上書，請定國是。帝乃赴頤和園白慈禧太后。爰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下詔國中曰：「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惟是風氣尙未大開，論說莫宗。一是，或託爲老成憂國，以爲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屏除，衆喙曉曉，空言無補；試問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朕惟國是不定，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國政毫無裨益。卽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爲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博采各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

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務求化無用爲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詔下，臣民大悅，皆翹首而望太平矣！先是，有康有爲者，於光緒十五年，以諸生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改革，以圖自強，格不得上；二十一年，又集公車千三百人，上書請變法，亦不達；旋通籍，授工部主事，自是四年之間，凡七上書，皆寢不報，乃退立強學會，保國會於京師，上海等處。至是以翁同龢及徐致靖薦，得召見，帝深然其說，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旋先後擢用其徒梁啟超及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參預新政。自四月至七月，督責中外大臣實行新政之詔，凡數十下。大端如廢八股，改科舉，興學堂，汰冗員，廣言路，保薦經濟特科人才，刪改各衙門則例，廢祀典不載之寺廟，以除迷信；裁老弱無用之額兵，以節糜費等，當時國政實煥然一新。詎是時，朝臣分新舊二黨，新黨爲帝黨，舊黨爲太后黨，舊黨以帝進用新黨，不利於舊黨，緣是日短帝於太后前，而宮庭之間，嫌隙大起，先疏斥帝師翁同龢以孤帝黨，帝性嚴峻，遇左右宦者無少假借，於是總管李蓮英尤嫉帝甚，乃共爲讒間。慈禧太后遂日謀廢帝，密令榮祿諷御史李盛鐸奏請帝奉太后至天津閱兵，蓋欲至津脅帝而廢之也，擇期九月中，會帝欲開懋勤殿，設

顧問官，命譚嗣同查歷朝成案，將據以請於太后。帝見慈禧太后於頤和園，慈禧大震怒，以帝爲輕躁浮動，紊亂祖制，叱其謬誤。帝大懼出，急召楊銳，賜以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四卿與康有爲速設法籌救」之語。諸人捧詔痛哭，而帝手無寸柄，特擢袁世凱爲侍郎，專辦練兵，欲以自衛也。尋帝密詔康有爲迅速出京，時宮中之變已作矣。革職禮部尙書懷塔布及御史楊崇伊等，已密至天津謁榮祿，與定圖帝之策。檄調聶士成兵駐天津，董福祥兵駐彭義門外，令袁世凱赴天津。榮祿乘專車進京，與懷塔布、楊崇伊等馳至頤和園，上封事於太后，請訓政。翌晨，散布謠言，謂新黨謀圍頤和園，欲害太后。太后遂遽自頤和園還宮，下詔垂簾訓政。時是年八月初六日也。是日晨，帝尙入中和殿，閱禮部擬祀社稷壇秋祭文，甫出殿，突有侍衛太監及榮祿軍隊，稱奉太后命，引帝入南海瀛臺。瀛臺四面環水，一面設板橋，通出入，臺中約有十餘室。太后隨挈李蓮英至，責帝曰：「汝自五歲入宮，卽帝位，撫養成人，以至歸政，予何負於汝？不料昏昧妄爲，一至於此！今朝中親貴重臣，無一愛戴汝者，皆請予來訓政。」命李蓮英遴選親信太監監守瀛臺，撤門外板橋，以斷出入。帝之太監，或處死，或發往軍臺，無一存者。

令步軍衙門及護軍營，派兵在紫禁城分段嚴密巡邏。太后初欲乘是即行廢立，飭軍機密電南省各督撫，令其具覆。江督劉坤一、粵藩岑春煊及南洋羣島諸華商等，皆抗電力爭。坤一電尤激，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等語。其謀乃止。是日，首捕康梁，而有爲先出京，啟超亦已走，收御史楊深秀、京卿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康有爲之弟廣仁六人，殺之。往例，捕獲罪犯，必加訊鞫，深秀等被收，詔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嚴問。刑部尙書趙舒翹曰：「此輩無父無君之禽獸，殺無赦！何問爲？」遂徑命處斬，聞者皆詫異。深秀當未就逮之先，猶抗疏詰問帝被廢之故，援引古義，痛陳國難，請撤簾歸政！及被縛獄中，有詩十數章，愴懷國事，眷念外患，忠盡之氣，溢於言表。論者方之明之方孝儒、楊繼盛、光第臨刑時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其嗣子伏屍哭一日夜以死。嗣初聞變，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既而捕者未至，乃與大俠王正誼謀奪門迎辟，事不成。正誼勸之行，願以身護，不可。日本志士數輩，亦苦勸東游，復不聽。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有之，請自嗣同始！」既被繫，題詩獄壁曰：「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欲橫刀向天笑，去留肝

膽兩崑崙」指康有爲與王正誼也。廣仁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臨刑語嗣
同日：「今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中國其強矣！」由是一時與新黨有連者，如侍郎張
蔭桓、徐致靖及其子編修仁鑄、仁鏡、禮部尙書李端棻、四品京堂王照、三品卿銜黃遵
憲、湖南巡撫陳寶箴與其子吏部主事三立、四品京堂江標、庶吉士熊希齡、湖北巡撫
曾鈺等，皆獲罪，或發遣，或革職，或查抄，並奪前協辦大學士翁同龢職，交地方官嚴加
管束。前帝所頒行新政，無論是非，一律停罷復舊，緣是變法半載之成績，悉歸於烏有
矣！事既定，太后傳賞聶士成軍銀六千兩，袁世凱軍四千兩，董福祥軍三千兩，是之謂
戊戌之政變。嗚呼！帝自十五年以來，名爲親政，而手無尺寸權；康有爲等不審其實，貿
貿然要求以種種創見駭聞之大改革，其敗也不亦宜乎？若慈禧太后，自同治以後，已
三次臨朝矣，前猶得藉幼主爲口實，然已大違祖宗之法制；戊戌之舉，則又復何說？明
年廢立之議又起，欲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爲皇帝，康有爲、梁啟超等在海外聞之，
聯合華僑，立保皇會，電致政府力爭，朝廷懸賞購拿。上海紳商知府經元善等三千餘
人，志士編修蔡元培等及海外僑民數十萬，亦相繼電爭，各國亦皆不允，太后不得已。

乃祇詔立溥儁爲大阿哥，以繼穆宗後，而廢帝之議又已。是時，湖南志士唐才常亦在上海設立正氣會，尋改爲自立會，與康有爲等爲內應。舉容闈爲會長，唐才常爲總幹事，林圭及沈蕙爲幹事。其旅館在漢口者曰賓賢公，襄陽曰慶賢公，沙市曰制賢公，荊州曰集賢公，岳州曰益賢公，長沙曰招賢公，廣發富有票，聯絡各省營兵及會黨，分立五軍，大通爲前軍，秦鼎彝統之；安慶爲後軍，田邦璿統之；常德爲左軍，陳猶龍統之；新堤爲右軍，沈蕙統之；漢口爲中軍，林圭統之。唐才常任爲各軍總統。初約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起事，以部署未定，屢愆期，而二十五、二十九會事機不密，爲鄂督張之洞所知，事遂敗。乃於舉事前二日爲二十七日，捕繫唐才常等二十餘人於漢口。湘撫余廉三亦訪獲唐才常之弟才中，等於瀏陽，先後皆見殺。湖南之黨人，多爲廉三所捕斬，一時志士駢死者百餘人。大通、新堤軍先舉事，亦皆敗走。或曰：唐才常之自立會，與康有爲之保皇會，其宗旨絕殊，觀其序言有曰：「低頭腥羶，自甘奴隸！」又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爲自立軍之真相也。其所以稱勤王者，以內地風氣未開，聞談民權變法者，莫不色駭而却走。唐氏深知之，非藉忠君愛國之名，不足以號召天下嗚呼。

清史要略

唐氏之心，亦良苦矣！

第四編 滅亡時期

第一章

清自甲午之敗，藩籬已大破；至庚子之亂，而大局遂不可收拾矣！是時，慈禧太后以謀廢立，且爲外人所持，不成，意憤甚，日夜圖攘夷。端王載漪因其子溥儀立爲大阿哥，屢諷各國公使入賀，不應，且有違言，亦憤甚。協辦大學士剛毅夙有嫌於帝，亦因而並仇外人。於是遂釀成庚子之亂。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夏五月，朝廷招集義和拳以破滅洋人。義和拳本名梅花拳，又稱金鐘罩，爲白蓮教遺孽。其祖師爲洪鈞老祖，梨山聖母，其系統以八卦分團。蓋始於嘉慶時，至光緒中葉，其黨彌滿於山東曹州沂州等縣，以仇殺洋教爲名。光緒二十五年，殺英教士卜克斯，時毓賢撫山東，英公使訴諸朝廷，詔撤任，而以袁世凱代之，一意主剿。東境以安，餘黨竄入直隸。毓賢時簡晉撫，欲建奇功以自贖，知太后意嫉外人，乃貽書朝貴，謂義和拳皆義民，有神術，可用之以滅洋人。載漪剛毅等深然之，以白於太后。時裕祿爲直督，遂聽其蔓延。於是拳民益公倡邪說，號召鄉愚，言有神附其身，卽精武藝，不畏鎗礮，故又稱曰神拳。其宗旨自謂扶清滅洋，

凡遇洋人及入洋教，服洋服，通洋語，用洋貨者，輒殺之。又有紅燈照者，其會皆十餘齡女子，左手持紅燈，右手持紅巾，更有黑燈照以老婦主之，青燈照以孀婦主之，皆云有術，人皆呼爲師姑，與之相輔而行，沿途焚劫，掘鐵路，毀電綫，燒教堂，殺教民，裕祿皆不之究，且待之如上賓。而鄉里無賴棍徒，持義和拳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與總督分庭抗禮，匪中頭目，如曹福田、張德成、韓以禮等，裕祿爲之彙名入奏，加以考語，朝廷優答之，命剛毅與順天府尹趙舒翹前往查視。二人回京覆命，言天降義和拳以滅洋人，請太后召集爲團練，以端王統之。莊王載勛，貝勒載濂，輔國公載瀾，左都御史英年，大學士徐桐及其子侍郎承煜與總管太監李蓮英力贊其說。太后遂密令招集入京，召見大師兄曹福田，獎其義勇，賞銀二千兩，慰勞有加。於是諸親貴爭相信從，設壇建醮，棚場殆遍，王公府第，及大公主邸，皆招集拳民以爲保護，滿漢各營卒亦居大半。詔命載漪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禮部尙書啟秀，工部侍郎溥興，內閣學士那桐均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上行走，檄調甘肅提督董福祥率兵入衛。福祥本降匪，所部甘勇亦皆匪徒，素無紀律，既入京，遂與拳民合攻教堂，焚掠街市，火勢蔓延，至萬餘家之

多，燒及城闕，烟燄三日夜不絕。甘勇又戕殺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裂其屍於道。時巡閱長江水師大臣李秉衡亦帶兵入京，力言拳民可用，拳民之勢益盛，而禍益烈。會直督裕祿奏報洋人力索大沽礮臺，請朝廷即與宣戰。太后大怒，即召軍機會議，載漪、啟秀、那桐復呈上外交團照會一件，內請太后歸政，廢大阿哥，並許聯軍入京。其書爲載漪命軍機章京連文沖僞造也。太后閱之益怒，曰：「彼族竟敢干預我家事？此能忍孰不能忍？誓必報之！」載漪因請攻使館，大學士榮祿以爲不可，太后叱之出。宣帝至，厲聲曰：「皇帝自認不克執掌政權，豈外人所能干預？諸臣當同心協力，以報國家！」問帝意如何，帝遲疑久之，乃請太后聽榮祿言，弗攻使館。太后弗聽，刑部尙書趙舒翹請發明諭，滅除內地洋人，以絕閒謀。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卿袁昶皆力爭，載漪斥爲漢奸，戶部尙書立山以謂拳民烏合，術多無效。載漪憤然曰：「用其心耳！奚問術乎？」內閣學士聯元亦言使臣不可不保。載漪怒，請詔誅左右力救獲免。自是無敢進言者。帝持景澄手泣曰：「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太后陽慰解之，叱景澄出。即日下詔宣戰，傳諭各省率兵入援，南省督撫皆不奉詔。江督劉坤一、粵督李鴻章、東撫袁世

凱等，皆電請保衛使臣。太后皆不聽，出示懸賞，殺一男洋人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洋人者賞銀四十兩；殺一洋孩者，賞銀三十兩。於是德使克林德被戕，載漪命以首級梟示東安門。袁昶力爭乃止。昶爲之棺殮之。自是拳燄愈熾，首禍諸人皆揚揚得意甚，而尙書啟秀又言五台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入京，會殲逆夷。知府曾廉，編修王龍文亦請引玉泉山水淹灌使館。學士彭青藜，御史劉宗謨，彭述徐道焜，陳嘉言，編修蕭榮爵，郎中左紹佐，主事萬秉鑑等，皆紛紛獻攘夷之策，狂言怪誕。載漪遂令焚燒順治門法教堂，又命甘勇縱火翰林院，冀以延燒使館也。太后皆立宮中高石上觀之。是時東南各省督撫劉坤一、張之洞等，自與各國駐滬領事訂立東南保護條約，不奉朝廷詔命，而東北各省文武大吏，奉令召集拳民殺戮洋人，惟謹。幾於全體一致。晉撫毓賢尤甚，老弱婦孺無一漏網者。優詔嘉獎，榮祿切諫，太后笑不聽。時各國公使已告急於其本國，英、俄、德、法、美、日、奧、意八國，遂聯軍進攻大沽礮臺，陷之。總兵羅榮光戰死。尋進攻天津。會一日大阿哥呼帝爲鬼子徒弟，帝泣訴於太后，太后嚴責之。載漪大怒，率領拳匪入宮，聲勢洶洶，呼殺鬼子徒弟。太后聞之，大怒，叱載漪出，斬匪首一名於外宮門。以

載漪爲荒謬不可恃，各國兵將入京，下諭停攻使館，命榮祿赴使館議和。適裕祿自天津馳電至，報大捷，洋兵在津慘滅幾盡；太后之宗旨又變，主戰剿矣。聯軍攻天津，以綠氣礮轟擊，提督聶士成陣歿。天津又陷，綠氣礮者，實毒藥於礮彈中，人觸其氣立死，爲文明戰爭所厲禁，聯軍以野蠻視拳民，故特用之。朝廷亟詔調李鴻章督直，令即日北上；鴻章七電言不能速行，且謂太后非改變政策不可！許景澄袁昶因請剿拳匪，懲禍首，太后怒，命車裂以殉，以大學士王文韶諫，改命立斬。又傳諭殺前侍郎張蔭桓於新驢戍所；尋又命殺立山聯元及兵部尙書徐用儀。聯軍節節北上，將入京，朝廷懼，復下詔停攻使館，命榮祿派兵護送各國公使往天津，授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命電商各國停戰議和。鴻章請立將妖人正法，罷黜信邪任匪大臣，誠心議和，方可北上；否則徒死於亂兵妖民之手，於國毫無益也。是時楊村又失守，裕祿自殺，詔授李秉衡爲欽差大臣，往河西塢視師。秉衡率拳民三千人以從，親拜其大師兄，擁引魂旛，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鈎，火牌，飛劍，八寶以行。秉衡至河西塢，連戰皆敗績，死者無算；秉衡走通州，聯軍又進據通州；秉衡走至武清之馬頭，兵潰，仰藥死。警報至北京，榮祿

入告，君臣相對泣。太后始欲奔熱河，繼言出走不如殉國，令帝殉之。榮祿力諫，請降諭，斬載漪等首以謝外人。時太后猶望拳民有術，可救北京。是日，召見榮祿八次，載漪五次，軍機五次，皆默對無一言。聯軍至京，董福祥迎戰於廣渠門外，敗績，縱兵大掠而西，聯軍先後入京。是日黎明，太后與帝易裝漢民農服出奔，珍妃請帝留京，以鎮人心，太后命李蓮英推墜之於井中；遂與帝徒步出宮北門，乘騾車行，從者溥儁、奕劻、載漪與剛毅、那桐、趙舒翹等大臣數十人。時是年七月十九日也。京城陷，各國畫界佔守，四出剿捕，拳民星散。城市之間，尸橫遍地，國庫民產，劫掠一空。徐桐、崇綺自殺，榮祿遁至保定，旋赴行在；其餘小臣留京者，爲洋兵所陵辱，不堪問矣。太后與帝在途，下詔罪己，並宣布將狩太原。八月，至大同，命慶親王奕劻會同直督李鴻章、江督劉坤一、湖督張之洞商辦和議。尋太后與帝至太原，命開毓賢巡撫缺，以錫良代之。李鴻章奏陳各國之意，皆請回鑾，不允。於是西狩西安，奕劻李鴻章在京與各使會商議和，各使索懲罪魁，指名端一、董二、莊次及剛毅爲四凶。鴻章再四辯護，迄不允。聯軍統帥德將瓦德西曰：「我今所列罪魁，皆其從者，首罪不便言。」其意蓋指太后也。鴻章因亟電告行在，

太后不得已將首禍諸臣皆革職，各使仍不允。奕劻、李鴻章又電奏和議大綱十二條，其要旨爲派遣親王代表皇上至德，致唁戕害德使，優卹戕害日本書記官，嚴懲肇禍諸人，分別斬決，賜死，永禁及永不敘用凡百餘人，停止戕害各國人民各府縣，五年內不得舉行文武考試，昭雪冤殺各員賠償卹款及兵費海關銀四百五十兆兩，許各國自駐兵隊護衛使館，平毀大沽等處礮臺，永禁軍民人等仇視各國，改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改各國駐使觀見禮節，且言各國詞意決絕，不容辨論，宗社陵寢，均在他人掌握，存亡之機，閒不容髮，請速裁覆！太后意遲疑不能決，會張之洞致電辨難，太后乃命奕劻等再設法磋商，李鴻章謂樞臣不知敵情，張督作官數十年，亦猶書生耶？旋各國擬備哀的美敦照會，卽戰書也，事將決裂，奕劻等再亟電聞，又聞各國有另立政府之謀，擬戴李鴻章或袁世凱爲中國皇帝，太后懼，因照允。時爲二十七年辛丑正月也。命載漪載瀾均發往新疆，永過監禁；載勛賜自盡；毓賢正法；英年趙舒翹斬監候；董福祥革職；剛毅追奪原官；徐桐、李秉衡革職，撤銷卹典；開復已故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卿袁昶原官，並復已故戶部侍郎張

蔭桓原官，降諭宣示拳匪搆亂朝廷一切委曲難言之苦衷，並彙呈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以後七月二十日以前諭旨，將所有矯擅妄傳各旨提出銷除。命既下，各使以加懲禍首仍有未允爲辭；因再詔命加重，將載漪載瀾定爲斬監候，加恩發往新疆，永遠監禁；英年趙舒翹賜令自盡，添入啟秀徐承煜正法，餘照前辦理。又降諭懲處各省不能實力保護教士教民之地方官共百餘人，停止戕害各國人民各府縣考試五年，撤去溥儀大阿哥名號，賠償各國郵兵費約計俄一百三十兆，德九十兆，法七十兆，英五十兆，美三十二兆，日三十四兆，意二十六兆，比九兆，奧四兆，餘分償各國，合共四百五十兆兩。分四十年清償，年加息金四釐。命醇親王載灃赴德，那桐赴日致謝。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位在各部上，毀大沽礮臺及天津城。事既定，李鴻章卒。八月，太后與帝自西安啟程回鑾。至十一月，始還京師。太后與帝見臣工涕泣引咎不止，清廷於此遂不能復振矣！

第二章

當義和拳之亂，俄人一面與七國聯軍合攻京津，一面獨自進兵佔齊齊哈爾，黑

龍江將軍壽山死焉。尋又次第據吉林，破營口，奪遼陽，入奉天，關東三省幾盡爲俄之屬地矣。及聯軍議和，俄人藉口於前光緒二十二年，李鴻章赴彼國賀加冕時，曾訂密約，得有東三省鐵道、礦務、軍港、駐兵之特權，東三省事應另歸兩國自行商議，與聯軍入都別爲一事。至聯軍和約成，俄另提出議訂交還東三省條約，要素甚苛。李鴻章將許之。東南疆吏劉坤一、張之洞及各省士紳皆力爭；日本亦以俄迫遼東，又與彼爭朝鮮，故憾俄甚，欲藉是以圖報復；乃會同英美兩國，相與抗阻，俄之另約遂不成。爰與各國合立公約，分期撤兵還。至期，各國皆按約撤兵，惟俄據遼東之兵不肯撤，反重增兵佔據奉天等處，中國不敢出一言以相責問；雖外省督撫疊電請戰，士民紛紛倡立義勇隊與對俄同志會等，清政府皆嚴旨謝絕之。惟聽日本與俄之協商，俄人藉辭支吾，事乃決裂，兩國各下旗歸國，刻期決戰，其戰地悉在中國與朝鮮界內。朝鮮介乎兩大國之間，日夜皇懼，不能以自保，對於兩國之戰事，自不敢過問。中國新受大創，亦任其擾鬪，甘居局外，宣告中立。是時，俄之海軍厚集於旅順，而分駐於海參崴，陸軍則厚集於奉天，而分布於朝鮮之北境。日人爲先發制人之計，乃於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

乘俄人之未備，突以海軍襲攻俄艦隊於仁川，俄海軍大敗，臺艦沈沒，統帥淪亡者頗衆。明年春，日人遂乘勝渡鴨綠江，下安東，克九連城，破鳳凰城。同時，俄陸軍亦挫於定州。於是日虜所指，俄軍望風披靡矣！夏，日兵分爲二軍，第一軍攻佔岫岩之大孤山，由大孤山上陸佔據金州，以絕旅順之援，第二軍又攻佔熊岳城，進陷蓋平。俄兵腹背受敵，日人遂佔大石橋、營口、牛莊及析木城、海城等處，俄兵死者萬餘人。俄自出師以來，軍士皆疾視政府，無鬪志，故連戰皆敗績，警耗至俄京，俄皇憂憤廢寢食，其國內革命黨又起，波蘭亦謀獨立，俄之國勢岌岌乎危矣！秋，日第一軍又連敗俄軍於細河沿、湯河、紅沙嶺、大西溝、孫家砦、弓張嶺、雙廟子、石嘴子、大西蠻嶺、香山子、益友溪、孟家坊等處；第二軍亦連敗俄軍於雷家堡、黑牛屯、余家臺、曹方屯、壞瓦溝、新立屯、徐上堡等處。俄軍遂不支，退保遼陽，日兵亟追之，燬遼陽車站，迫壓俄軍至太子河右岸，俄軍擠入河水死者無算，日人遂得佔領遼陽全部矣！時中國日望日俄之議和，俾歸我東三省，各國亦以俄人經如此之鉅創，當必出於和，而俄人偏若不甚措意，惟日夕籌備波羅的海艦隊東行，思大逞志於日本以雪恥。於是各國皆相顧失色，中國亦亟飭沿海各

省戒嚴，冬，俄國旅順守將以援絕，又出降於日本，日人遂得進佔旅順城。初，日本海陸軍圍攻旅順，苦戰經年不獲下，始而仰攻，繼而堵塞，終而決鬪，大小數十戰，皆無效。是年秋，奮力大功，預擬於日皇誕日，必長驅陷落，以爲慶賀，然亦不能得。至是，俄守將力疲餉竭，忽自將礮臺及兵艦等悉數炸毀，詣日營乞降，非日人之所及料也。三十一年春，日人又大敗俄兵於奉天省城，據之；俄人退守鐵嶺，又爲日兵所敗；退開原，又敗績。夏，俄波羅的海艦隊，又爲日兵截擊於日本海之對馬島海峽，殲焉。日兵益乘勝窮追，連敗俄兵至庫頁島，據之。秋八月，美總統羅斯福出爲調停，日俄兩國各派使臣抵美之朴子茅斯城會議和約，磋商月餘始成，約計十條，其大要爲許日本在朝鮮得有最大之權；日俄兩國各撤退滿洲駐兵，俄將滿洲交還中國，中國開放滿洲門戶；庫頁島一名樺太島，日俄兩國各得一半；俄割讓哈爾濱以南鐵路權予日本；又償日本供養俄國俘虜費日金一百五十兆。是役也，自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至三十一年八月，歷二十一月乃定，其結果東三省之主權，名雖歸還中國，而實則自長春以南，爲日本勢力之範圍；長春以北，爲俄國勢力之範圍，中國徒虛有其表，而日俄兩國之協謀，至今

仍未已，推原禍始，皆由於李鴻章之密約貽之也。或謂鴻章憤爲日人所刺傷，積不能平；俄人陰窺其意，爲甘言以誘之，鴻章墮其術中而不覺。在彼之意，冀以雪前忿而杜後患也，而不知養虎適以自噬，鴻章之謬誤，雖百喙不能以自解矣。日俄之戰既定，日人以伊藤博文爲朝鮮統監，已居然視朝鮮爲彼掌握中物矣，而朝民深憾之。故至光緒三十二年，朝鮮有志士安重根者，狙刺伊藤博文於哈爾濱，朝人又密議派使至海牙萬國和平會求援助，藉以脫日本之羈縛。三十四年，日本遂乘是以攻陷朝鮮，滅之。朝鮮遂完全爲日本之領地矣。是時，俄人又與英人爭西藏，初，中日戰爭以後，藏人知中國之不可恃，欲結援於俄以禦英，及聯軍陷北京，中國之威信掃地，俄遂與藏結密約，至日俄開戰，英人乘其時，俄兵不能南下，急率遠征隊襲破西藏，與中國駐藏大臣有泰議改前光緒十六十九等年所訂藏印條約，而西藏之實權全歸於英。於時俄、德、美、意四國公使皆起而抗議，俄國尤激烈，聲言中國對於英國，若輕易開放西藏，則中國須將庫倫、新疆等地權讓俄，由是藏印之改約暫廢。旋朝廷又命外務部侍郎唐紹儀赴印度，與英使議改約，磋商年餘，舌瘡筆秃，迄無成議。至日俄戰已，俄人已自有特別

之利權，而中英藏印之改約，始成於北京，於是西藏之事權，遂悉受英人之干涉，西藏不啻爲中英兩國之共同保護國矣！嗚呼，朝鮮，中國之藩屬也，而任日俄之攻奪；西藏，中國之土地也，而聽英俄之爭戰；滿洲，爲有清祖宗發祥之地，而爲日俄兩國勢力之範圍，中國尙復有主權之可言耶？厥後，雲南邊境片馬之地，復爲英人所佔，中國益莫能與之爭。悲夫！弱國與強國交涉，殆無有不失敗者！

第三章

慈禧太后經庚子之亂，恍然知排外之非計，因亟思改革，以圖補救；乃於光緒二十六年冬，在西安行在，輒下詔變法，臣民聞之大悅。自是以後，新政迭頒，如二十七年，詔設督辦政務處，清釐京外各衙門例行文籍；裁汰京外各衙門書吏及差役；整頓翰林院，課編檢以上各官以政治學；復開經濟特科；停止捐納實官；命直省河運海運一律改徵折色；改各省書院爲學堂；命京師先立大學堂，派管學大臣管理大學堂事宜；詔各省選派學生出洋肄業；准滿漢通婚；二十八年，復詔廢八股，改鄉會歲科各試用策論；停止武科，籌建武備學堂；歸併詹事府於翰林院，令新進士授職翰林部曹中書

者，皆入京師大學堂分門肄業；裁撤東河總督，開館編纂新律，簡派出洋遊學生監督；二十九年，頒布學堂章程，改管學大臣爲學務大臣；訂商律，設商部；設立練兵處；三十年，詔裁粵海、淮海關監督，及雲南、湖北巡撫；三十一年，詔裁廣東巡撫，設學部，巡警部；考試出洋畢業學生，賜舉人進士有差；停止鄉會試及歲科各試；刪除凌遲梟首戮屍三項重刑；三十二年，詔升孔子爲大祀；頒定教育宗旨；設立各省提學司；頒行破產律；嚴禁鴉片，限十年以內，種吸運一律淨絕；是歲，又下詔預備立憲。其原因鑒於日俄之戰，俄以專制而敗，日以立憲而勝，於是中國士大夫，遂紛紛主張改專制爲立憲，恐專制之不容存在於今日之世界也。朝廷迫於公論，亦不能不爲立憲之籌備。爰先於光緒三十一年夏，詔派載澤、戴鴻慈、端方、徐世昌、紹英五人爲考察政治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憲法。是爲立憲之起點。秋，載澤等五大臣行，甫抵正陽門車站，突遇吳樾、張榕二人，攜炸彈迎擲五大臣於車中。吳樾、張榕素具種族思想，日夜謀炸鐵良，以鐵良在滿族中爲最知兵。至是，聞載澤等出洋考查憲法，恐立憲成，清廷之國基鞏固，益不利於漢族，乃以炸鐵良者轉而炸載澤等，不料惟載澤、紹英二人微受傷，餘皆無恙。

而樾之下體已碎，遂自斃。榕變名姓遁去。紹英、徐世昌懼，不敢行。於是改派尙其亨、李盛鐸二人。冬，命政務處籌定立憲大綱，設考察政治館。是年秋，載澤等回國，因宣示預備立憲之諭旨，先行釐定官制。內閣、軍機處、外務部、吏部、學部、禮部皆如舊；改巡警部爲民政部，戶部爲度支部，兵部爲陸軍部，商部爲農工商部，添設郵傳部；又改理藩院爲理藩部，歸併財政稅務二處於度支部；太常、光祿、鴻臚三寺於禮部；練兵處、太僕寺於陸軍部；又改刑部爲法部，專任司法；大理寺爲大理院，專司審判；又改政務處爲會議政務處；改軍機章京爲實官；設京師內外城總廳。明年三十三年，改盛京將軍爲東三省總督；奉天、吉林、黑龍江各設巡撫；各省按察司改爲提法司；增設巡警、勸業道；裁撤分巡分守各道；各省審判廳命按地分年逐設，限十五年辦齊；設禮學館、軍諮府；改考察政治館爲憲政編查館，歸併會議政務處於內閣；再命汪大燮、于式枚、達壽三大臣分赴英、德、日本三國，考察憲政，尋又命達壽回國，改以李家駒代之。詔京外大臣薦舉人才；命各部院設立統計處，各省設立調查局；詔設資政院及各省諮議局。三十四年，頒行資政院及各省諮議局章程，並各議員選舉章程；又頒違警律。是年八月，頒布

憲法大綱暨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及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令刊刻謄黃，分發在京各衙門，在外各督撫、府尹、司道、懸掛大堂，責成依限舉辦，每屆六個月，將籌辦成績臚列奏聞。溯自光緒二十六年冬，以迄三十四年秋，凡八年，所有各項新政，皆已次第頒行，其規模亦似燦然足觀矣！而國勢日益頹，國事日益非，抑何故歟？不知其名雖是，其實則遠甚！觀所行之新政，類皆枝枝節節而爲之，而又大率徒改易其形式，而絕乏精神，此不過聊以粉飾觀聽，遷延歲月耳！故連年紛更，而迄無效果；況其所頒之憲法，又皆由皇帝欽定，不許人民干預，故人皆稱爲欽賜之憲法，其用意可灼然見矣！而所派考求政治，製定憲法及辦理各新政之人，又皆親貴大臣，泄沓敷衍，毫無實心，且更專擅自用，壓抑人民，無異往日。如諭禁學生干預政治，及不許京師開會演說等事，不一而足，而又刑律既改，沈澁以鞭背而死獄中；言路既開，趙啟霖以奏參道員段芝貴購歌妓楊翠喜獻貝子，尙書載振超擢黑龍江巡撫而奪職；禁煙之詔令厲下，而親貴大員，大都皆公然肆吸，而毫無忌憚，官吏莫敢如何。他如官箴廢弛，臧案纍纍，習視故常，恬不爲怪，嗚呼！以是而言立憲，非所謂羊其質，而虎其皮者哉？適越而故北

其轍，其不欲至也。審矣！是年冬十月二十一日，帝崩，在位三十四年，年三十有七，諡曰景皇帝，廟號德宗。先是，帝患疾甚，太后亦不豫。詔授帝弟醇親王載灃爲攝政王，至帝崩之前一日，太后命取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入宮，醇王太福晉大哭，抱之不肯釋手，以太后爲既殺我子，復戕我孫，名爲皇帝，實等幽禁耳！諸臣婉勸始釋。溥儀既入宮，令皇后鞠之，年僅三歲。次日，帝崩，奉太后詔以溥儀卽皇帝位，嗣穆宗後，兼承大行皇帝之祧，以攝政王爲監國，尊慈禧太后爲太皇太后，大行皇帝后爲隆裕皇太后，改明年爲宣統元年。翌日，太皇太后亦崩。是時，都中謠言四起，或謂德宗未崩之前數日，太后病瀉憊甚，有譖德宗於太后前者，謂帝聞太后病，殆有喜色，太后勃然怒曰：「我不能先彼死！」於是命禁門增兵衛，稽出入，伺察非常。十九日，內閣出東華門淨髮，卽昌言駕崩矣。次日寂無聞，至二十一日，皇后入省，帝於瀛臺寢宮，不知帝氣何時絕也。哭奔告太后，惟聞長嘆而已。其說之然與否，不可得而知也。我聞德宗自入承大統以來，失權於慈禧太后，非一日矣，常自言不能爲亡國之君，太后益嫉之。戊戌政變後，幽廢瀛臺，日坐無聊，西安回鑾，仍處瀛臺，韜居養晦，絕不聞政事，徒寄位而已。德宗崩時，有人

見其病室中陳列極陋，臥一土坑，前置坭火爐，裱壁破爛，雖貧民之居亦不啻也！而慈禧則自西狩東歸，痛經鉅創，仍復奢恣自肆，逾於昔日，增修頤和園，日夜歌舞遊宴於其中，流連荒惑，以迄於終，清之滅亡，不亦宜乎？或曰：慈禧太后爲葉赫之族，初，太宗滅業赫，屠戮之慘，目不忍覩，耳不忍聞，而男丁罕免者，部長布揚古臨歿憤言曰：「吾子孫雖存一女子，亦必覆滿洲以復此讎！」以此清之祖制，宮闈不選葉赫氏，文宗違祖制而選之，德宗后隆裕太后，又爲慈禧太后之姪女，事事皆踵效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寵太監安得海李蓮英，隆裕太后亦寵太監張祥齋，貪賄驕倨，甚於安李，清室遂由是而滅亡，其殆天歟？

第四章

自光緒三十二年，宣示立憲，以九年爲預備之期，而數年以來，籌備之事，大率有名無實，人民頗失所望。至是，宣統改元，攝政王欲一新國人之耳目，爰再下詔，申明實行預備立憲，降革各省官吏玩誤憲政者若干員，頒行府廳州縣及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是年九月一日，爲各省諮議局開會日期，降諭誥誡議員及各督撫，詞頗懇摯，人

皆以謂憲政自此當駸駸有起色矣！詎知攝政王之意，仍如慈禧太后之徒具文飾，而無誠心。初，光緒三十三年，都御史陸寶忠、御史江春霖給事中忠廉等先後疏請開國會，不允。尋都察院又代遞湖南舉人蕭鶴祥等條陳，請速開國會，並交政務處一并議駁。至是，各省諮議局成立，有直隸諮議局議員孫洪伊，聯合各省諮議局諮議員及人民等二十餘萬人，於宣統元年冬，及二年夏，連次入都，請願速開國會，亦皆見拒。奉詔仍俟九年籌備完全，再行降旨召集國會。二年秋，資政院亦成立，資政院議員大半由皇帝欽派，人皆稱爲欽賜議員。是年冬，各省諮議局及各人民代表等又聯合入都，爲第三次請願速開國會，並請組織責任內閣，而資政院議員亦決議上請。朝廷不得已始詔允於宣統五年召集國會，二年，先行釐訂官制，組織內閣，編定憲法，於時論者謂朝廷舍國會而先組織內閣，當國會未開之先，所謂責任內閣者，將何所附麗？且人民請願，皆云責任內閣，而詔刪責任二字，無責任之內閣，爲我國向來所夙有，何俟宣統三年而始成立？又何俟再下詔書爲之規定？況當是之時，一方下詔縮短籌備之年限，一方降諭所有各省代表人等，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撫剴切曉諭，令其即日散歸，各安

職業尋又命民政部與步軍統領衙門將東三省請願速開國會代表送回原籍不准逗遛並命各督撫開導彈壓如有違抗查拿嚴辦尋又發遣天津人溫世霖於新疆以其在天津組織第四次國會請願也於是人民悉知朝廷之意旨矣故雖先後遞頒法院編制法暫行新刑律幣制則例三年預算案及申諭各省停止刑訊設立各省審判廳等而皆不愜於人心世人至目之爲僞立憲蓋以議院之議決與政府之施行往往歧出不生效力且議決借款及預算爲議院惟一之特權而朝廷亦得專擅獨斷不許資政院開臨時會議其他皆爲敷衍之計不問可知且更有乖違立憲之原理者爲親貴之擅權初光緒三十二年第一次釐訂官制除奕劻向爲軍機處領袖大臣外其餘十一部尙書則那桐溥頤溥良鐵良壽耆榮慶載振等滿族占居其七至是宣統三年爲第二次釐訂官制組織新內閣仍以奕劻爲總理大臣以那桐爲協理大臣其餘十國務大臣則善耆載澤蔭昌載洵紹昌溥倫壽耆滿族又居其七此外軍諮大臣則又屬之載濤毓郎全閣之中皇族居其大半故人皆稱爲皇族內閣各省諮議局議員以其不合立憲之公例聯同呈請都察院代奏請朝廷另行組織內閣奉旨申飭以黜陟

百司，係君上大權，議員不得干預！嗚呼！以一國之政權，而私之一家之親貴，猶自命曰立憲，其誰信之哉？先是，御史江春霖已痛參奕劻爲老奸竊位，多引匪人。如直督陝夔龍爲奕劻之乾女婿；皖撫朱家寶之子朱綸爲奕劻子載振之乾兒，詔斥其荒誕不經。江春霖益力爭之，奉旨著回原衙門行走。給事中陳田、御史趙炳麟、胡思敬等先後籲請收回成命，皆不允。於是全臺激憤，聯名上疏，謂言路無所遵循，請明降諭旨，亦不省。四川提學使趙啟霖聞之，又抗疏嚴劾奕劻，皆留中不報。江春霖、趙炳麟、趙啟霖三人，皆爲當日臺諫中之錚錚者！時有三霖之目，彈疏雖不中，而人皆引爲大快。而朝廷以親貴故袒護之，且倍加信任焉。嗚呼！是時清室之亡象，已逼近眉睫，而朝廷猶如此倒行逆施，其殆所謂大愚不靈，大惑不解者歟？自光緒戊戌以後，朝廷日防黨人。如光緒二十九年，厲禁各省革命黨排滿之風說。三十三年，斥罷暗通報館分布黨羽之大學士瞿鴻禨等，其明令也，而不知黨禁愈嚴，黨人亦愈多，黨禍亦愈亟。如光緒二十二年，中日戰後，興中會領袖孫文等先起事於廣州，敗遁走抵英，爲駐英使臣龔照瑗所誘獲，尋得脫。二十六年，卽爲唐才常之變，而孫文之黨鄭弼臣等亦起事於惠州，餉竭潰

散。是年冬，華興會領袖黃興、陳天華、宋教仁等亦謀舉事於長沙，事洩，亡日本。三十一年，卽爲吳樾之變。三十三年，光復軍首領徐錫麟與其黨陳伯平、馬宗漢等鎗斃巡撫恩銘於安徽，就獲，剖心死，自謂并欲次第殺端方、鐵良、良弼也。是年冬，孫文又與黃興等合立同盟會，由越南攻廣西之鎮南關，奪礮臺，尋以軍火不繼，敗走。明年，孫文又與黃興等會攻雲南之河口，並佔南溪、壩洒等地，旋又敗退。至是，宣統元年，安慶、馬礮隊官熊成基乘秋操起事，率衆襲城，不得入，遁去，後於哈爾濱被捕，死於吉林。二年，汪兆銘等謀刺監國攝政王載灃於北京，事洩被獲，永遠監禁。三年，溫生才刺殺將軍孚琦於廣州，就獲死。黃興與福建 林文江、直隸 趙聲、安徽 宋玉琳等，由香港入廣東，攻督署，敗，黃興、趙聲縋城出，還走香港，餘死者七十二人，叢葬於黃花岡。趙聲尋死於香港。於時革命黨之事雖屢敗，而革命黨之志，彌堅，忍不少衰。會朝廷擬將各省鐵路收歸國有，激動全國人民之公憤，革命黨遂藉是以圖大舉。鐵路收歸國有之議，發之者御史石長信，主之者郵傳大臣盛宣懷，爲新內閣成立之第一政策。由政府借英、法、德、美四國款千萬磅，尋又加入日本借款千磅，以爲收回鐵路之基金。宣示國中，凡全國幹路

均歸國有，將從前批准商辦鐵路舊案一律取銷，停止川楚鐵路租股，宣布收回川粵漢鐵路辦法。一時川、鄂、湘、粵四省人民爲之大譁，以川粵漢鐵路始由政府售與美商合興公司，竭四省人民之血資，僅得爭回集股自辦，組織甫成，朝廷忽借外債以收歸國有，不啻奪四省人民之生命財產，以授之外人，故有擬舉代表赴京抗爭者，有議俟諮議局開常年會不赴召集，而工商同時罷業，以爲後應者。紛議未決，會湘撫楊文鼎、川督王人文代兩省諮議局奏請收回成命，俱奉嚴飭。御史趙熙、歐家廉又據鄂粵兩省民情入告，皆謂力能自辦，不甘借債，亦無效果。乃退而商爲自保之策，設立保路同志會，以反抗政府；就中川人士尤激烈。無何，朝廷以趙爾豐代王人文爲川督，拘保路同志會會長鄧孝可及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等十餘人於署中，人民相率至署求釋放，衛隊開鎗擊斃四十餘人，以致激成民變。趙爾豐乃以謀亂入告。於時各省諮議局皆大起公憤，而浙江諮議局局長陳黻宸首電請速斬盛宣懷、趙爾豐，以謝國人，朝廷不省。命督辦大臣端方帶兵入川，復起前粵督岑春煊馳往，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岑春煊先至武昌，與鄂督瑞澂商議，不合，趙爾豐又恐岑春煊至，則川

事真相畢露，乃僞稱川亂救平。岑春煊遂不行。朝廷以川事辦理迅速，嘉獎趙爾豐、瑞澂等功，人民於是益大不平，憤莫能制，而革命軍遂大起於武漢。武漢爲南北樞要，先是革命軍已屢議在此舉義，以防範頗周，未敢猝動。至是，鐵路事起，川省難作，鄂督瑞澂遣兵西援，而武漢空虛，革命軍遂潛運鎗彈，尅期起事，而又爲瑞澂所知，大事搜捕，並疑及新軍。革命軍遂聯合新軍，號曰民軍，於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大舉攻督署，瑞澂倉皇遁走，民軍遂據武昌，旋佔漢口，並有漢陽之兵工廠，舉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爲都督，照會駐漢各國領事，聲明從前條約，皆繼續有效，極力保護各國商民財產權利，俾令安心嚴守中立；又一面禁殺掠，維治安，人民大悅。京師戒嚴，不一月間，各省皆景從。湘撫余誠格聞警遁走，湘人舉礮隊營長焦大竑爲都督，統領黃忠浩死焉。尋兵變，焦大竑被戕，改舉諮局議長譚延闓爲都督，贛 九江先舉五十三標標統馬毓寶爲都督，南昌又舉十七協協統吳介璋爲都督，巡撫馮汝駉自殺，尋介璋告辭，改舉彭程萬爲都督，尋又辭，迎九江都督馬毓寶爲江西全省都督，陝舉張鳳翽爲都督，巡撫錢能訓出走，晉舉混成協協統閻錫山爲都督，巡撫陸鍾琦及其子翰林侍講陸

光熙死之。清廷命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爲晉撫，以祿貞爲民黨鉅子，欲解其兵柄也。尋又遣人刺殺之於石家莊營次。滇舉三十七協協統蔡鏗爲都督，總督李經羲先避免，統制鍾麟同布政使世增死焉。黔舉新軍教練官楊蓋誠爲都督，巡撫沈瑜慶出走。浙舉浙路總理湯壽潛爲都督，巡撫增韞被拘，尋釋之。蘇舉巡撫程德全爲都督，滬已先二日舉陳其美爲都督。桂舉巡撫沈秉堃爲都督，尋秉崑託故辭，改舉提督陸榮廷爲都督。皖舉巡撫朱家寶爲都督，尋家寶避去，改舉孫毓筠爲都督。粵將軍鳳山被炸死，粵人舉總督張鳴岐爲都督，鳴岐陽允棄去，改舉胡漢民爲都督。閩舉第十鎮統制孫道仁爲都督，總督松壽將軍樸壽死之。海軍各艦亦多歸附民軍。於時清廷大震懼，諭開黨禁，釋汪兆銘等於獄，下詔罪己，罷親貴執政，命資政院會議憲法，先將憲法內重大信條十九條議定，刊刻謄黃，宣示天下，而民心大去，朝廷之詔諭，不足以取信於人，各省皆已紛紛獨立，不可收拾，朝廷因急電召袁世凱。初，命爲湖廣總督，節制軍隊，繼促其入京組織內閣。初，宣統帝之入繼大統，慈禧太后主之，張之洞成之也，而袁世凱不與焉；故宣統帝初卽位，輒命開去袁世凱軍機大臣缺，令其回籍養病。或曰，攝政王

之意，本欲置之於死地也。或曰：是隆裕太后述德宗之遺言欲殺之，攝政王不忍，乃去其職而放歸田里也。至是，事亟，朝廷乏人，不得已而又召之。攝政王載灃慶親王奕劻皆退歸藩邸，舉國全權，悉委之於袁世凱。或曰：此次袁世凱之出，與民軍皆已有成約，而清廷未之知也。時川中亦起響應，舉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爲都督，前總督趙爾豐，署總督端方皆被殺。尋兵變，蒲殿俊避免，改舉陸軍小學總辦尹昌衡爲都督，魯撫孫寶琦亦已宣告獨立，尋又取銷。民軍大舉攻南京，總督張人駿，將軍鐵良，江防會辦張勳等死守不能下，越一月始告克。張人駿、鐵良乘日艦走青島，張勳走徐州，蘇都督程德全移駐南京，同時奉天伊犁庫倫等處亦相繼獨立，清廷益無可爲矣！民軍既克南京，乃遂組織中華民國政府，定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適同盟會首領孫文自香港歸國，各省民軍代表相與選舉孫文爲臨時大總統，而以鄂都督黎元洪副之。改用陽曆，以是年陰曆十一月十三日爲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先是，民軍之起於武漢也，清廷聞之，命廕昌率軍南下，戰不利，廕昌還京師，清廷以馮國璋代之，攻民軍，漢口漢陽相繼下，詔封國璋爲男爵。至是，袁世凱召國璋回京，充禁衛軍總統官，遣唐紹儀赴南京，與民

國議和未協，紹儀辭職，由民軍代表與清內閣直接電商，會軍諮使良弼被民黨彭家珍炸斷左股，家珍自斃，良弼死而復蘇，謂其母曰：「殺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者也！」又語其友曰：「我死不足惜！惟清廷宗社從此滅亡，爲可慟耳！曩者我奏請釋黨人，開國會，皆不我聽，今已無及矣！今年秋變，我請以禁軍赴前敵，又不我用，而委之蔭昌，果無功，內廷紛爭，外患四起，我宗社之亡，必無日矣！我見政府不可爲，乃組織宗社黨，甫就緒，而我又受此慘毒，我死，清廷必亦隨之而亡也！我死不獲瞑目矣！」語畢而逝。時袁世凱亦途遇炸彈，幸而未傷，炸斃衛隊官長三人，刺客張先培等皆就獲，伏誅。於是北軍諸將領，第一軍總統段祺瑞等四十六人，遂皆贊成共和，合電請清廷遜位。袁世凱與民國議和代表伍廷芳等議定優待清皇室八條：一、清帝但卸政權，不廢尊號，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二、清皇室經費歲需銀四百萬兩，由民國照撥；三、清帝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四、清宗廟陵寢，由民國設兵保衛；五、清德宗陵制如舊，妥修，經費由民國支出；六、清宮內各項執事人員，仍照常留用，惟不得再招闖人；七、清皇室私產由民國特別保護；八、清原有之禁衛軍，由民國陸軍部編制，額數俸餉悉如舊。

又議定待遇清皇族四條，待遇滿蒙回藏各族七條，都十九條。清帝溥儀遂於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奉隆裕皇太后命下詔退位。時爲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於是民國南北乃統一，改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而副總統黎元洪如故。清室以亡。清自世祖入關，君臨中國，都十主，凡二百六十有八年，至是乃亡。或曰：清之興也，以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清之亡也，以攝政醇親王載灃，以攝政始，以攝政終，先後一轍，豈非天哉？嗚呼，清廷雖退位，然至今尙擁尊號，居帝宮，受民國之優禮，其歲費由民國供給之，其資產由民國保護之，自古亡國，孰有如清之優者？我不知覺羅氏有何積德累仁，而獲此厚報也。

——完——

中國近百年史要

故陳懷先生歷任各大學史學教授，著有清史要略、中國近百年史

陳懷孟冲著
一册一元二角

要、辛白論文等書；尤以中國近百年史要爲其中之傑構。蓋自百年來，中國藩籬盡撤，外交隨之複雜，戰爭因之而起；故事變既錯紛，則裁裁自難着手。而陳先生此作，頗能探本窮源，提綱挈領，繁簡殊爲適當。全書都二十章，自中英鴉片戰爭以至清室滅亡等，每一事變之始末，均有切要之敘述。關於政治外交上重要文件；及歷史上重要人物之身世事蹟，亦皆舉要彙入。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

此書均錄自清末以來之名紀載，起道光季年，迄辛亥革命，凡近百年間之重要史蹟，如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太平天國、平定捻匪、戡定新疆、中英間之滇案交涉、中俄間之伊犁交涉、中法中日兩次之兵事、慈禧與光緒帝之猜嫌、戊戌政變之實況、庚子拳匪之起源及其結果、清季蒙古西藏之交涉以及辛亥革命之成功，均一一按其條貫，明其因果，擇尤選刊。可供專家之研究，可作各級學校之參考；有志救國者，更不可不一讀，以詳究中國何以釀成如今日之現象。

左舜生選輯

並裝二册 一元八角

中華書局發行

西康問題

陳重為著 一冊一元五角

西康僻處邊陲，知者絕少，但地域之廣，蘊藏之富，今日處境之危，未來希望之大，在在有詳細研究之必要。著者為熱心解決西康問題之一人，並曾親往該處實地調查數次，一切敘述，不僅可供注意此問題者之參考，並可補史地專家研究之不足，洵研究邊防問題之要籍也。

西藏外交文件

王光祈譯 一冊六角

本書係譯自英人 Charles Pöll 所著『西藏之今昔』一書，自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入寇長安一役起，至民國三年中英藏會議解決西藏問題止，計得重要文件一十三篇，上篇有譯者自撰之導言一篇，長萬餘言，詳述西藏與中國千餘年來交涉之經過。全書內容之重要，不僅為治中國外交史者所宜看，即研究中國中古以來之歷史者亦宜看。

中華書局出版